

裴劍傳奇

〔唐〕裴劍 著 周楞伽 輯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裴劍傳奇

〔唐〕裴 劍 著
周 楞 伽 輯 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封面题签 顾廷龙
封面装帧 张苏予
责任编辑 曹中孚

裴 翎 传 奇

〔唐〕裴 翎 著

周 楞 伽 辑 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真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125 插页 2 字数 113,000

1980 年 10 月第 1 版 198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5,000

统一书号: 10186·205 定价: (六) 0.37 元

前 言

—

我们现在都称唐人小说为传奇小说或传奇文，其实这种文学样式在初兴起时原来各有篇名，如《李娃传》、《霍小玉传》等，似乎并没有传奇这个称谓。韩愈的《毛颖传》实在也是传奇文，但张籍却讥之为驳杂无实之说，这“无实”二字虽也有传奇之义，但当时却并没有称这种文学样式为传奇的。直到晚唐裴铏，才把他的小说集定名为《传奇》。宋朝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引陈师道《后山诗话》，在《传奇》条下说：

唐裴铏撰，高骈从事也。尹师鲁初见范文正为《岳阳楼记》，曰：“传奇体耳！”然文体随时，要之理胜为贵，文正岂可与传奇同日语哉？盖一时戏笑之谈耳。

这里所谓“理胜为贵”的“理”，就是张籍《再致韩愈书》中所说的“君子发言举足，不远于理”的“理”，亦即文章内容中所包含的事实道理。历来文人都象曹丕那样，把文章当做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要用来载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的，现在却以文为戏，拿来写小说，岂非离经叛道？难怪张籍要斥责韩愈“未尝闻以驳杂之说为戏也”。而陈振孙也要起来为范仲淹辩护，说他的文章“岂可与传奇同日语”了。他们两人的话，可以代表封建社会里大多数以卫道自命的士大夫的见解，他们都是从来就看不起小说，认为这种东西是“不登大雅之堂”的。

“传奇体”这名称的提出，最早似乎就是北宋尹师鲁（洙）这一句话，它是否渊源于裴铏的《传奇》，尚无确证。不过王铎的

1007/1207 · 11 ·

《默记》和赵令畤的《侯鯖录》，已都称《莺莺传》为传奇，虽然他们也都是宋人，不足以推翻裴铤把他的小说集题名为《传奇》后才有的“传奇体”这名称的说法。洪迈是南宋人，他在提到唐人小说时，也只说“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惋欲绝！”并没有称之为传奇。我们只要看陈振孙把《后山诗话》中提到的尹师鲁这句话归在裴铤《传奇》条下，就可见“传奇体”这名称多少和裴铤的《传奇》有几分关系。不但如此，直到明、清两代把传奇的名称移用到戏曲上去后，清人梁绍壬还在《两般秋雨盦随笔》中说：

《传奇》者，裴铤著小说，多奇异而可传示，故号《传奇》。

传奇的名称，是否如梁绍壬所说的那样，是另一问题，姑置不论。但唐代还没有传奇这种文学样式的名称，是宋代因裴铤《传奇》的流行，才把它概括了一切唐人小说，给唐人所创的这一文学样式定下传奇的名称，似乎较为可信。

二

《传奇》的作者裴铤是怎样一个人呢？他的事迹不见于史传，《新唐书·艺文志》子部小说家类，于“裴铤《传奇》三卷”下注：“高骈从事”，但两《唐书·高骈传》中都未提到裴铤。我们现在所能查考到的有关裴铤的事迹资料，只有宋计有功编的《唐诗纪事》和清陈鸿墀编的《全唐文》中一些简略的记载。《全唐文》八〇五“裴铤”条下说他：“咸通（唐懿宗年号）中，为静海军（属岭南道，治交州）节度高骈掌书记，加侍御史、内供奉，后官成都节度副使，加御史大夫。”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六十七说：

乾符（唐僖宗年号）五年，铤以御史大夫为成都节度副使，《题石室》诗曰：“文翁石室有仪形，庠序千秋播德馨，古柏尚留今日翠，高岷犹蔼旧时青。人心未肯抛羶蚁，弟子

依前学聚萤。更叹沱江无限水，争流祇愿到沧溟。”时高骈为使，时乱矣，故翎诗有“愿到沧溟”之句，有微旨也。

照计有功的说法，裴翎虽然是高骈的下属，但似乎并不赞同高骈的行事，翎诗中“愿到沧溟”的句子，显然有逃避现实的出世思想。但到宋朝晁公武的笔下，却把裴翎刻画成一个阿谀逢迎诱导上司的无行文人，他在《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中《传奇》条下说：

《唐志》称翎高骈客，故其书所记皆神仙恢谲事。骈之惑吕用之，未必非翎辈导谀所致。

把高骈的惑溺神仙、嬖信吕用之，都归罪到裴翎头上，似非持平之论。裴翎在咸通年间为高骈掌书记时，固然不免要逢迎高骈，《全唐文》八〇五中那篇《天威径新凿海派碑》，就是一篇对高骈歌功颂德的文章；但到乾符五年他做了成都节度副使兼御史大夫后，地位已经相当高，似乎已没有逢迎高骈的必要。何况高骈的好神仙道术，是晚年的事，他嬖信吕用之，是在裴翎做了成都节度副使以后的广明、中和年间，那时高骈已调镇淮南，裴翎不见得会抛掉自己的高官不做，反而远道去追随高骈，和吕用之争宠。我们在两《唐书·高骈传》中，可以见到高骈晚年吕用之恃宠专横的行径，罗隐的《广陵妖乱志》一书，更是专记吕用之专权横行的事，但其中并没有裴翎的名字，可见高骈调镇淮南时，裴翎和他已不在一起。清王士禛编《五代诗话》，把裴翎归入前蜀人物类，未知何据，但由此也可证明裴翎作成成都节度副使后一直未离蜀中，唐亡后就改仕前蜀，他的晚年和高骈并没有什么关系。

裴翎写作《传奇》的时间，到底是在咸通中为高骈掌书记之初，还是在乾符五年作了成都节度副使以后呢？我认为这应该就是他早年的作品。历来封建士大夫都把小说视为小道，是以文为戏，尤其是当他爬上统治阶级地位后，恐怕影响为官的声誉，

很少再去写这种东西。《传奇》中除《王居贞》篇外，每篇作品都系以故事发生的年代，最早是《孙恪》篇的代宗广德，最晚是《陶尹二君》、《宁茵》二篇的宣宗大中，大中以后咸通年间的故事就没有了，由此足证《传奇》的写作时代必在咸通末，至迟不出乾符初，到了乾符五年，他已作了成都节度副使，爬上封建统治阶级的地位，这时便不免要崇儒兴学，《题文翁石室》诗，再不会去写《传奇》一类作品了。

《传奇》作于裴铏早年，还有一个证据，那就是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的一段记载：

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

赵彦卫的生活时代和裴铏虽相去三百年，但他的话必有根据，决非向壁虚构。裴铏似乎出身庶族地主，尽管他的姓氏在唐时是关中著姓，但后裔式微的很多。当时寒士的出路只有两条，或者投靠藩镇军阀做幕僚，仰赖他们的论荐得官，或者把作品当行卷向主司投献，希冀得他们的垂青而获隗，这种向主司投献的行卷，它的作用，正和后世读书人当敲门砖用的八股文相同。由此可见裴铏写作《传奇》的目的，不在于谀导高骈，而是想以之作为进身的阶梯。不过在向主司投献行卷以前，必须先藉当世显要的推毂，求他把姓名达之主司。裴铏所赖以推毂的显要无疑就是高骈，那他当然不免要投高骈之所好，这也许就是晁公武目为“谀导所致”的由来，但却不能和高骈晚年惑溺神仙、嬖信吕用之的事混为一谈。因为仅仅作为行卷之用的几卷《传奇》，决没有那么大的力量，竟足以影响到高骈晚年的作为。陈振孙轻视传奇小说，晁公武却又过分夸大了传奇小说的作用，这两种看法都不大正确。

《传奇》虽没有影响高骈晚年的作为，但它却造成了裴铏自身的通显。中、晚唐藩镇军阀的权力很大，日趋衰落的唐王朝不能不买高骈的情面。裴铏所以能从小小的记室地位一跃而为侍御史、内供奉，后来更作到成都节度副使加御史大夫的高官，显然是由于高骈的推毂；作为敲门砖，《传奇》的作用确实是相当大的，寒士的两条出路，裴铏都走通了。

鲁迅对唐人传奇有深湛研究，他早就看出裴铏写作《传奇》，意在仰赖高骈，跻身通显，所以说“此或当时谀导之作，非由本怀”。这“非由本怀”四字，是指作品本身的写作目的在用作敲门砖，因欲假手高骈达之主司，自不免要投高骈所好，从这一点上说，确实“非由本怀”。但能不能因此就说裴铏的整个世界观也和《传奇》内容毫无关涉，他的信仰神仙服食之说、宣扬道家出世思想，也“非由本怀”呢？那却不可以。这里有好些事实可作证明，姑不论《传奇》本身就说明了裴铏对道家学说确有研究，《庄》、《老》、《黄庭》等经文，如数家珍，龙虎、绛雪等丹药，了如指掌，而且还有一个旁证：就是宋张君房撮取道书精要辑成的《云笈七签》卷八十八《仙籍旨诀》中，收有谷神子裴铏撰的《道生旨》一篇，“谷神”的名词就出于老子《道德经》“谷神不死，是为玄牝”，而《道生旨》的内容也全是修道的方法，裴铏对道家学说如果没有研究，是决计写不出来的。

这部书虽然以大部分篇幅宣扬了道家出世思想，带有浓厚的消极色彩，但在艺术上也颇有可取之处，它给我们开拓了非常新奇的幻想境界。唐代对外贸易发达，交通频繁，中外文化交流，接受了波斯和印度文学的影响，使幻想的翅膀展开得更为宽广，因为这两国是世界上寓言和童话无比丰富的国家，他们的幻想王国比我国庄、列寓言中所展开的幻想境界更为宽广，更加富丽多彩，仿佛太空里的飞鸟，大海中的游鱼，翔泳自如，毫无挂碍。

本书中的《郑德璘》、《崔炜》、《许栖岩》、《薛昭》、《元柳二公》、《裴航》、《张无颇》、《江叟》、《陶尹二君》等篇，设想之奇，往往使人不可捉摸。虽然作者在展开幻想的翅膀时，仍有许多摆脱不掉的束缚，还不能完全撇开时空观念，但他的幻想毕竟是从历史或生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可以丰富人们的思想境界，扩大幻想的领域，神游于广阔天地之间，而又不远离生活和历史的真实。

三

裴翎的《传奇》究竟有多少篇，现在已无可查考，《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为三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的卷数相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则著录为六卷，并说：“《唐志》三卷，今六卷，皆后人以其卷帙多而分之也。”可见《传奇》的篇数原来是很多的，可惜现在大半已亡佚了，但也有好几篇本来存在，因被录入他书或被列为他人著作而为世所未知。一九三四年燕京学社曾编有《太平广记引得》一书，《传奇》中的作品列入《引得》的共有二十四篇，郑振铎据以从《太平广记》中辑出，刊于《世界文库》第一册。不过其中《五台山池》一篇实系出于《转载》而非《传奇》，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太平广记》内下注“出《传奇》，明钞本作出《转载》”，应从明钞本删去。《传奇》每篇字数均在千百言以上，仅《王居贞》篇略短，但亦无如此简单记载，显非裴翎作品。这样，《传奇》实存二十三篇。不过据南宋曾慥《类说》所引，则还有六篇《传奇》中的作品被漏辑了。这六篇就是《洛浦神女感甄赋》、《薛昭》、《元彻柳实》、《郑德璘》、《文箫》、《颜潜》。前四篇见于《太平广记》，末一篇在《太平广记》中有目无文，一九六五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太平广记》，已据明钞本补入，这样，五篇佚文都有了着落，只有《文箫》一篇未被辑入《太平广记》，但它也没有佚失，被保存在宋陈元靓编的《岁时广记》里，虽然有无删节不得而

知,但能被保存下来,总是值得高兴的事。

这六篇作品所以未被《太平广记引得》编者列入《传奇》,除了《颜濬》篇是因通行的《太平广记》刻本中有目无文,《引得》编者不知它是《传奇》中的作品,以致漏列,《文箫》篇是因《太平广记》未收,所以不列入外,其余四篇都是由于《太平广记》篇末所注出处未标明《传奇》,误列为他人著作,或者因刻工误把《传奇》二字刻成《传记》,以致被《引得》编者误认为《史通》作者刘知幾的儿子刘餗作的《传记》,因而湮没不彰。其实刘餗是初唐人,他所作的《传记》正和他所作的《小说》一样,都是记的魏晋南北朝人物故事,属于六朝志人小说《世说新语》、《殷芸小说》等一类,每条不出一二三百字,决不会收长达千余字以上的传奇小说;何况刘餗生活在玄宗开元、天宝时代,何由得知宪宗元和、文宗大和年间的事?所以《类说》把《太平广记》篇末注明出于《传记》的作品都列在《传奇》中,是完全正确的。其中《洛浦神女感甄赋》,就是《太平广记》卷三一一中的《萧旷》;《薛昭》,就是《太平广记》卷六九中的《张云容》,至于它们的标题为什么不同,原来的篇名是属于前者还是后者,则不得而知。也许是唐咸通以后,蜀中刻书之风盛行,书贾因《传奇》的内容受人欢迎,遂改窜书名和篇名,翻刻传印,李昉编《太平广记》时所得并非裴铏原书,因此题名不同,所注出处不同亦未可知。这说法并非出于臆断,从其他两篇中也可以获得一些线索,例如《类说》引自《传奇》中的《元彻柳实》,就是《太平广记》卷二五中的《元柳二公》,篇末注明出《续仙传》。《续仙传》题南唐沈汾撰,此书并没有佚失,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本子,内容却非常简单,只有寥寥十数页,里面的神仙事迹也不如《传奇》详细。尽管李昉所见到的本子可能和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不同,但从这一点上,也可见《太平广记》篇末所注出处很杂乱,极难作为凭准。最奇怪的是《郑德璘》篇的篇末竟注“出《德璘

传》”，好像当时有单篇传奇小说的刻本或抄本似的。我们在《古今说海》、《古今逸史》、《唐人说荟》中，见到很多单篇的唐代传奇文，可见这类单行本流传颇广；《传奇》原书亡佚，其中的作品却被拆散以单篇形式流传于世，到后来竟至于连作者的姓名也逐渐湮没不传，或者被书贾胡乱署上他人的名字刊行。如果在北宋初年李昉编《太平广记》时便已有了单篇的《德麟传》，那么《传奇》之被拆散或被改窜书名或篇名，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也是中国出版史上值得记载的一页。

把《类说》所引的六篇辑入《传奇》，那么《传奇》就有二十九篇了，但总数似乎尚不止此。我还从《太平广记》中找到《姚坤》一篇，篇末也注明出《传记》，和《萧旷》、《薛昭》二篇相同。《萧旷》、《薛昭》二篇出处注明出《传记》的既经曾慥在《类说》中列入《传奇》，那么《姚坤》也可能是裴铤《传奇》中的一篇。因为不但文笔相类，就是故事也有和《孙恪》、《马拯》二篇相似的地方，并且都是写的动物化人的故事。另外，我又在《渊鉴类函》末册鳞介部五器二中发见一条，开头就是“《传奇》曰”，和《岁时广记》中所引《文箫》、《颜濬》二篇的开头相同，但篇幅很短，疑非全璧，后来几次在《太平广记》中查找，才在第六十卷第五条《樊夫人》中发见全文。樊夫人又见于本书《裴航》篇内，系刘纲真君之妻，曾和裴航同舟从鄂渚归于襄汉。《裴航》篇说她是裴航妻云英之姐，一吴一唐，时代远不相及，只能当做超越时空观念的神话看待，但这并不妨碍它之成为《传奇》中的一篇，因此也加以辑录。篇末出处虽注《女仙传》，但《女仙传》在《太平广记引得》中不署撰人，宋郑樵《通志·艺文略》列《汉志》、《隋志》、两《唐志》所有神仙家传记一百三部四百四卷，却没有《女仙传》。五代前蜀杜光庭撰《墉城集仙录》十卷，集古代女子成仙的一百有九人，今所传佚文中也没有樊夫人即云翘的记载。此《女仙传》当系书贾妄题，实

际是裴翎的作品。

四

本书以明谈恺刻本《太平广记》和丛书集成本《岁时广记》为蓝本，校以南宋曾慥的《类说》，遇有文字不同的地方，辑者个人意见认为其义较胜的，就径在正文上改正，而在校勘内注出，否则仅注明某书作某字，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其正讹。明代刊行的《古今说海》、《古今逸史》，清代刊行的《唐人说荟》，因鲁迅先生在《唐宋传奇集》序例中提到有“妄制篇目、改题撰人”的情况，所以除在正文窒碍不通处偶而取以校补外，概不据校。《世界文库》所辑错字极多，更无取校价值。《裴航》篇用《醉翁谈录》、《清平山堂话本》二书参校，已见《绿窗新话》，这里不再复校。谈刻本《太平广记》也有不少错脱字和墨丁，本书已据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现归中华书局出版）补正，他们所据以排印的是极好的明抄本，未敢掠美，也在校勘内注明。《许栖岩》、《裴航》、《蒋武》三篇，《类说》和《醉翁谈录》有比《太平广记》描写更详尽的地方，也都补入正文，这倒不是想造成一种百衲本，而是因为这二书原是节略成文，现在反比《太平广记》多出一段文字，这是一种反常的现象，把它补入正文，也许倒比较接近《传奇》的原貌。但《类说》其他各篇删节极多，本书仅在用字方面斟酌取舍，因它是宋人著作，较近于原著，至于情节内容，则因它删节过甚，不能完全依据。

本书排列次序，均以每篇作品的故事发生年代为准。计代宗广德（763—764）一篇，大历（766—779）一篇。德宗贞元（785—805）七篇。宪宗元和（806—820）四篇。穆宗长庆（821—824）三篇，敬宗宝历（825—827）三篇。文宗大和（827—835）五篇，开成（836—840）三篇。武宗会昌（841—846）一篇。宣宗大中（847—859）二篇。首尾共八朝，历时近百年。但故事虽均系有发生年

代，内容却大半出于幻设和虚构，是名副其实的传奇。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历来很少人注意研究，裴铏《传奇》更湮没千年有奇。现在把它整理辑录出来，使这部久已佚失的唐人小说以比较完整的面貌重现于世，俾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浪漫主义作品和治中国小说史的人多掌握一种资料，似乎也不是没有意义的事。

周楞伽

一九五七年初稿

一九七九年改写

目 次

前 言	1—10
孙 恪	1
昆仑奴	6
郑德璘	10
崔 炜	14
聂隐娘	22
许栖岩	26
韦自东	30
周 邯	33
樊夫人	36
薛 昭	39
元柳二公	43
陈鸾凤	48
高 昱	51
裴 航	54
张无颇	58
马 拯	62
封 陟	65
蒋 武	70
邓 甲	72
赵 合	74

曾季衡	78
萧 旷	80
姚 坤	86
文 箫	88
江 叟	92
金刚仙	96
卢 涵	99
颜 濬	102
陶尹二君	108
宁 茵	111
王居贞	116
历代著录	118

孙 恪

广德中，有孙恪秀才者，因下第，游于洛中^①。至魏王池^②畔，忽有一大第，土木皆新，路人指云：“斯袁氏之第也。”恪径往叩扉，无有应声。户侧有小房，帘帷颇洁，谓伺客之所。恪遂褰帘而入。良久，忽闻启关者，一女子，光容鉴物，艳丽惊人，珠初涤其月华，柳乍含其烟媚，兰芬灵濯，玉莹尘清。恪疑主人之处子，但潜窥而已。女摘庭中之萱草^③，凝思久立，遂吟诗曰：“彼见是忘忧，此^④看同腐草，青山与白云，方展我怀抱。”吟讽惨容。后因来褰帘，忽睹恪，遂惊惭入户，使青衣^⑤诘之曰：“子何人，而夕向于此？”恪乃语以税居之事，曰：“不幸冲突^⑥，颇益惭骇，幸望陈达于小娘子。”青衣具以告。女曰：“某之丑拙，况不修容，郎君久盼帘帷，当尽所睹，岂敢更回避耶？愿郎君少伫内厅，当暂饰装而出。”恪慕其容美，喜不自胜，诘青衣曰：“谁氏之子？”曰：“故袁长官之女，少孤，更无姻戚，惟与妾辈三五人据此第耳。小娘子见求适人，但未售也。”良久，乃出见恪，美艳逾于向者所睹。命侍婢进茶果，曰：“郎君即^⑦无第舍，便可迁囊橐于此厅院中。”指青衣谓恪曰：“少有所须，但告此辈。”恪愧荷而已。恪未室，又睹女子之妍丽如是，乃进媒而请之；女亦忻然相受，遂纳为室。袁氏贍足，巨有金缿，而恪久贫，忽车马焕若，服玩华丽，颇为亲友之疑讶，多来诘恪，恪竟不实对。恪因骄倨，不求名第，日治豪贵，纵酒狂歌；如此三四岁，不离洛中。忽遇表兄张閒云处士^⑧。恪谓曰：“既久睽间，颇思从容^⑨，愿携衾绸^⑩，一来宵话。”张生如其所约。及夜半将寝，张生握恪手，密谓之曰：“愚兄于道门曾有所授，透观弟词

色，妖气颇浓，未审别有何所遇？事之巨细，必愿见陈，不然者，当受祸耳。”恪曰：“未尝有所遇也。”张生又曰：“夫人禀阳精，妖受阴气，魂掩魄尽，人则长生；魄掩魂销，人则立死。故鬼怪无形而全阴也，仙人无影而全阳也。阴阳之盛衰，魂魄之交战，在体而微有失位，莫不表白于气色。向观弟神采，阴夺阳位，邪干正腑，真精已耗，识用渐隳，津液倾输，根蒂荡动，骨将化土，颜非溼丹，必为怪异所铄，何坚隐而不剖其由也？”恪方惊悟，遂陈取纳之因。张生大骇曰：“只此是也，其奈之何！”恪曰：“弟忖度之，有何异焉？”张曰：“岂有袁氏海内无瓜葛^①之亲哉？又辨慧多能，足为可异矣！”遂告张曰：“某一生遑迍^②，久处冻馁，因兹婚娶，颇似^③苏息，不能负义，何以为计？”张生怒曰：“大丈夫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传云：妖由人兴。人无釁^④焉，妖不自作。且义与身孰亲？身受其灾，而顾其鬼怪之恩义，三尺童子，尚以为不可，何况大丈夫乎？”张又曰：“吾有宝剑，亦干将^⑤之俦亚也，凡有魍魉^⑥，见者灭没，前后神验，不可备数。诘朝^⑦奉借，倘携密室，必睹其狼狈，不下昔日王君携宝镜而照鸚鵡^⑧也。不然者，则不断恩爱耳。”明日，恪遂受剑。张生告去，执手曰：“善伺其便。”恪遂携剑，隐于室^⑨内，而终有难色。袁氏俄觉，大怒而责恪曰：“子之穷愁，我使畅泰，不顾恩义，遂兴非为。如此用心，则犬彘不食其余，岂能立节行于人世耶？”恪既被责，惭颜惕虑，叩头曰：“受教于表兄，非宿心也。愿以饮血为盟，更不敢有他意。”汗落伏地。袁氏遂搜得其剑，寸折之，若断轻藕耳。恪愈惧，似欲奔迸。袁氏乃笑曰：“张生一小子，不能以道义诲其表弟，使行其凶险，来当辱之。然观子之心，的应不如是。然吾匹君已数岁也，子何虑哉？”恪方稍安。后数日，因出，遇张生，曰：“无何使我擦虎须，几不脱虎口耳！”张生问剑之所在，具以实对；张生大骇曰：“非吾所知也。”深惧而不敢来谒。后十余年，袁氏已鞠育二子，治家甚严，不喜掺

杂。后恪之长安，谒旧友王相国缙^⑫，遂荐于南康^⑬张万顷大夫^⑭为经略判官^⑮，挈家而往。袁氏每遇青松高山，凝睇久之，若有不快意。到端州^⑯，袁氏曰：“去此半程，江甯有峡山寺^⑰，我家旧有门徒僧^⑱惠幽居于此寺，别来数十年；僧行夏腊^⑲极高，能别形骸，善出尘垢。倘经彼设食，颇益南行之福。”恪曰：“然。”遂具斋蔬之类。及抵寺，袁氏欣然易服理妆，携二子诣老僧院，若熟其径者。恪颇异之。遂将^⑳碧玉环子以献僧曰：“此是院中旧物。”僧亦不晓。及斋罢，有野猿数十，连臂下于高松，而食于生台^㉑上，后悲啸扞萝而跃。袁氏恻然。俄命笔题僧壁曰：“刚被恩情役此心，无端变化几湮沉^㉒；不如逐伴归山去，长啸一声烟雾深。”乃掷笔于地，抚二子，咽泣数声，语恪曰：“好住！好住！吾当永诀矣！”遂裂衣化为老猿，追啸者跃树而去；将抵深山，而复返视。恪乃惊惧，若魂飞神丧。良久，抚二子一恸。乃询于老僧。僧方悟：“此猿是贫道为沙弥^㉓时所养。开元中，有天使高力士^㉔经过此，怜其慧黠，以束帛^㉕而易之。闻抵洛京，献于天子。时有天使来往，多说其慧黠过人，长驯扰^㉖于上阳宫^㉗内，及安史之乱^㉘，即不知所之。於戏^㉙！不期今日更睹其怪异耳！碧玉环者，本河陵^㉚胡人所施，当时亦随猿颈而往，今方悟矣！”恪遂惆怅，舣舟六七日，携二子而回棹，不复能之任也。

【注释·校勘】①洛中，即今河南省洛阳一带。②魏王池，是洛水泛滥而成的池，在洛阳南。唐太宗把这池赏给他的儿子魏王泰，所以叫做魏王池。③萱草，多年生草，一名忘忧草，又叫宜男草。④《类说》作“我”。⑤青衣，就是丫鬟。古时以服色别贵贱，青衣是丫鬟所穿，故名。⑥冲突，即冒犯。⑦即，和“今”字义同，如即日、即刻。一说，即是“既”之讹。⑧处士，不做官的隐士。古时称在朝做官为“出”，在野隐居为“处”。⑨从容，原是舒缓不急迫的样子，这里引伸作悬谈、畅谈解。⑩衾裯，应作衾裯，卧具。⑪瓜葛，比喻辗转相系属的亲戚，好象瓜葛藤蔓的牵缠。

⑫ 遽遽，即速遽，困难、不顺利。 ⑬ 似，唐人习用语，这里作“得”解。

⑭ 罅，缝隙、空子。 ⑮ 干将，古时善铸剑的人，引伸作宝剑解。 ⑯ 魍魉，鬼怪。 ⑰ 诘朝，就是明天。本作詰朝，詰是明的意思，故称明朝为詰朝，俗因形近误詰为诘。 ⑱ 王君携宝镜而照鸚鵡，是出于唐初王度《古镜记》，王君就是王度，鸚鵡原是千岁老狸所变婢女的名字。 ⑲《类说》作“屋”。

⑳ 王相国缙，唐朝著名诗人王维的弟弟，字夏卿，诗文与兄王维齐名，代宗时拜黄门侍郎，位至宰相。性贪墨，曾因受贿事败露，几乎被处死。

㉑ 南康，指唐时的康州，即今广东省德庆县。 ㉒ 大夫在唐朝是文官，这里指刺史。张万顷在天宝时曾任河南尹，《全唐文》卷四〇六有他的《对举方正者判》一文。 ㉓ 经略判官，州县佐贰官之一，掌管一切文书簿籍，有时也代本官判公事。 ㉔ 端州，即今广东省高要县。这地方出的砚石很有名，叫做端砚。 ㉕ 峡山寺，在端州。唐初名诗人沈佺期曾写过一篇《峡山寺赋》，在序中描写寺的景色道：“连山夹江，颇有奇石，飞泉回落，悉从梅竹下。过渡口，至山顶，石道数层，斋房浴室，渺在云汉。” ㉖ 唐朝贵族豪门，都和僧寺有固定关系，称门徒僧的，即这一寺僧人专由这一豪门供养，故一称门养。遇到这一人家有凶丧事故，就由该寺僧人到丧家诵经。 ㉗ 夏腊，指僧人的年龄，和俗家称年龄为春秋一样。僧人以夏、腊二季为安息的时候，所以用夏、腊纪年。 ㉘《类说》作“持”。 ㉙ 自梁高僧生公说法，顽石点头，后世寺院中遂都建立讲经石台，叫做生台。 ㉚《类说》作“无端变化几湮沉，刚被恩情役此心”。 ㉛ 沙弥，就是小和尚。 ㉜ 高力士，唐玄宗最宠幸的太监，后被李辅国所谗，流配巫州。宝应元年，遇赦归，病死途中。

㉝ 束帛，古时把帛的两端对卷起来，合成一两，就是一匹，五两为一束，叫做束帛。 ㉞ 驯扰，柔顺服从抚养。 ㉟ 上阳宫，在河南省灵宝县东。《隋书·地理志》：“河南郡桃林有上阳宫”。盖沿虢都旧名。 ㊱ 安史之乱，指安禄山和史思明反唐王朝的战争，开始于天宝十四载(755)，直到广德元年(763)才平定，历时凡九年。 ㊲ 於戏，同呜呼。 ㊳ 河陵，唐时南方海中的岛国，《唐书》仅说它东邻婆利，西界婆登，北接真腊，南临大海，其确实方位很难考定。《历代地理沿革图》把它的方位画在今马来半岛以北，似较可信。

本篇见《太平广记》卷四四五，《龙威秘书》及《古今说海》也都收有本篇，名《袁氏传》，题顾夔撰。顾夔是唐末人，仕前蜀为茂州刺史，后蜀时官至太尉，以善填词著称，《花间集》中有他的词。他生活的时代较裴铏为晚，除本篇外，也未见有其他传奇小说作品，大概是这两种丛书妄题撰人，如鲁迅所说。

唐代和印度交通频繁，两国文化互相交流接触，印度是佛教的发祥地，流行在唐代民间的变文、俗讲、佛曲、俗曲中间，有很多印度文化的痕迹，唐人传奇的题材，也有一部分受到印度故事的影响。由于佛经中有猴王的故事，流行民间的史诗中也有神通广大的猴子。这猴子的故事传到中国来，于是唐人传奇中就有了《白猿传》和《孙恪》，宋、元话本、戏文中就有了《陈巡检梅岭失妻记》（话本见《清平山堂话本》卷三，《古今小说》第二十卷。戏文已佚，仅《南曲九宫正始》、《南九宫谱》中留有残曲），明人传奇小说《剪灯新话》中有了《申阳洞记》、《剪灯余话》中有了《听经猿记》，演义小说《西游记》中有了大名鼎鼎的孙悟空。

本篇直接影响到元剧作家郑廷玉，他有《孙恪遇猿》杂剧，见钟嗣成《录鬼簿》。《孙恪遇猿》杂剧现在虽已失传，但从剧名上看来，显然是采取本篇故事为题材的。

昆仑奴^①

唐大历中，有崔生者，其父为显僚，与盖代之勋臣一品^②者熟。生是时为千牛^③，其父使往省一品疾。生少年，容貌如玉，性稟孤介，举止安详，发言清雅。一品命妓轴帘^④，召生入室。生拜传父命，一品欣然爱慕，命坐与语。时三妓人，艳皆绝代，居前以金瓿贮含桃^⑤而擘之，沃以甘酪而进。一品遂命衣红绡妓者擎一瓿与生食。生少年，椒妓辈，终不食；一品命红绡妓以匙而进之，生不得已而食，妓哂之。遂告辞而去。一品曰：“郎君闲暇，必须一相访，无间老夫也。”命红绡送出院。时生回顾，妓立三指，又反三掌者^⑥，然后指胸前小镜子云：“记取！”余更无言。生归，达一品意。返学院，神迷意夺，语减容沮，恍然凝思，日不暇食，但吟诗曰：“误到蓬山^⑦顶上游，明珰玉女动星眸。朱扉半掩深宫月，应照琉璃雪艳愁。”左右莫能究其意^⑧。时家中有昆仑奴磨勒，顾瞻郎君曰：“心中有何事，如此抱恨不已？何不报老奴？”生曰：“汝辈何知，而问我襟怀间事！”磨勒曰：“但言，当为郎君释解，远近必能成之。”生骇其言异，遂具告之。磨勒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之，而自苦耶？”生又白其隐语。勒曰：“有何难会？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姬，此乃第三院耳。反掌三者，数十五指，以应十五日之数。胸前小镜子，十五夜月圆如镜，令郎来耶！”生大喜不自胜，谓磨勒曰：“何计而能导达我郁^⑨结？”磨勒笑曰：“后夜乃十五夜，请深^⑩青绢两匹，为郎君制束身之衣。一品宅有猛犬守歌妓院门，非常人不得辄入，入必噬杀之，其警如神，其猛如虎，即曹州孟海^⑪之犬也。世间非老奴，不能毙此犬耳；今

夕当为郎君挝杀之。”遂宴犒以酒肉。至三更，携鍊椎^⑫而往，食顷而回，曰：“犬已毙讫，固无障塞耳。”是夜三更，与生衣青衣，遂负而逾十重垣，乃入歌妓院内，止第三门。绣户不扃，金缸微明，惟闻妓长叹而坐，若有所俟，翠环初坠，红脸才舒，玉恨无妍，珠愁转莹，但吟诗曰：“深洞莺啼恨阮郎^⑬，偷来花下解珠珰，碧云飘断音书绝，空倚玉箫愁凤凰。”侍卫皆寝，邻近阒然^⑭，生遂缓褰帘而入。良久，验是生，姬跃下榻，执生手曰：“知郎君颖悟，必能默识，所以手语耳，又不知郎君有何神术，而能至此？”生具告磨勒之谋，负荷而至。姬曰：“磨勒何在？”曰：“帘外耳。”遂召入，以金瓿酌酒而饮之。姬白生曰：“某家本富，居在朔方^⑮，主人拥旄^⑯，逼为姬仆，不能自死，尚且偷生，脸虽铅华，心颇郁结，纵玉箸举饌，金炉泛香，云屏而每进绮罗，绣被而常眠珠翠，皆非所愿，如在桎梏。贤爪牙^⑰既有神术，何妨为脱狴牢^⑱，所愿既申，虽死不悔，请为仆隶，愿侍光容。又不知郎君高意如何？”生愀然不语。磨勒曰：“娘子既坚确如是，此亦小事耳。”姬甚喜。磨勒请先为姬负其囊囊妆奁，如此三复焉，然后曰：“恐迟明。”遂负生与姬而飞出峻垣十余重。一品家之守御，无有警者。遂归学院而匿之。及旦，一品家方觉，又见犬已毙。一品大骇曰：“我家门垣，从来邃密，扃锁甚严。势似飞腾，寂无形迹，此必侠士而挈之；无更声闻，徒为患祸耳。”姬隐崔生家二岁，因花时，驾小车而游曲江^⑲，为一品家人潜志认，遂白一品。一品异之，召崔生而诘之事。惧而不敢隐，遂细言端由：皆因奴磨勒负荷而去。一品曰：“是姬大罪过！但郎君驱使逾年，即不能问是非。某须为天下人除害。”遂命甲士五十人，严持兵仗，围崔生院，使擒磨勒。磨勒遂持匕首，飞出高垣，瞥若翅翎，疾同鹰隼，攒矢如雨，莫能中之^⑳；顷刻之间，不知所向。然崔家大惊愕。后一品悔惧，每夕多以家童持剑戟自卫，如此周岁方止。后十余年，崔家人有见

磨勒卖药于洛阳市②，容颜如旧耳。

【注释·校勘】①昆仑，种族名，就是现在东南亚的马来西亚、爪哇等地的土著。皮肤黑而多力。唐代豪门贵族多雇用或买他们为奴仆，称昆仑奴。②一品，是封建王朝地位最高的官，所谓“当朝一品”。这里的一品大家都认为是郭子仪。郭子仪曾任朔方节度使，正和本篇红绡自述“居在朔方，主人拥鹿，逼为姬仆”语合。③千牛，是唐代负责警卫宫廷责任的官。唐有左右千牛卫，当时许多贵族子弟多补这个官职，实际是空头衔、挂名差使。④轴帘，就是卷帘，把帘子像画轴一样卷起来。⑤含桃，即樱桃。⑥《类说》作“反掌者三”，与下文磨勒语合，应从。⑦蓬山，就是神话传说中海上三神山之一的蓬莱山。⑧《类说》作“莫晓其意”。⑨原空阙，据明抄本补。⑩深，与藏同，也就是《周礼》“梓人必深其爪”的深。《唐人说荟》编者不明磨勒是要崔生取家藏青绢，妄改为“染”，非。⑪曹州，即今山东省菏泽县。孟海，应作孟海公，隋末农民起义群雄之一，后为窦建德所俘。⑫鍊椎，系铁鍊于椎柄，抛掷击物的一种武器。⑬阮郎，指阮肇。神话传说，后汉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采药，遇见仙女，被留住半年，回家时子孙已递传七代。⑭阒然，寂静无声。⑮朔方，郡名，汉武帝所立。汉时的疆域达到今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一带；唐代的辖境没有这样远，仅在河套以下的灵武、盐池左近。⑯鹿节是古时皇帝给予将帅的一种符信。拥鹿，就是说他拥有兵权。⑰贤爪牙，尊称他人的党羽、卫士。⑱狴牢，就是监狱。传说龙生九子，第四子名狴犴，形如虎而有威力，古时把它的头像画在狱门上，以示威严，故称。见明杨慎《升庵外集》。⑲曲江，在今陕西省长安县东南，一名曲江池，汉武帝就秦宜春苑扩建，其水曲折如江，故名。⑳自“遂命甲士”以下十句，《类说》作“命甲士擒磨勒，三持之”，好象磨勒曾三次被甲士所执，均脱身遁去。㉑《类说》作“番市”。

本篇见《太平广记》卷一九四，托名段成式撰的《剑侠传》中也有本篇。南宋曾慥《类说》把本篇列于裴铏《传奇》中，不过题目叫《崔生》，不叫《昆仑奴》。

这篇故事给予后世的影响很大，元、明戏曲作家多采取这故

事作为题材。元代有杨景言的《磨勒盗红绡》杂剧，见钟嗣成《录鬼簿续篇》，今已亡佚。又有佚名的《磨勒盗红绡》戏文，见《南九宫谱》所录《刷子序散曲集古传奇名》，今尚存有佚曲。明梅鼎祚有《昆仑奴剑侠成仙》杂剧，见《盛明杂剧》卷二十二，本事全同传奇文，以一品为郭子仪，而以红绡、崔生、昆仑奴、郭子仪相会于青门外作结。梁辰鱼也有《红绡妓手语情传》杂剧，今《集成曲谱》中有《谒见》、《猜谜》、《击犬》、《盗绡》四出，均敷衍本篇故事，末一出《青门》则完全仿自梅鼎祚《昆仑奴剑侠成仙》，而在相会于青门诸人中穿插以盗盒的红线。

郑 德 璘

贞元中，湘潭①尉②郑德璘，家居长沙，有亲表居江夏③，每岁一往省焉。中间涉洞庭④，历湘潭，多遇老叟，棹舟而鬻菱芡，虽白发而有少容。德璘与语，多及玄解⑤。诘曰：“舟无糗粮，何以为食？”叟曰：“菱芡耳。”德璘好酒，长挈松醪春⑥，过江夏，遇叟，无不饮之。叟饮，亦不甚愧荷。德璘抵江夏，将返长沙，驻舟于黄鹤楼⑦下。旁有馐贾⑧韦生者，乘巨舟，亦抵于湘潭；其夜，与邻舟告别饮酒。韦生有女，居于舟之柁榜，邻舟女亦来访别，二女同处笑语。夜将半，闻江中有秀才吟诗曰：“物触轻舟心自知，风恬浪静月光微。夜深江上解愁思，拾得红蕖⑨香惹衣。”邻舟女善笔札，因睹韦氏妆奁中有红笺一幅，取而题所闻之句，亦吟哦良久，然莫晓谁人所制也。及旦，东西而去。德璘舟与韦氏舟同离鄂渚⑩，信宿⑪，及暮，又同宿；至洞庭之畔，与韦生舟楫颇以相近。韦氏美而艳，琼英赋云，莲蕊莹波，露濯蕤姿，月鲜珠彩，于水窗中垂钩⑫。德璘因窥见之，甚悦，遂以红绡一尺，上题诗曰：“纤手垂钩对水窗，红蕖秋色艳长江，既能解佩投交甫⑬，更有明珠乞一双。”强以红绡惹其钩，女因收得，吟玩久之，然虽讽读，即不能晓其义。女不工刀札⑭，又耻无所报，遂以钩丝而投夜来邻舟女所题红笺者。德璘谓女所制，凝⑮思颇悦，喜畅可知，然莫晓诗之意义，亦无计遂其款曲⑯。由是女以所得红绡系臂，自爱惜之。明月清风，韦舟遽张帆而去；风势将紧，波涛恐人，德璘小舟不敢同越，然意殊恨恨。将暮，有渔人语德璘曰：“向者贾客巨舟，已全家没⑰于洞庭耳！”德璘大骇，神思恍惚，悲惋⑱久

之，不能排抑。将夜，为吊韦^①姝诗二首曰：“湖面狂风且莫吹，浪花初绽月光微，沉潜暗想横波泪，得共蛟人^②相对垂。”又曰：“洞庭风软荻花秋，新没青娥^③细浪愁，泪滴白蘋君不见，月明江上有轻鸥。”诗成，酌而投之。精贯神祇，至诚感应，遂感水神，持诣水府，府君^④览之，召溺者数辈曰：“谁是郑生所爱？”而韦氏亦不能晓其来由。有主者搜臂见红绡而语府君。曰：“德璘异日是吾邑之明宰^⑤，况曩有义相及，不可不曲活尔命。”因召主者携韦氏送郑生。韦氏视府君，乃一老叟也。逐主者疾趋而无所碍，道将尽，睹一大池，碧水汪然，遂为主者推堕其中，或沉或浮，亦甚困苦。时已三更，德璘未寝，但吟红笺之诗，悲而益苦。忽觉有物触舟然，舟人已寝，德璘遂秉炬照之，见衣服彩绣，似是人物，惊而拯之，乃韦氏也，系臂红绡尚在。德璘喜骤。良久，女苏息；及晓，方能言，乃说“府君感君而活我命。”德璘曰：“府君，何人也？”终不省悟。遂纳为室，感其异也。将归长沙。后三年，德璘当^⑥调选，欲谋醴陵^⑦令。韦氏曰：“不过作巴陵^⑧耳。”德璘曰：“子何以知？”韦氏曰：“向者水府君言：‘是吾邑之明宰。’洞庭乃属巴陵，此可验矣。”德璘志之。选，果得巴陵令。及至巴陵县，使人迎韦氏，舟楫至洞庭侧，值逆风不进，德璘使佣篙工者五人而迎之。内一老叟，挽舟若不为意，韦氏怒而唾之。叟回顾曰：“我昔水府活汝性命，不以为德，今反生怒？”韦氏乃悟，恐悸。召叟登舟，拜而进酒果，叩头曰：“吾之父母，当在水府，可省覲否？”曰：“可！”须臾，舟楫似没于波，然无所苦。俄到往时之水府，大小倚舟号恸，访其父母。父母居止，俨然第舍，与人世无异。韦氏询其所须，父母曰：“所溺之物，皆能至此，但无火化，所食惟菱芡耳。”持白金器数事而遗女，曰：“吾此无用处，可以赠尔，不得久停。”促其相别。韦氏遂哀恸别其父母。叟以笔大书韦氏巾曰：“昔日江头菱芡人，蒙君数饮松醪春，活君家室以为报，珍重长沙郑德

璘。”书讫，叟遂为仆侍数百辈自舟迎归府舍。俄顷，舟却出于湖畔，一舟之人，咸有所睹。德璘详诗意，方悟水府老叟，乃昔日鬻菱芡者。岁余，有秀才崔希周投诗卷于德璘，内有《江上夜拾得芙蓉》^⑲诗，即韦氏所投德璘红笺诗也。德璘疑诗，乃诘希周。对曰：“数年前，泊轻舟于鄂渚，江上月明，时当未寝，有微物触舟，芳馨袭鼻，取而视之，乃一束芙蓉也，因而制诗；既成，讽咏良久。敢以实对。”德璘叹曰：“命也！”然后更不敢越洞庭。德璘官至刺史^⑳。

【注释·校勘】①即今湖南省湘潭县。②古时典狱和捕盗的官都称尉。③江夏，今湖北省武汉市。④洞庭，湖名，为湖南省境内的大湖。⑤玄解，有深奥的哲理意味的话。⑥松醪春，酒名，唐朝的好酒都以春字为名，见苏轼《志林》。又《东坡题跋》卷二“记退之抛青春句”，也曾提到本篇中的松醪春酒名，说是出于裴铏《传奇》，但误以为属《裴航》篇。⑦黄鹤楼，在今湖北省武汉市西南。传说从前费文祿登仙，常常乘了黄鹤在这楼上休息，故名。⑧鹺贾，盐商。⑨红蕖，就是芙蓉，莲花的别名。⑩鄂渚，在今湖北省武汉市西长江中的黄鹤矶上。隋置鄂州，因在渚上，故名鄂渚。⑪信宿，隔了两夜。《左传》：“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⑫《类说》作“钓”，误。⑬交甫，郑交甫。《韩诗外传》说：郑交甫经过汉皋台下，看见两个女郎佩着两颗明珠，交甫向她们乞求，她们就解下所佩的明珠送给他。这里郑德璘以郑交甫自比，诗意双关。《类说》作“蛟府”，非，当系音近致误。⑭刀札，古时用刀在竹木上刻字以代纸笔，所以用刀札来比喻文墨。⑮明钞本作“疑”，反不如“凝”字义长，或系漏钞两点。⑯送款曲，就是通情愫。⑰原作“歿”，据《类说》改。下文“新没青娥细浪愁”亦作“没”，可证。⑱原作“婉”，据《类说》改。⑲原作“江”，据《类说》改。⑳梁任昉《述异记》说：南海有一种蛟人，住在水里，象鱼一样，哭泣起来，眼泪都变成珍珠。㉑原作“娥”，据《类说》改。㉒中国神话传说中，对凡是具有神状而没有位号的，都称府君。这里的水府君指洞庭君。㉓明宰，对县官的尊称。㉔原作“常”，于文义不可通，据《古今说海》改。

⑳即今湖南省醴陵县。㉑巴陵，旧县名，即今湖南省岳阳县。㉒芙蓉，莲花的别名。一名木莲，也叫木芙蓉。㉓刺史，官名，等于后世的知府、知州。

本篇见《太平广记》卷一五二，篇末注云出《德璘传》，没有说明作者是谁。《古今说海》所收，也不署撰人。《唐人说荟》把它收在《龙女传》里，题薛莹撰。薛莹为三国吴薛综子，时代远不相及，何能撰唐人传奇？《龙女传》仅三篇，题材多半和龙宫水府有关，与《剑侠传》的体例相同，《剑侠传》的撰者既托名段成式，则《龙女传》的撰者当亦为托名无疑。据曾慥《类说》和南宋皇都风月主人编的《绿窗新话》所引，都说出自《传奇》，苏轼《东坡志林》引文中“松醪春”酒名，亦云出自裴翎传奇（详见书末《历代著录》），而文笔也确和《传奇》中的其他作品相类，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它是裴翎的作品。

唐人传奇以龙宫水府为题材的，最著名的是李朝威的《柳毅传》，其次是孙揆的《灵应传》。本篇虽也以龙宫水府为题材，但情节故事和行文布局却都别出机杼，不象《灵应传》的完全剽袭《柳毅传》。

这篇传奇对后世的影响虽不如《柳毅传》大，但也有人以之为戏曲题材，明代沈璟《属玉堂传奇》十七种之一的《红蕖记》传奇，就是敷衍的这篇故事。

崔 炜

贞元中，有崔炜者，故监察①向之子也。向有诗名于人间，终于南海②从事③。炜居南海，意豁然也，不事家产，多尚豪侠；不数年，财业殫尽，多栖止佛舍。时中元日，番禺④人多陈设珍异于佛庙，集百戏于开元寺。炜因窥⑤之，见乞食老⑥姬，因蹶而覆人之酒瓮，当垆者⑦殴之，计其直，仅一缗⑧耳。炜怜之，脱衣为偿⑨其所直，姬不谢而去。异日又来，告炜曰：“谢子为脱吾难，吾善灸⑩赘疣⑪，今有越井冈⑫艾少许奉子，每遇疣赘，只一炷耳，不独愈苦，兼获美艳。”炜笑而受之，姬倏亦不见。后数日，因游海光寺⑬，遇老僧赘于耳，炜因出艾试灸之，而如其说。僧感之甚，谓炜曰：“贫道无以奉酬，但转经以资郎君之福祐耳。此山下有一任翁者，藏镪巨万，亦有斯疾，君子能疗之，当有厚报。请为书导之。”炜曰：“然。”任翁一闻，喜跃，礼请甚谨。炜因出艾，一灸⑭而愈。任翁告炜曰：“谢君子痊我所苦，无以厚酬，有钱十万奉子，幸从容，无草草而去。”炜因留之数日⑮。炜素善丝竹之妙，闻主人堂前弹⑯琴声，诘家童，对曰：“主人之爱女也。”因请其⑰琴而⑱弹之，女潜听而有意焉。时任翁家事鬼曰独脚⑲神，每三岁，必杀一人餍⑳之。时已逼矣，求人不可。任翁俄负心㉑，召其子计之曰：“门下客㉒既不来，无血属㉓可以为餍。吾闻大恩尚不报，况愈小疾乎㉔？”遂令具神饌，夜将半，拟杀炜，已潜扃炜所处之室，而炜莫觉。女密知之，潜持刃，于窗隙间告炜曰：“吾家事鬼，今夜当杀汝而祭之，汝可持此破窗遁去，不然者，少顷死矣。此刃亦望持去，无相累也！”炜恐悸汗流，挥

刃携艾，断窗樞跃出，拔键而走。任翁俄觉，率家僮十余辈，持刃秉炬，追之六七里，几及之。炜因迷道，失足坠于大枯^②井中，追者失踪而返。炜虽坠井，为槁叶所藉而无伤。及晓视之，乃一巨穴，深百余丈，无计可出。四旁嵌空宛转，可容千人。中有一白蛇盘屈，可长数丈，前有石臼，岩上有物滴下如饴蜜，注臼中，蛇就饮之。炜察蛇有异，乃叩首祝之曰：“龙王！某不幸坠于此，愿王悯之，幸不相害！”因饮其余，亦不饥渴。细视蛇之唇吻，亦有疣焉。炜感蛇之见悯，欲为灸^③之，奈无从得火^④。既久，有遥^⑤火飘入于穴，炜乃燃艾，启蛇而灸之，是赘应手坠地。蛇之饮食久妨碍，及去，颇以为便，遂吐径寸珠酬炜。炜不受而启蛇曰：“龙王能施云雨，阴阳莫测，神变由心，行藏在我，必能有道，拯援沉沦，倘赐挈维，得还人世，则死生感激，铭在肌肤。但得一归，不愿怀宝。”蛇遂咽珠，蜿蜒^⑥将有所适。炜遂载拜，跨蛇而去。不由穴口，只于洞中行，可数十里。其中幽黯若漆，但蛇之光烛四壁，时见绘画古丈夫，咸有冠带。最后触一石门，门有金兽啣环，洞然明朗。蛇低首不进而卸下炜。炜将谓已达人世矣。入户，但见一室空阔，可百余步，穴之四壁，皆鏤为房室，当中有锦绣帟帐数间，垂金泥紫，更饰以珠翠，炫晃如明星之连缀，帐前有金炉，炉上有蛟龙、鸾凤、龟蛇、燕^⑦雀，皆张口喷出香烟，芬芳蓊郁。旁有小池，砌以金壁，贮以水银，鳧鷖^⑧之类，皆琢以琼瑶而泛之。四壁有床，咸饰以犀象，上有琴瑟、笙簧、鼗鼓、祝敌^⑨，不可胜记。炜细视，手泽尚新。炜乃恍然，莫测是何洞府也。良久，取琴试弹之，四壁户牖咸启，有小青衣出而笑曰：“玉京子^⑩已送崔家郎君至矣。”遂却走入。须臾，有四女，皆古鬟髻，曳霓裳之衣，谓炜曰：“何崔子擅入皇帝玄宫^⑪耶？”炜乃舍琴再拜，女亦酬拜。炜曰：“既是皇帝玄宫，皇帝何在？”曰：“暂赴祝融^⑫宴尔。”遂命炜就榻鼓琴，炜乃弹胡笳。女曰：“何曲也？”曰：

“胡笳也。”曰：“何谓胡笳？吾不晓也。”炜曰：“汉蔡文姬^⑳，即中郎邕^㉑之女也，没于胡中，及归，感胡中故事，因抚琴而成斯弄^㉒，象胡中吹笳哀咽之韵。”女皆怡然，曰：“大是新曲！”遂命酌醴传觞。炜乃叩首，求归之意颇切。女曰：“崔子既来，皆是宿分，何必匆遽，幸且淹驻。羊城^㉓使者少顷当来，可以随往。”谓崔子曰：“皇帝已许^㉔田夫人奉箕帚^㉕，便可相见。”崔子莫测端倪，不敢应答。遂命侍女召田夫人。夫人不肯至，曰：“未奉皇帝诏，不敢见崔家郎也。”再命不至。谓炜曰：“田夫人淑德美丽，世无俦匹，愿君子善奉之，亦宿业^㉖耳。夫人，即齐王女也。”崔子曰：“齐王，何人也？”女曰：“王讳横^㉗，昔汉初亡齐而居海岛者。”逡巡，有日影入照座中，炜因举首，上见一穴，隐隐然睹人间天汉耳。四女曰：“羊城使者至矣！”遂有一白羊自空冉冉而下，须臾至座。背有一丈夫，衣冠俨然，执大笔，兼封一青竹筒，上有篆字，进于香几上。四女命侍女读之曰：“广州刺史徐绅^㉘死，安南都护^㉙赵昌充替。”女酌醴饮使者，曰：“崔子欲归番禺，愿为挈往。”使者唱喏。回谓炜曰：“他日须与使者易服缙字，以相酬^㉚劳。”炜但唯唯。四女曰：“皇帝有敕，令与郎君国宝阳燧珠^㉛，将往至彼，当有胡人具十万缗而易之。”遂命侍女开玉函，取珠授炜。炜载拜捧受，谓四女曰：“炜不曾朝谒皇帝，又非亲族，何遽贶遗如是？”女曰：“郎君先人有诗于越台^㉜，感悟徐绅，遂见修缙，皇帝愧之，亦有诗继和；贶珠之意，已露诗中，不假仆说，郎君岂不晓耶？”炜曰：“不识皇帝何诗？”女命侍女书题于羊城使者笔管上云：“千岁荒台隳路隅，一烦^㉝太守重椒涂^㉞，感君拂拭意何极，报尔美妇^㉟与明珠。”炜曰：“皇帝原何姓字？”女曰：“已后当自知耳。”女^㊱谓炜曰：“中元日，须具美酒丰饌于广州蒲涧寺^㊲静室，吾辈当送田夫人往。”炜遂再拜告去，欲蹶使者之羊背。女曰：“知有鲍姑^㊳艾，可留少许。”炜但留艾，即不知鲍姑是何人也，遂留之。瞬

息而出穴履于平地，遂失使者与羊所在。望星汉，时已五更矣。俄闻蒲涧寺钟声，遂抵寺，僧人以早糜见饷，遂归广州。崔子先有舍税居，至日，往舍询之，曰：“已三年矣。”主人谓崔炜曰：“子何所适，而三秋不返？”炜不实告，开其户，尘榻俨然，颇怀凄怆。问刺史，则徐绅果死，而赵昌替矣。乃抵波斯^⑤邸^⑥，潜鬻是珠。有老胡人一见，遂匍匐礼手曰：“郎君的入南越王赵佗^⑦墓中来，不然者，不合得斯宝，盖赵佗以珠为殉故也。”崔子乃具实告。方知皇帝是赵佗，佗亦曾称南越武帝故耳。遂具十万缗易之。崔子诘胡人曰：“何以知之？”曰：“我大食^⑧国宝阳燧珠也。昔汉初赵佗，使异人梯山航海^⑨，盗归番禺，今仅^⑩千载矣。我国有能玄象者^⑪，言来岁国宝当归，故我王召我具大舶重资，抵番禺而搜索，今日果有所获矣。”遂出玉液而洗之，光鉴一室。胡人遽泛舶归大食去。炜得金，遂具家产。然访羊城使者，竟无影响。后有事于城隍庙，忽见神像有类使者，又睹神笔上有细字，乃侍女所题也。方具酒脯而奠之，兼重粉绘及广其字。是知羊城即广州城，庙有五羊焉。又征任翁之室，则村老云：“南海尉任嚣^⑫之墓耳。”又登越王殿台，睹先人诗云：“越井冈头松柏老，越王台上生秋草，古墓多年无子孙，野人^⑬践踏成官道。”兼越王继和诗，踪迹颇异。乃询主者。主者曰：“徐大夫绅，因登此台，感崔侍御诗，故重粉饰，台殿所以焕赫耳。”后将及中元日，遂丰洁香饌甘醴，留蒲涧寺僧室^⑭。夜将^⑮半，果四女伴田夫人至，容仪艳逸，言旨雅淡。四女与崔生进觞谐谑，将晓，告去。崔子遂再拜讫，致书达于越王，卑辞厚礼，敬荷而已。遂与夫人归室。炜诘夫人曰：“既是齐王女，何以^⑯配南越人^⑰？”夫人曰：“某国破家亡，遭越王所虏，为嫔御。王崩，因以为殉，乃不知今是几时也，看烹郈生^⑱如昨日耳。每忆故事，辄一潸然。”炜问曰：“四女何人？”曰：“其二甌越王摇^⑲所献，其二闽越王无诸^⑳所进，俱为殉

者。”又问曰：“昔四女云鲍姑，何人也？”曰：“鲍靓^①女，葛洪^②妻也。多行灸^③于南海。”炜方叹骇昔日之姬耳。又曰：“呼蛇为玉京子，何也？”曰：“昔安期生^④长跨斯龙而朝玉京，故号之玉京子。”炜因在穴饮龙余沫，肌肤少嫩，筋力轻健。后居南海十余载，遂散金破产，栖心道门。乃挈室往罗浮^⑤访鲍姑，后竟不知所适。

【注释·校勘】①监察，就是监察御史，隋置，历代都有这种官，主管内外纠察和监祭祀及诸军出使等，职务很繁杂。②南海，郡名，秦置，至唐不废，即今两广一带地方。③从事，刺史的辅佐官，主管督促文书，检举不法。④番禺，旧县名，南海郡的郡治，和广州本为一地，但从本篇的描写看来，似乎唐时的番禺和广州有相当距离。⑤《岁时广记》作“往观”。⑥《岁时广记》作“丐”。⑦当垆者，就是酒店老板。⑧缙是贯钱的绳索，一缙就是一贯。⑨《类说》作“出”。⑩灸，用艾绒燃火使热按患处治病的方法，为中国的传统医术，与用针刺治病合称针灸。⑪赘疣，就是肿瘤。⑫越井冈，就是越秀山，在今广州市北面。《南海古迹记》说：“越井冈在南海南，一曰赵佗井，一曰鲍姑井。”作者正是在这基础上进行艺术构思的。⑬海光寺，在广州。相传有铁佛在海中夜有光，因建寺以奉之。⑭《岁时广记》作“炷”。⑮原作“留彼”，据《岁时广记》改。⑯《岁时广记》下有“胡”字。⑰《岁时广记》无“其”字。⑱《岁时广记》无“而”字。⑲《岁时广记》无“脚”字。⑳《岁时广记》作“祭”。㉑《岁时广记》作“惠”。㉒古时贵族豪门把客人养在家里，叫做门下客。如战国末年的四公子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等，都有门下客数千人。㉓血属，就是有血的动物，这里指的是人。㉔原作“耳”，据《古今说海》改。㉕《类说》作“梧”。㉖《岁时广记》作“疗”。㉗《岁时广记》作“而无烛不遂”。㉘《类说》作“烧”。㉙蜿蜒，蛇类屈曲行走的样子。㉚原作“鸾”，与上文重复，据《古今说海》改。㉛鳧是野鸭；鹭是海鸥。㉜祝敌，两种古乐器的名称，祝象方斗，敌象伏虎。㉝玉京子，蛇的别名，解见篇末。㉞玄宫，封建时代帝皇静居深思的宫。㉟祝融，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火神，相传是颛顼的孙子。㊱蔡文姬，即蔡琰，后汉蔡邕的女儿。善

词章，通音律。初嫁卫仲道，被胡骑掳去，在胡中二十年。曹操用金璧把她赎回，后改嫁董祀。 ⑳邕，指蔡邕，字伯喈，后汉陈留人。灵帝时任郎中，后因事免官。董卓专权，召他做祭酒，一直升迁到中郎将，世称蔡中郎。㉑乐曲叫弄，如琴曲有“梅花三弄”。 ㉒羊城，就是广州城。从前高固作楚相时，有五只羊衔了稻穗集于庭中，所以广州别名羊城，也叫穗垣。㉓《岁时广记》作“配”，“田夫人”下有“令”字。 ㉔奉箕帚，司洒扫的事，意即嫁与为妻。 ㉕宿业，宿缘，就是所谓前世姻缘。 ㉖就是田横。汉灭项羽后，他和徒党五百人亡入海岛。汉高祖刘邦召他到长安，他因不愿事汉，自杀；他的徒党听到他的死耗，全体自杀，没有一人降汉。 ㉗徐绅，应作徐申，字维降，唐京兆万年人，德宗建中年间为韶州刺史，宪宗元和初为岭南节度使、广州刺史，《新唐书》有传。 ㉘都护是封建王朝统辖边远诸国的官。唐置六大都护府，安南都护府是其中之一，治交州。安南之名就由此而来。 ㉙原作“酌”，误，据《唐人说荟》改。 ㉚阳燧（一作燧），是古人用来在日中取火的铜镜。崔豹《古今注》：“阳燧，以铜为之，形如镜，向日则火生。”阳燧珠是裴钢因阳燧之名而设想出来的。 ㉛越台，就是越王台，汉初南越王赵佗所筑，在今广州越秀山上。 ㉜《岁时广记》作“章”。 ㉝古时用椒涂屋，据说可使屋内温暖。这里的椒涂是修饰的意思。 ㉞《岁时广记》作“佳人”。 ㉟《岁时广记》下有“复”字。 ㊱蒲涧寺，在广州市白云山南蒲涧旁。蒲涧即菖蒲涧，一名甘溪。涧旁有石，名禹馀粮。中多九节菖蒲。世传安期生采菖蒲服食，以七月二十五日于此上升。郡人每岁于是日往涧中沐浴，以祈升天。苏东坡有《广州蒲涧寺》诗。 ㊲鲍姑，晋朝鲍靓女，葛洪妻。传说她善以艾治病，特别是外科去赘疣。 ㊳波斯，就是现在的伊朗，立国悠久，唐时为大食所灭。国人善经商，当时交通路线畅通，对外贸易发达，常有波斯商人在我国益州、扬州、广州等大城市贩运或设肆贸易，世称波斯胡或贾胡。 ㊴原指第宅，这里作商肆解。 ㊵赵佗，秦南海尉。秦亡后自立为南越武王。汉室定鼎，为了羁縻远方，封他为南越王。 ㊶大食，古国名，就是阿拉伯帝国，回教主穆罕默德所创立。唐时最强盛，奄有西亚、北非和欧洲的西班牙。 ㊷梯山是设梯而登险阻的山，航海是具大舶渡海。历来都把梯山航海合为一个成语，形容远道越山渡海而来。 ㊸仅，唐代

习用字，同经，即经过、经历。⑥能玄象者，会推算阴阳历数的人。⑦任器，秦始皇时人，做过南海尉。后来成为赵佗的心腹。⑧《岁时广记》作“牛”。⑨《岁时广记》下有“蒺之”二字。⑩《岁时广记》无“将”字。⑪《岁时广记》下有“远”字。⑫《岁时广记》无“人”字。⑬酈生，就是酈食其，陈留高阳人。能言善辩，曾自称高阳酒徒，说服刘邦，又为汉说齐，以三寸舌下七十余城。韩信妒忌他，发兵袭齐，齐王田广认为被他所卖，把他烹死。⑭甌越王摇，越王句践的后代，姓骆，一说姓骆，是从甌骆的名称而来。骆就是越。古代的交趾、九真二郡，以前都是甌骆的地方。⑮闽越王无诸，也是越王句践的后代。闽越一作闽粤，即今福建省。汉高祖以故粤王无诸为闽粤王，他的后代为汉武帝所灭。⑯鲍靓，字太玄，晋东海人，曾做过南海太守，后弃官学道，据说活到一百多岁才死。⑰葛洪，字稚川，晋句容人，自号抱朴子，曾做过散骑常侍。后来听说交趾出丹砂，求为句漏令，到广东罗浮山去修道炼丹。杜甫诗有“未就丹砂愧葛洪”句。⑱《岁时广记》下有“道”字。⑲安期生，传说中的神仙家，秦朝琅琊阜乡人，卖药海上，受学于河上丈人。秦始皇东游，据说曾和他谈了三昼夜，送他金璧数百万，他都把来搁在阜乡亭外，飘然而去。始皇后来派人渡海找他，已不知去向。⑳罗浮，山名，在广东省增城县，东接博罗县界。延长五百里，峰峦四百余，为粤中名山。

本篇见《太平广记》卷三十四，亦见宋陈元靓编《岁时广记》卷二十九，小题《会仙姬》，曾慥《类说》亦收之，署出《传奇》。《唐人说荟》收入郑哲纂的《才鬼记》内，《古今说海》则不署撰人。故事内容神奇谲诡，波澜叠出，但其中人物如南越王赵佗、南海尉任器、甌越王摇、闽越王无诸、田横、鲍靓、葛洪、鲍姑等，历史上无不实有其人，越井冈、越王台等，也无不是广州实有之地。裴翎通过神奇的艺术构思，把历史人物巧妙地组织进他的故事里去，已经文奇事奇，再加以绘声绘色的描写，更使得读者眼花撩乱。不过他过分驰骋想象，有时却不免远离史实，如说汉初赵佗派异人梯山航海，把大食国宝阳燧珠盗归番禺，就很荒唐无

稽。殊不知大食国为回教主穆罕默德所建，穆罕默德生于公元五七〇年，卒于六三二年，相当于我国陈、隋及唐初，纪元前二百年前的汉初，何来大食国？这是根据唐代对外贸易发达，常有波斯商贾来往而推演到汉初所造成的错误。

篇中写崔炜初逢四女时，弹琴曲名《胡笳》，但未提《十八拍》，琴曲亦名“弄”而不名“拍”，原因何在，颇堪玩味。裴铏是晚唐人，对中唐见闻较切，于当时流行的胡乐必有所知。他说蔡琰所作《胡笳》仅为琴曲，当有所据。郭沫若同志在作历史剧《蔡文姬》以前，曾对《胡笳十八拍》作者问题提出意见，一时论难蜂起，但未及此篇，特为拈出，以供研究者之参考。

〔附录清《番禺县志·杂记》〕鲍靓，字太元，上党人。为南海太守，常行部入海遇风，饥，取白石食之。以女鲍姑妻葛洪。洪居罗浮，靓昼临民，夜常往来山中与洪语，旦腾空而还。人见门无车马，独双燕往来，候之，则双履也。鲍姑后与葛洪相次仙去。

聂 隐 娘

聂隐娘者，唐贞元中魏博①大将聂锋之女也。年方十岁，有尼乞食于锋舍，见隐娘，悦之，云：“问押衙②乞取此女教。”锋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铁柜中盛，亦须偷去矣。”及夜，果失隐娘所向。锋大惊骇，令人搜寻，曾无影响。父母每思之，相对涕泣而已。后五年，尼送隐娘归，告锋曰：“教已成矣，子却领取。”尼歛亦不见。一家悲喜，问其所学。曰：“初但读经念咒，余无他也。”锋不信，恳诘。隐娘曰：“真说又恐不信，如何？”锋曰：“但真说之。”曰：“隐娘初被尼挈，不知行几里，及明，至大石穴之嵌空，数十步寂无居人，猿狖极多，松萝益邃。已有二女，亦各十岁，皆聪明婉丽，不食，能于峭壁上飞走，若捷猱登木，无有蹶失。尼与我药一粒，兼令长执宝剑一口，长二尺许，锋利吹毛，令刳逐③二女攀缘，渐觉身轻如风。一年后，刺猿狖，百无一失。后刺虎豹，皆决其首而归。三年后，能飞，使刺鹰隼，无不中。剑之刃渐减五寸，飞禽遇之，不知其来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于都市，不知何处也，指其人者，一一数其过，曰：‘为我刺其首来，无使知觉，定其胆，若飞鸟之容易也。’受以羊角匕首，刃④广三寸，遂白日刺其人于都市，人莫能见。以首入囊，返主人舍，以药化之为水。五年，又曰：‘某大僚有罪，无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决其首来。’又携匕首入室，度其门隙，无有障碍，伏之梁上，至暝，持得其首而归。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某云：‘见前人戏弄一儿，可爱，未忍便下手。’尼叱曰：‘已后遇此辈，先断其所爱，然后决之。’某拜谢。尼曰：‘吾为汝开脑后，藏匕首而无所伤，用

即抽之。’曰：‘汝术已成，可归家。’遂送还，云：‘后二十年，方可一见。’”锋闻语，甚惧。后遇夜即失踪，及明而返。锋已不敢沾之，因兹亦不甚怜爱。忽值磨镜^⑤少年及门，女曰：“此人可与我之为夫。”白父，父不敢不从，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镜^⑥，余无他能。父乃给衣食甚丰，外室而居。数年后，父卒。魏^⑦帅稍知其异，遂以金帛署为左右吏，如此又数年。至元和间，魏帅与陈许^⑧节度使^⑨刘昌裔^⑩不协，使隐娘贼其首。隐娘辞帅之许^⑪，刘能神算，已知其来，召衙将，令“来日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卫^⑫，至门，遇有鹊前噪夫，夫以弓弹之不中，妻夺夫弹，一丸而毙鹊者，揖之，云：‘吾欲相见，故远相祗迎也。’”衙将受约束，遇之。隐娘夫妻曰：“刘仆射^⑬果神人，不然者，何以洞吾也？愿见刘公。”刘劳之。隐娘夫妻拜曰：“合负仆射，万死！”刘曰：“不然，各亲其主，人之常事。魏今与许何异？愿请留此，勿相疑也。”隐娘谢曰：“仆射左右无人，愿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也。”知魏帅之不及刘。刘问其所须，曰：“每日只要钱二百文足矣。”乃依所请。忽不见二卫所之，刘使人寻之，不知所向，后潜搜布囊中，见二纸卫，一黑一白。后月余，白刘曰：“彼未知住，必使人继至。今宵请剪发，系之以红绡，送于魏帅枕前，以表不回。”刘听之。至四更，却返，曰：“送其信了，后夜必使精精儿^⑭来杀某及贼仆射之首，此时亦万计杀之，乞不忧耳。”刘豁达大度，亦无畏色。是夜明烛，半宵之后，果有二幡子，一红一白，飘飘然如相击于床四隅；良久，见一人自空而踏，身首异处。隐娘亦出曰：“精精儿已毙。”拽出于堂之下，以药化为水，毛发不存矣。隐娘曰：“后夜当使妙手空空儿^⑮继至。空空儿之神术，人莫能窥其用，鬼莫得蹶其踪，能从空虚之^⑯入冥，善无形而灭影。隐娘之艺，故不能造其境，此即系仆射之福耳。但以于闐^⑰玉周其颈，拥以衾，隐娘当化为蠖蝶^⑱，潜入仆射肠中听伺，其余无逃避处。”刘

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闻项上铿然声甚厉。隐娘自刘口中跃出，贺曰：“仆射无患矣！此人如俊鹞^⑨，一搏不中，即翩然远逝，耻其不中，才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后视其玉，果有匕首划处，痕逾数分。自此刘转厚礼之。自元和八年刘自许入覲，隐娘不愿从焉，云：“自此寻山水，访至人^⑩。”但乞一虚给^⑪与其夫。刘如约，后渐不知所之。及刘薨于统军^⑫，隐娘亦鞭驴而一至京师柩前，恸哭而去。开成年，昌裔子纵，除陵州^⑬刺史，至蜀栈道^⑭，遇隐娘，貌若当时。甚喜相见。依前跨白卫如故，语纵曰：“郎君大灾，不合适此。”出药一粒，令纵吞之，云：“来年火急抛官归洛，方脱此祸，吾药力只保一年患耳。”纵亦不甚信，遗其缿彩，隐娘一无所受，但沉醉而去。后一年，纵不休官，果卒于陵州，自此无复有人见隐娘矣。

【注释·校勘】①唐中叶置魏博节度使，治魏州，领魏、博、德、沧、瀛五州，即今河北省南部及山东省西北部一带地。②押衙，官名，押指监管，衙指仪仗侍卫，押衙就是管理仪仗侍卫的官员。这里的押衙其实是尼姑对聂锋的尊称，等于说将军。③刳逐，专门追随。刳同“专”，见《汉书·萧何传》。④原作“刀”，据《古今逸史》改。⑤古时用青铜铸镜，日久镜面容易昏暗，必须磨光才能使用，所以有专业磨镜的工匠。⑥淬镜，就是把镜蘸了水磨。⑦魏，指魏州，即今河北省大名县，唐时为魏博节度使驻所。⑧陈许，二州名，唐时均属河南道。陈州即今河南省淮阳县，许州即今河南省许昌县。⑨节度使，节制一方的带兵官，唐置。起初只有边疆才有，后来遍设于全国，统辖一道或数州。中唐以后，形成封建割据的藩镇军阀，凡军民政事，用人理财，都完全自主，赋税收入，亦不解送中央。⑩刘昌裔，字光后，唐阳曲人。初任陈州刺史，上官浣死后，军中推他继任陈许节度使，诏封检校工部尚书。⑪许，指许州，即今河南省许昌县，唐时为陈许节度使驻所。⑫卫，驴子的别名。⑬仆射，原是官名，秦置，汉以后沿袭不废。古时重武，有主射的官，故名。后来尚书分置左右仆射，委任渐重。这里是隐

娘夫妻对刘昌裔的尊称。⑭精精儿，唐代剑侠名，身世不详，或出作者虚构，未必实有其人。⑮妙手空空儿，也是唐代剑侠名，是否作者虚构或实有其人，均不得而知。但“妙手空空”今已成为窃贼的别名，与本篇所述行事不类。⑯之，与“往”同。各本均删去，非是。⑰于阗，古时西域国名，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于田县，以产美玉著称。⑱蟻蠊，一种比蚊子还细小的飞虫，头有絮毛，雨后常群飞空中。⑲俊鹞，就是矫健的鹰隼。⑳至人，得道的高人。㉑虚给，就是空头衔，挂名拿干薪的差使。㉒统军，官名。唐代北司禁军，每军各置统军一人，地位次于大将军。㉓陵州，州名，唐置，属剑南道，即今四川省仁寿县。㉔栈道，古时在山势险峻的地方傍山架木以通行人的道路。蜀栈道在今四川省平武县东，即邓艾伐蜀所经之处。

本篇见《太平广记》卷一九四，托名段成式撰的《剑侠传》中亦有之，《古今说海》所收，则不署撰人。

本篇故事流传颇广，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也曾提到“聂隐娘胜妙手空空儿事”。罗烨《醉翁谈录·舌耕叙引》所录宋人话本名目一〇七种中，就有《西山聂隐娘》篇，列入妖术类。这话本虽已佚，但从题名可知必以裴铏《传奇》此篇为蓝本。清尤侗所作戏曲《黑白卫》传奇，就完全脱胎于本篇故事。晚清以后的神怪武侠小说还经常蹈袭本篇的窠臼，而“妙手空空”一词，更成为一般人所习用的成语了。

许 栖 岩

许栖岩，岐阳^①人也。举进士^②，习业于昊天观。每晨夕，必瞻仰真像，朝祝灵仙，以希长生之福。时南康^③韦皋^④太尉^⑤镇蜀，延接宾客，远近慕义，游蜀者甚多。岩将为入蜀之计，欲市一马，而力不甚丰，自入西市访之。有蕃人牵一马，瘦削而价不高，因市之而归。以其将远涉道途，日加刍秣^⑥，而肌肤益削。疑其不达前所，试诣卜肆筮^⑦之，得乾卦九五。道流^⑧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⑨此龙马也^⑩，宜善宝之。”泊登蜀道危栈^⑪，马惊^⑫，栖岩与马俱坠崖^⑬下^⑭，积叶承之，幸无所损；仰不见顶，四面路绝。计无所出，乃解鞍去卫^⑮，任马所往。于稿叶中得栗如拳，栖岩食之，亦不饥矣。寻其崖下，见一洞穴，行而乘之，或下或高，约十余里，忽尔及平川，花木秀异，池沼澄澈，见碧桃万余株^⑯，有一道士卧于石上，二女侍之。岩进而求见，问二玉女，云是太乙元君^⑰。岩即以行止告玉女。玉女悯之，白于元君，召^⑱曰：“尔于人世，亦好道乎？”曰：“读《庄》、《老》、《黄庭》而已。”曰：“三景^⑲之中，得^⑳何句也？”答曰：“《老子》云：‘其精甚真。’^㉑《庄子》云：‘真人之息以踵。’^㉒《黄庭》云：‘但思一部^㉓寿无穷。’”^㉔笑曰：“去道近矣，可教也。”命坐，酌小杯以饮之。曰：“此石髓^㉕也，嵇康^㉖不能得近，尔得之矣，数也！^㉗”乃邀入别室，有道士，云是颍阳尊师，为元君布算。元君曰：“请算三事：攀太华，何神也？立海桥，何鬼也？”道士布算良久，曰：“攀太华虽云巨灵^㉘，实夸父^㉙之神也；立海桥^㉚虽云丑怪，乃五丁^㉛之鬼也。”元君曰：“算吾今夕何为？”曰^㉜：“今夕当东游十^㉝万里。”岩熟视之，乃卜

马道士也。道士曰：“乾卦今日中。”逡巡，有仙童曰：“东皇君谕今宵曲龙山桥玩月。”元君请栖岩曰：“可同游曲龙。”同跨鹿、龙而去。顷刻而至，见危桥，若长虹亘天，势连河汉，深入沧溟。东皇君命酌醴，鸾歌凤舞，响彻天外^{③④}。见栖岩，喜曰：“许长史^⑤孙也，有仙相矣！”及明^⑥，复从太乙君归太白洞中^⑦。居半月，思家求还。太乙曰：“汝^⑧饮石髓，已寿^⑨千岁。无输泄，无荒淫，复此来，再相见也。”命牵栖岩马来^⑩。将行，谓曰：“此马，吾洞中龙也^⑪，以^⑫作怒伤稼，滴其^⑬负荷；子有仙骨，故得值之^⑭；不然，此太白洞天，瑶华上宫，何由而至也？汝^⑮到人间，放^⑯之渭曲^⑰，任其所适，勿复留之。”玉女曰：“龙子回日，虢县^⑱田婆针^⑲寄少许来。”跨马，食顷达虢县旧庄^⑳，则无复故居矣。问乡人，年代已六十年。询田婆，曰：“太乙家紫霄姊妹，尝寄信买针。”遂取针系马鬣，放之渭滨，化龙而去^㉑。栖岩幼在乡里，已见田婆，至此惟田婆容状如旧，盖亦仙人也。栖岩大中末年复入太白山去。

【注释·校勘】①岐阳，即今陕西省岐山县。因它在岐山之南，山南为阳，故称岐阳。②唐制，应进士举的叫举进士。《类说》此句作“下第长安”，误。因下文有“习业于昊天观”语，如已下第，就不必再习举子业了。③南康，郡名，故城在今江西省赣县西南。唐韦皋曾封南康郡王。④韦皋，字城武，唐京兆万年人。德宗时累官检校司徒兼中书令，以殿中侍御史知陇西行营留事，旋任奉义军节度使。贞元初，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南诏内附，德宗用他做四川安抚使，经略滇南。治蜀二十一年，屡次出兵破吐蕃，以功封南康郡王。⑤太尉，秦官，掌武事，历代相沿，位居三公之首，其尊与丞相等。顺宗封韦皋为检校太尉，其实是藩镇加尊号，并非在朝为官。⑥刍秣，喂马牛的草豆。⑦筮，占卜。⑧道流，即卖卜的道士。⑨此二句原无，据《类说》补。按《周易》乾卦九五确有此二语，应从。⑩《类说》作“此马，龙种也”。⑪《类说》作“至剑阁”。⑫此二字原无，据《类说》补。⑬原作“岸”，误。据下文“崖下”改正。⑭《类说》作“万丈

岩底”。⑮这里指马的嚼口衔勒。⑯此句原无，据《类说》补。⑰原作“真君”，据《类说》改。下同。⑱“召”字原无，据《类说》补。⑲三景，《黄庭经》有内景、外景、中景三经，合称三景。也叫三庭，苏轼《芙蓉城》诗：“愿君收视观三庭。”“庭”即《黄庭》。但据下文，实系指《庄》、《老》、《黄庭》三书，并非专指《黄庭》“三景”，疑当从《类说》作“三书”。⑳《类说》上有“各”字，义较长。㉑“其精甚真”，见《老子》第二十一章，全文是“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精，指最微细的物质。“其精甚真”，就是说，这最微细的物质是很真实的。㉒“真人之息以踵”，见《庄子》内篇第六《大宗师》首节，全文是“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大宗师》篇体现了庄子的天人一体观念，所谓“真人”，就是能了解人和大自然融合成一体关系的人。“真人之息以踵”，就是说真人的呼吸能直达脚跟，而众人的呼吸却只到咽喉罢了。㉓原作“以却”，据《类说》及《黄庭内景经》改。“但思一部寿无穷”，见《上清黄庭内景经》第七《至道章》。这是道家玄妙的说法，意未详。㉔据务成子注云：“存思九真不死之道也。”务成子，传说是帝尧之师，见《吕氏春秋》。《黄庭内景经》系据《道藏精华录》第九集校，“以却”作“一部”，与《类说》同。㉕石髓，就是石钟乳，是泉水含碳酸石灰由岩隙下滴日久凝结而成。但据道家的说法，则是像青泥一样的东西，并说吃了可以长生。㉖嵇康，字叔夜，三国魏谯郡（今安徽省亳县）人。志趣高逸，常弹琴自适，后被司马昭所害。据葛洪《神仙传》说：王烈入太行山，见山破石裂，青泥流出如髓，味道象糖一样，他吃了一半，想把另一半送给嵇康，不料到了嵇康前，青泥仍凝结为石。㉗此二字原无，据《类说》补。㉘巨灵，神话传说中的河神。据古代传说，华山的太华、少华，本是相连的一座山，挡住河水的去路，河水只好绕山曲折而行。巨灵神用手擘开山的上端，用脚踢开山的下端，把华山中分为二，以通河流。见《文选》张衡赋注。㉙夸父，传说中的古代英雄，他想追赶太阳，被太阳晒得干渴而死，见《山海经·大荒北经》、《海外北经》。这里说他是擘太华之神，未知何据。㉚晋伏琛《三齐略记》说：秦始皇于海中作石桥，巧夺天工，海神为之竖柱。始皇敬其神灵，想和他见面，

海神说：我的容貌丑怪，只要不图画我的形貌，当和帝会面。⑤五丁，五个大力士。据后魏酈道元《水经注》说：秦惠王想伐蜀，但无路可通，于是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说能粪金，蜀王信之，令五丁力士曳之成道，故名石牛道。又据汉扬雄《蜀王本纪》说：蜀王有五丁力士，能移山。秦王送美女给蜀王，蜀王遣五丁迎女，见一大蛇入山穴中，五丁共引蛇，山崩，压死五丁，化为石。这里说立海桥乃五丁之鬼，当系出于幻设。⑥原无“为元君布算”以下至“曰”字一段文字，据《类说》补。“曰”字《太平广记》作“言”。⑦《类说》作“三”。⑧“道士曰”以下至本句，《太平广记》作“是夕，岩与颍阳从太乙君登东海西龙山石桥之上，以赴群真之会，座内仙客有东黄君”。⑨许长史，指晋许穆，曾任护军长史，后入华阳洞得道。⑩《类说》作“日轮渐涌”。⑪《类说》作“命驾俱返”。⑫《类说》作“尔”。⑬《类说》作“得”。⑭此句《太平广记》作“以所乘马送之”。⑮《类说》作“本吾洞之龙子”。⑯《类说》作“因”。⑰《类说》作“责为”。⑱《类说》作“与君缘合”。⑲“汝”字原无，据《类说》补。⑳《类说》作“解”。㉑《类说》作“滨”。㉒虢县，即今陕西省宝鸡县虢城镇。㉓田婆针和下文的田婆，当时大概实有其人其物，但现已绝无文献可考。㉔“玉女曰”以下至本句，《太平广记》作“既别，逡巡已达虢县”。㉕“询田婆”以下至本句，《太平广记》作“出洞时，二玉女托买虢县田婆针，乃市之，杖系马鞍上，解鞍放之，化龙而去”。

本篇见《太平广记》卷四十七，但据曾慥《类说》所引，和本篇文字差异很大。《太平广记》是北宋李昉所编，时代较南宋曾慥为先，何以所纂裴翱《传奇》，文字反较曾慥所纂简略？殊难索解。若说是出于曾慥增饰，则《类说》这书原是一种节本，不应反有所增添。也许《传奇》在唐末只有抄本，抄者于原文或有所删节，因此李昉和曾慥所见的本子遂各不相同。从内容、情节描写等各方面看来，《太平广记》引文的删节痕迹是很明显的，因把《类说》中所有而为《太平广记》中所无的文句一律补上，并在校勘内附列《太平广记》原文，使读者可以比较参证。

韦 自 东

贞元中，有韦自东者，义烈之士也。尝游太白山①，栖止段将军庄。段亦素知其壮勇者。一日，与自东眺望山谷，见一径甚微，若旧有行迹。自东问主人曰：“此何诣也？”段将军曰：“昔有二僧，居此山顶，殿宇宏壮，林泉甚佳，盖唐开元中万迴②师弟子之所建也，似驱役鬼工，非人力所能及。或问樵者，说：‘其僧为怪物所食，今绝踪二三年矣。’又闻人说：‘有二夜叉于此山。亦无人敢窥焉。’”自东怒曰：“予操心在平侵暴，夜叉何类，而敢噬人？今夕必挈夜叉首，至于门下。”将军止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③自东不顾，仗剑奋衣而往，势不可遏。将军悄然曰：“韦生当其咎耳！”自东扞萝蹶石，至精舍④，悄寂无人。睹二僧房，大敞其户，履锡⑤俱全，衾枕俨然，而尘埃凝积其上。又见佛堂内细草茸茸，似有巨物偃寝之处。四壁多挂野彘、玄熊之类，或庖炙之余，亦有锅镬、薪。自东乃知是樵者之言不谬耳。度其夜叉未至，遂拔柏树，径大如碗，去枝叶为大杖，扞其户，以石佛拒之。是夜，月白如昼。夜未分，夜叉挈鹿而至，怒其扞扉，大叫，以首触户，折其石佛而踏于地。自东以柏树挝其脑，再举而死之，拽之入室，又阖其扉。顷之，复有夜叉继至，似怒前归者不接己，亦哮吼，触其扉，复踏于户闕，又挝之，亦死。自东知雌雄已殒，应无侪类，遂掩关烹鹿而食。及明，断二夜叉首，挈余鹿而示段。段大骇曰：“真周处⑥之俦矣！”乃烹鹿，饮酒尽欢，远近观者如堵。有道士出于稠人中，揖自东曰：“某有衷恳，欲披告于长者，可乎？”自东曰：“某一生济人之急，何为不可？”道士曰：“某栖心道

门，悬志灵药，非一朝一夕耳。三二年前，神仙为吾配合龙虎丹⑦一炉，据其洞而修之有日矣。今灵药将成⑧，而数⑨有妖魔入洞，就炉击触，药几废散。思⑩得刚⑪烈之士，仗剑卫之⑫。灵药倘成，当有分惠。未知能一行否？”自东踊跃曰：“乃生平所愿也。”遂仗剑从道士而去。跻险蹶峻，当太白之高峰将半，有一石洞，可百余步，即道士烧丹之室，唯弟子一人。道士约曰：“明晨五更初，请君仗剑当洞门而立，见有怪物⑬，但以剑击之。”自东曰：“谨奉教！”久立烛于洞门外以伺之。俄顷，果有巨虺，长数丈，金目雪牙，毒气氤郁，将欲入洞，自东以剑击之，似中其首，俄顷，若轻雾而化去。食顷，有一女子，颜色绝丽，执芰荷之花，缓步而至，自东又以剑拂之，若云气而灭。食顷，将欲曙，有道士乘云驾鹤，导从甚严⑭，劳自东曰：“妖魔已尽，吾弟子丹将成矣，吾当来为证也。”盘旋候明而入，语自东曰：“喜汝道士丹成，今有诗一首，汝可继和。诗曰：‘三秋稽颡⑮叩真灵，龙虎交时金⑯液成，绛雪⑰既凝身可度，蓬壶⑱顶上彩云生。’”自东详诗意，曰：“此道士之师。”遂释剑而礼之⑲。俄而突入，药鼎爆裂⑳，更无遗在。道士恸哭，自东悔恨自咎而已。二人因以泉涤其鼎器而饮之。自东后更有少容㉑，而适南岳㉒，莫知所止。今段将军庄尚有夜叉骷髅见在。道士亦莫知所之。

【注释·校勘】①太白山，即终南山，周围五百里，山势很高。②万迥，唐代高僧，本河南阆乡（今灵宝县）张氏子。据说他的哥哥远戍安西，父母忧思不已；他早上去探望哥哥，傍晚时就带了哥哥的书信回家，万里回归，所以叫万迥。③这两句话出自《论语·述而》篇，意谓空手打虎，无船过河，都是冒险的事，比喻人的徒凭血气之勇，不能成功。冯谖凭。④精舍，就是佛寺。⑤履锡，僧鞋和锡杖。⑥周处，字子隐，晋阳羨（今江苏省宜兴县）人。年青时品行不好，和南山白额虎、长桥水底蛟被乡人称为三害。后来他斩蛟射虎，乡人误会他已死，同声相庆，他才知道自己也是一

害，于是幡然悔悟，折节向学，从陆机兄弟读书，做到御史中丞，死于征讨齐万年反叛的战役中。⑦龙虎是水火的意思，道家炼的丹药，常用龙虎做名称。⑧《类说》下有“信宿”二字。⑨《类说》作“多”。⑩《类说》作“须”。⑪《类说》作“勇”。⑫《类说》作“拔剑拦截”。⑬《类说》作“精怪”。⑭《类说》作“玉童执节”。⑮稽颡，是道家行礼的方式，即叩头。⑯《类说》作“丹”。⑰绛雪，道家金丹的名称，据说是仙家上药，和玄霜丹齐名。见托名班固撰的《汉武帝内传》。⑱蓬壶，就是神话传说中海上三仙山之一的蓬莱山，因它形状象壶，故名。⑲《类说》作“次”。⑳《类说》作“闻药鼎爆声”。㉑《类说》作“虽老，貌有少容”。㉒就是南岳衡山，在今湖南省衡山县西北。

本篇见《太平广记》卷三五六，内容很象民间传说故事，可能是裴铏采取民间口头传说予以艺术加工的。象韦自东这样义胆热肠，敢于独宿深山古刹，力除两个夜叉，并且乐于助人的人，显然是人民所喜爱的人物，同时他的有勇无谋、粗慧朴直的性格上的缺点，也不容讳言。裴铏抓住这个人物的优点和缺点两方面，通过巧妙的艺术构思，运用丰富的想象力，组织成这篇故事，在不到千字的篇幅内，使韦自东这人物的典型性格活跃在我们眼前，其艺术手腕确是相当高超的。

周 邯

贞元中，有处士周邯，文学豪俊之士也。因彝^①人卖奴，年十四五，视其貌，甚慧黠，言善入水，如履平地，令其沉潜，虽经日移时，终无所苦；云蜀之溪壑潭洞，无不届也。邯因买之，易其名曰水精，异其能也。邯自蜀乘舟下峡^②，抵江陵^③，经瞿塘^④、滠瀨^⑤，遂令水精沉而视其邃远。水精入，移时而出，多探金银器物。邯喜甚，每舣舟于江潭，皆令水精沉之，复有所得。沿流抵江都^⑥，经牛渚矶^⑦，古云最深处在温峤燕犀照水怪^⑧之滨，又使没入，移时，复得宝玉，云：“甚有水怪，莫能名状，皆怒目戟手，身仅免祸。”因兹邯亦至富贍。后数年，邯有友人王泽，牧相州^⑨，邯适河北而访之，泽甚喜，与之游宴，日不能暇。因相与至州北隅八角井，天然盘石，而甃成八角焉，阔可三丈余，旦暮烟云蓊郁，漫衍百余步，晦夜有光如火红，射出千尺，鉴物若昼。古老相传，云有金龙潜其底，或亢阳，祷之，亦甚有应。泽曰：“此井应有至宝，但无计而究其是非耳！”邯笑曰：“甚易。”遂命水精曰：“汝可与我投此井到底，看有何怪异；泽亦当有所赏也。”水精已久不入水，忻然脱衣，沉之良而出，语邯曰：“有一黄龙极大，鳞如金色，抱数颗明珠^⑩熟寐。水精欲劫之，但手无^⑪刃，惮其龙忽觉，是以不敢触。若得一利剑，如龙觉，当斩之，无惮也。”邯与泽大喜。泽曰：“吾有剑，非常之宝也，汝可持而往^⑫劫之。”水精饮酒，仗剑而入。移时，四面观者如堵。忽见水精自井面跃出数百步，续有金手亦长数百尺，爪甲锋颖，自空擎攫水精，却入井去。左右慑栗，不敢近睹。但邯悲其水精，泽恨失其宝剑。逡巡，有

一老人，身衣褐裘，貌甚古朴，而谒泽曰：“某土地之神，使君^⑬何容易而轻其百姓？此亢^⑭金龙，是上玄^⑮使者，宰其瑰璧，泽润一方。岂有信一微物，欲因睡而劫之？^⑯龙忽震怒，作用神化，摇天关，摆地轴，捶山岳而碎丘陵，百里为江湖^⑰，万人为鱼鳖，君之骨肉焉可保？^⑱昔者锺离^⑲不爱其宝，孟尝^⑳自返其珠，子不之效，乃肆其贪婪之心，纵使猾韧之徒，取宝无惮！今已啗其躯而锻其珠矣。”泽赧恨，无词而对。又曰：“君须火急悔过而祷^㉑焉，无使甚^㉒怒耳。”老人倏去，泽^㉓遂具牲牢奠之。

【注释·校勘】①这“彝”字是“夷”的代用字，指外国人，并不是我国南方少数民族的彝族。②峡，指长江三峡的瞿塘峡、巫峡、西陵峡，为通行于四川、湖北间的长江航道所必经。③江陵，今湖北省江陵县，古时为荆州府治。④瞿塘，峡名，在四川省奉节县东十三里，一名广溪峡，为三峡之首，两崖对峙，中贯一江，滪滩堆就在峡口。⑤滪滩，即滪滩堆，一名淫预堆，又叫犹豫堆。是瞿塘峡口孤立江中的一块大石，夏天水涨石没，冬天水落石出，船家在夏天见不到石块的时候，恐怕触着它，取路不定，故别名犹豫堆。俗有“滪滩大如象，瞿塘不可上；滪滩大如马，瞿塘不可下”之谚。解放后已把这石块炸毁，使长江航道畅通无阻。⑥江都，今江苏省扬州市。⑦牛渚矶，即采石矶，在今安徽省当涂县西北牛渚山下，是突出江中的石矶，古时是军事上的重镇。⑧晋时温峤经过牛渚矶，水深不可测，遂叫人燃了犀角向下照看，见有许多奇形怪状的水族在火光下憧憧往来。见《晋书·温峤传》。⑨相州，今河北省临漳县。⑩《类说》作“明月宝珠”。⑪《类说》下有“利”字。⑫《类说》作“持寸剑”。⑬使君，古时对刺史的尊称。⑭原作“穴”，据《类说》改。⑮上玄，指天。扬雄赋有“惟汉十祀，将郊上玄”语。⑯此两句《类说》作“岂可持寸剑劫之”。⑰《类说》作“江海”。⑱《类说》作“君焉能逃”。⑲锺离，指锺离意，字子阿，后汉山阴人。明帝把贪官交趾太守张恢的家产抄没，赏赐给群臣，他把所赐的珠宝都抛在地上；明帝问他何故，他说：“赃秽之宝，臣不敢拜领。”⑳孟尝，字伯周，后汉上虞人，由徐令迁调合浦太守。合浦临海，不产五谷，海里

却出产珠宝。以前的太守叫百姓采珠，贪得无厌，珠逐渐移往交趾郡界。孟尝到任后，革除贪污的风气，移徙的珠又复转还。成语“合浦珠还”就出自这一典故。⑳《类说》作“火急谢龙”。㉑《类说》作“其”。㉒《类说》作“邯”。

本篇见《太平广记》卷四二二，同书卷二二二也有这故事，标题也叫《周邯》，文字大同小异，篇末注云出《原化记》，明抄本作《录异记》，除相州作汴州，王泽作邵泽，和篇末祭龙的是邯非泽外，内容无多大出入。宋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卷二也曾提到这故事，可见它是流传很广的民间传说，经裴铏采作题材又加以增饰的。

周邯从彝人所买的奴仆水精，大概也和本书中的昆仑奴一样是昆仑族。唐代雇用或购买马来种人为奴的风气，直到宋代还有，宋朱彧《萍洲可谈》就说：“宋世广中富人多蓄黑奴，有一种入水眼不眩者，谓之昆仑奴。”水精也是磨勒一流人物，人们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这一少数种族人物的能耐。

樊 夫 人^①

樊夫人者，刘纲^②妻也。纲仕为上虞令，有道术，能檄召鬼神；禁制变化之事，亦潜修密证，人莫能知。为理尚清静简易，而政令宣行，民受其惠，无水旱疫毒^③鸷暴之伤，岁岁大丰。暇日，常与夫人较其术用；俱坐堂上，纲作法，烧客^④碓屋^⑤，从东起，夫人禁之即灭。庭中两株桃，夫妻各咒一株，使相斗击；良久，纲所咒者不如^⑥，数走出篱外。纲唾盘中，即成鲤鱼；夫人唾盘中成獭，食鱼。纲与夫人入四明山^⑦，路阻虎，纲禁之，虎伏不敢动，适欲往，虎即灭之；夫人径前，虎即面向地，不敢仰视，夫人以绳系虎于床脚下。纲每共试术，事事不胜。将升天，县厅侧先有大皂荚树，纲升树数丈，方能飞举，夫人平坐，冉冉如云气之升，同升天而去。后至唐贞元中，湘潭有一媪，不云姓氏，但称湘媪，常居止人舍，十有余载矣。尝以丹篆文字^⑧救疾于闾里，莫不响应^⑨。乡人敬之，为结构华屋数间而奉媪。媪曰：“不然，但土木其宇，是所愿也。”媪鬓翠如云，肥洁如雪，策杖曳履，日可数百里。忽遇里人女，名曰逍遥，年二八，艳美，携筐采菊，遇媪瞪视，足不能移。媪目之曰：“汝乃爱我，可同之所止否？”逍遥欣然掷筐，敛衽称弟子，从媪归室。父母奔追及，以杖击之，叱而返舍；逍遥操益坚，窃索自缢。亲党敦谕其父母，请纵之。度不可制，遂舍之。复诣媪，但帚尘、易水、焚香、读道经而已。后月余，媪白乡人曰：“某暂之罗浮^⑩，扃其户，慎勿开也。”乡人问：“逍遥何之？”曰：“前往。”如是三稔，人但于户外窥，见小松进筍而从生阶砌。及媪归，召乡人同开锁，见逍遥懵坐于室，貌若平日，唯蒲

履①为竹梢串于栋宇间。媪遂以杖叩地曰：“吾至，汝可觉。”逍遥如寐醒，方起，将欲拜，忽遗左足，如刖于地。媪遽令无动，拾足勘膝，啜②之以水，乃如故。乡人大骇，敬之如神，相率数百里皆归之。媪貌甚闲暇，不喜人之多相识。忽告乡人曰：“吾欲往洞庭③救百余人性命，谁有心为我设船一只，一两日可同观之。”有里人张拱，家富，请具舟楫，自驾而送之。欲至洞庭前一日，有大风涛蹙一巨舟，没于君山岛④上而碎，载数十家，近百余人，然不至损，未有舟楫来救，各星居于岛上。忽有一白鼈⑤，长丈余，游于沙上，数十人拦之，挝杀，分食其肉。明日，有城如雪，围绕岛上，人家莫能辨。其城渐窄狭，束岛上人，忙怖号叫，囊橐皆为齏粉，束其人为簇，其广不三数丈，又不可攀援，势已紧急。岳阳⑥之人，亦遥睹雪城，莫能晓也。时媪舟已至岸，媪遂登岛攘剑，步罡⑦啜水，飞剑而刺之，白城一声如霹雳，城遂崩，乃一大白鼈，长十余丈，蜿蜒而毙，剑立其胸，遂救百余人之性命，不然，顷刻即拘束为血肉矣。岛上之人，咸号泣礼谢。命拱之舟返湘潭，拱不忍便去。忽有道士与媪相遇，曰：“樊姑，尔许时何处来？”甚相慰悦。拱诘之，道士曰：“刘纲真君⑧之妻，樊夫人也。”后人方知媪即樊夫人也。拱遂归湘潭。后媪与逍遥一时返真⑨。

【注释·校勘】①樊夫人，就是樊云翘，关于她的故事传说，唐时在湘、鄂一带流传颇广，不亚于鲍靓的女儿鲍姑之在南海，《裴航》篇即其一例。②刘纲，字百经，三国时吴国下邳人，曾任上虞（在今浙江省）令。③《神仙传》作“甯”。④客，指客作，就是佣工。⑤碓屋，舂米的屋子。碓音对。⑥原作“知”，据明抄本《太平广记》改，与《神仙传》合。⑦四明山，在浙江省鄞县西南，余姚县南。《唐六典》：“江南道名山曰四明山，凡二百八十峰，四面形胜，各有区分。群峰之中，有分水岭，石窗四面玲珑，中通日月星辰之光，亦有四窗，故名四明。”⑧丹篆文字，道家朱笔画的符篆，丹

就是红色的朱砂，篆不是篆书，而是画符的笔法，因它的上面一部分有些象篆字，所以叫丹篆。 ⑨响应，如响斯应，即应手立效。 ⑩罗浮，山名，在今广东省增城县，东接博罗县界，南北延长五百里，峰峦四百余，为粤中名山。《元和郡县志》说，这山的西面有浮山，传说是蓬莱山中的一座土山，渡海而来，和罗山并为一体，总称罗浮。 ⑪蒲履，用香蒲做的鞋子，柔软轻便，为道家所常著。 ⑫喷，音逊。喷水，就是喷水。 ⑬洞庭，即今湖南省境内的洞庭湖。 ⑭君山，洞庭湖中的山，在湖南省岳阳县西南洞庭湖中。因它屹立在湖里，好象一座岛屿，所以本篇称之为君山岛。据《水经注》说：这山是上古湘君（舜的二妃娥皇、女英）所游的地方，故名君山。山上有湘妃庙。 ⑮鼉，一种形状象蜥蜴的水族动物，俗名猪婆龙。鳞甲黑色，背毛都有鳞甲象铠。皮很坚厚，可以做鼓，叫鼉鼓。 ⑯岳阳，就是当洞庭湖入长江口为湖南全省门户的晋朝巴陵县，隋、唐称岳州，宋朝在此设岳阳军，才开始有岳阳的名称。辛亥革命后改巴陵为岳阳，从此巴陵的名称逐渐被人淡忘。 ⑰步罡，道家的一种步法，就是照北斗七星方位那样行步。 ⑱真君，古代对道家所谓神仙的尊称。 ⑲返真，就是回归到神仙的地位，这是道家骗人的说法。

本篇见《太平广记》卷六十，《道藏精华录》第九集葛洪《神仙传》卷七中有此篇，但仅有开头一段；后半段在佚名《女仙传》中，见吴增祺编《旧小说》乙集六，兹均据以参校。

这是一篇神仙传说和关于水族动物的故事。刘纲确有其人，仕吴为上虞令，但夫妻一同斗法，刘纲事事败在他妻子手里；樊夫人时隔五六百年，直到唐贞元年间依旧鬓翠如云，肥洁如雪，并度湘潭女道遥成仙，未免过于神乎其神了。不过樊夫人能画符代人治病，并刺杀白鼉，救洞庭碎舟的数百人性命，尽管是裴翎崇饰以惑观者，毕竟都是好事，带有积极浪漫主义色彩。

薛 昭

薛昭者，唐元和末为平陆^①尉，以气义自负，常慕郭代公^②、李北海^③之为人。因夜直宿，囚有为母复仇杀人者，与金而逸之。故县闻于廉使^④，廉使奏之，坐滴为民于海东^⑤。敕下之日，不问家产，但荷银铛^⑥而去。有客田山叟者，或云数百岁矣；素与昭洽，乃赍酒拦道而饮饯之，谓昭曰：“君，义士也，脱人之祸而自当之，真荆、聂^⑦之俦也！吾请从子。”昭不许，固请，乃许之。至三乡^⑧，夜，山叟脱衣贯酒，大醉，屏左右，谓昭曰：“可遁矣。”与之携手出东郊，赠药一粒，曰：“非唯去疾，兼能绝谷。”又约曰：“此^⑨去但遇道北有林藪繁翳处，可且暂匿，不独逃难，当获美姝。”昭辞行，过兰昌宫^⑩，古木修竹，四合其所。昭逾垣而入，追者但东西奔走，莫能知踪矣。昭潜于古殿之西间。及夜，风清月皎，见阶前三美女，笑语而至，揖让升于花茵，以犀杯酌酒^⑪而进之。居首女子酌^⑫之曰：“吉利！吉利！^⑬ 好人相逢，恶人相避。”其次曰：“良宵宴会，虽有好人，岂易逢耶？”昭居窗隙间闻之，又志田生之言，遂跳出曰：“适闻夫人云：‘好人岂易逢耶？’昭虽不才，愿备好人之数。”三女愕然，良久，曰：“君是何人，而匿于此？”昭具以实对。乃设座于茵之南。昭询其姓氏。长曰：“云容张氏。”次曰：“凤台萧氏。”次曰：“兰翘刘氏。”饮将酣，兰翘命骰子，谓三^⑭女曰：“今夕佳宾相会，须有匹偶，请掷骰子，遇采强者，得荐枕席^⑮。”乃遍掷，云容采胜，翘遂命薛郎近云容姊坐，又持双杯而献曰：“真所谓合卺^⑯矣。”昭拜谢之。遂问：“夫人何许人？何以至此？”容曰：“某乃开元中杨贵妃之侍儿也。妃甚爱

惜，常令独舞霓裳①⑦于绣岭宫①⑧，妃赠我诗曰：‘罗袖动香香不已，红蕖袅袅秋烟里，轻云岭上乍摇风，嫩柳池边初拂水。’诗成，明皇吟咏久之，亦有继和，但不记耳。遂赐双金扼臂，因此宠幸愈于群辈。此时多遇帝与申天师①⑨谈道，予独与贵妃得窃听。亦数侍天师茶药，颇获天师悯之。因间处，叩头乞药。师云：‘吾不惜，但汝无分，不久处世如何？’我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天师乃与绛雪丹一粒，曰：‘汝但服之，虽死不坏，但能大其棺，广其穴，含以真玉，疏而有风，使魂不荡空，魄不沉寂，有物拘制，陶出阴阳；后百年，得遇生人，交精之气，或再生，便为地仙耳。’我没兰昌之时，具以白贵妃，贵妃恤之，命中贵人①⑩陈玄造受其事，送终之事，皆得如约，今已百年矣；仙师之兆，莫非今宵良会乎？此乃宿分，非偶然耳。”昭因诘申天师之貌，乃田山叟之魁梧也。昭大惊曰：“山叟即天师，明矣！不然，何以委曲使予符曩日之事哉？”又问兰、凤二子。容曰：“亦当时宫人有容者，为九仙媛①⑪所忌，毒而死之，藏吾穴侧，与之交游，非一朝一夕耳。”凤台请击席而歌送昭，容酒，歌曰：“脸①⑫花不绽几含幽，今夕①⑬阳春独换秋。我守孤灯①⑭无白日，寒云垆①⑮上更添愁。”兰翘和曰：“幽谷啼莺整羽翰，犀沉①⑯玉冷自长叹，月华不忍扃泉户，露滴松枝一夜寒。”云容和曰：“韶光不见分成尘，曾饵①⑰金丹忽①⑱有神，不意薛生携旧律①⑲，独开幽谷一枝春。”昭亦和曰：“误入宫垣①⑳漏网人，月华净①㉑洗玉阶尘，自疑飞到蓬莱①㉒顶，琼艳①㉓三枝半夜春。”诗毕，旋闻鸡鸣。三人曰：“可归室矣。”昭持其衣，超然而去，初觉门户至微，及经闾，亦无所妨。兰、凤亦告辞而他往矣。但灯烛荧荧，侍婢凝立，帐幄绮绣，如贵戚家焉。遂同寝处。昭甚慰喜，如此数夕，但不知昏旦。容曰：“吾体已苏矣，但衣服破故，更得新衣，则可起矣。今有金扼臂，君可持往近县易衣服。”昭惧不敢去，曰：“恐为州邑所执。”容曰：“无惮！但将我白绶去，有急，

即蒙首，人无能见矣。”昭然之，遂出三乡，货之，市其衣服。夜至穴，则容已迎门而笑，引入曰：“但起椽，当自起矣。”昭如其言，果见容体已生，及回顾帷帐，但一大穴，多冥器、服玩、金玉，唯取宝器而出。遂与容同归金陵幽栖，至今见在，容鬓不衰，岂非俱⑳ 饵天师之灵药耳㉑！申师，名元也㉒。

【注释·校勘】①即今山西省平陆县。②郭代公，就是郭子仪，唐华州人，累迁朔方节度使，平安、史之乱，封代国公，世称郭代公。③李北海，就是李邕，字泰和，唐江都人。玄宗时任北海太守，世称李北海。④廉使，就是观察使，等于宋、元的廉访使，明、清的提刑按察使。唐时于各道都设有这官，为一道首长，专管一道内的刑狱。⑤海东，即今山东、苏北黄海沿岸一带地方，因在长安以东，又濒海，故称海东。⑥银铛，锁罪人的刑具。⑦荆聂，指荆轲和聂政，都是战国时为人报仇不顾自己的侠士。⑧三乡，驿名，在今河南省宜阳县西。唐玄宗曾登此望女几山，故刘禹锡有诗云：“三乡驿上望仙山，归制《霓裳羽衣曲》。”⑨《类说》作“东”。⑩兰昌宫，唐玄宗的宫名，据说杨贵妃所居。⑪《类说》作“醴”。⑫酌，把酒酹在地上。⑬《类说》作“吉吉利利”。⑭应作“二”。⑮荐枕席，就是侍寝。最初使用这词汇的是宋玉《高唐赋》。⑯合巹，旧式结婚时夫妻喝的交杯酒。⑰霓裳，指《霓裳羽衣曲》，这是一支舞曲，奏曲时必须伴之以舞。⑱绣岭宫，在陕州城南朱家原，唐显庆年建，见《山堂肆考》。《唐书·地理志》也说在陕州峡石（即今三门峡），但另一说却谓绣岭宫就是华清宫，骊山上有东绣岭、西绣岭。李洞诗：“绣岭宫前鹤发翁，犹唱开元太平曲。”⑲申天师，就是申元之，据说他和罗公远、叶法善一样有道术，很受玄宗宠信，曾于中秋夜引玄宗同游月宫。⑳中贵人，就是宦官、太监。㉑九仙媛，有二说：一说即杨贵妃，一说指高力士。㉒《类说》作“眠”。㉓《类说》作“日”。㉔《类说》作“烟”。㉕原作“陇”，据《类说》改。㉖《类说》作“沉泥”，平仄不叶，疑应作“泥沉”。㉗《类说》作“遇”。㉘《类说》作“或”。㉙律，指律吕，即音乐。这句和下句是战国时齐人邹衍的故事。相传燕国北方有一谷，很肥美，但地质极寒，不生五谷，邹衍吹笛使地温

暖，禾黍就生长繁殖起来，见刘向《七略别录》。⑩《类说》作“墙”。⑪《类说》作“清”。⑫《类说》作“山”。⑬《类说》作“树”。⑭《类说》作“各”。⑮《类说》作“乎”。⑯“也”字应作“之”。申天师名元之，非单名元。

本篇见《太平广记》卷六十九，题名《张云容》，篇末注出《传记》，“记”字当系“奇”字之误。《古今说海》所收，不署撰人。《古今闻见逸事》卷七和《古今图书集成·闻见典》所引，均作裴翎《传奇》，曾慥《类说》也把它列入《传奇》中，甚至近人编的《绎源》于“绛雪”条下也明署《裴翎传奇》，惟解释谓“薛昭遇仙女，得绛雪丹度世”，则大误，应改“张云容遇申天师与绛雪丹，得起死回生”。

唐人传奇以人鬼姻缘为题材的，有李朝威的《柳参军传》，以及托名牛僧孺作实为韦瓘撰的《周秦行纪》，本书中这一类的题材更多，除本篇外，如《颜灌》、《萧旷》、《曾季衡》等都是，内容大都荒诞无稽。象本篇中所说人死百年，吸生人精气，能够复活，更属不经之谈。不过古代文人都好以人鬼通婚为题材，如宋人小说《青琐高议》中的《赵娘记》，明人小说《剪灯》二种中的《金凤钗记》、《田洙遇薛涛联句记》，都是写人鬼姻缘的，直到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还有这类作品。

本篇对后世的影响也相当大，戏曲有金院本《兰昌宫》，元代杂剧作家庾天锡也有《薛昭误入兰昌宫》杂剧，见钟嗣成《录鬼簿》。话本则有《兰昌幽会》，见明晁琛《宝文堂书目》。可惜这些戏曲、话本都已佚失不传，仅能从题名上看出它们都是取材于本篇故事。

元柳二公

元和初，有元彻、柳实者，居于衡山①。二公俱有从父②，为
官浙右③。李庶人④连累，各窜于驩⑤爱州⑥，二公共结行李而
往省焉。至于廉州⑦合浦县。登舟而欲越海，将抵交趾，舣舟于
合浦岸。夜有村人殍神，箫鼓喧哗，舟人与二公仆吏齐往看焉。
夜将午，俄颶风歙起，断缆漂舟，入于大海，莫知所适。霄长鲸之
鬣，抢巨鼈之背；浪浮雪峤，日涌火轮；触蛟室⑧而梭停，撞蜃
楼⑨而瓦解。摆簸数四，几欲倾沉，然后抵孤岛而风止。二公愁
闷而涉焉。见天王尊像，莹然于岭所，有金炉香烬，而别无一物。
二公周览之次，忽睹海面上有巨兽，出首四顾，若有察听，牙森剑
戟，目闪电光，良久而没。逡巡，复有紫云自海面涌出，漫衍数百
步，中有五色大芙蓉，高百余尺，叶叶而绽，内有帐幄，若绮绣错
杂，耀夺人眼。又见虹桥忽展，直抵于岛上，俄有双鬟侍女，捧玉
合，持金炉，自莲叶而来天尊所，易其残烬，炷以异香。二公见之，
前告叩头，辞理哀酸，求返人世。双鬟不答。二公请益良久，女
曰：“子是何人，而遽至此？”二公具以实白之。女曰：“少顷有玉
虚尊师当降此岛，与南溟夫人会约，子但坚请之，当有所遂。”言
讫，有道士乘白鹿，馭彩霞，直降于岛上。二公并拜而泣告。尊
师悯之，曰：“子可随此女而谒南溟夫人，当有归期，可无碍矣。”
尊师语双鬟曰：“余暂修真⑩，毕，当诣彼。”二子受教，至帐前，
行拜谒之礼。见一女，未笄⑪，衣五色文彩；皓玉凝肌，红流腻
艳，神澄沆漑⑫，气肃沧溟⑬。二子告以姓字，夫人哂之曰：“昔
时天台⑭有刘晨，今有柳实；昔有阮肇⑮，今有元彻，昔时有刘、

阮，今有元、柳，莫非天也！”设二榻而坐。俄顷，尊师至，夫人迎拜，遂还坐。有仙娥数辈，奏笙簧箫笛，旁列鸾凤之歌舞，雅合节奏；二子恍惚若梦于钧天^{①⑥}，即人世罕闻见矣。遂命飞觞。忽有玄鹤^{①⑦}，衔彩笺，自空而至，曰：“安期生知尊师赴南溟会，暂请枉驾。”尊师读之，谓玄鹤曰：“寻当至彼。”尊师语夫人曰：“与安期生阔千年，不值南游，无因访话。”夫人遂命侍女进饌，玉器光洁；夫人对食，而二子不得餽。尊师曰：“二子虽未合餽，然为求人间之食而餽之。”夫人曰：“然。”即别进饌，乃人间味也。尊师食毕，怀中出丹篆一卷而授夫人，夫人拜而受之，遂告去。回顾二子曰：“子有道骨，归乃不难，然邂逅相遇，合有灵药相贖。但子^{①⑧}宿分自有师，吾不当为子师耳。”二子拜，尊师遂去。俄海上有武夫，长数丈，衣金甲，仗剑而进，曰：“奉使天真，清道^{①⑨}不谨，法当显戮，今已行刑。”遂趋而没。夫人命侍女紫衣凤冠者曰：“可送客去，而所乘者何？”侍女曰：“有百花桥，可取二子。”二子感谢拜别。夫人赠以玉壶一枚，高尺余。夫人命笔题玉壶诗赠曰：“来从一叶舟中来，去向百花桥上去，若到人间扣玉壶，鸳鸯自解分明语。”俄有桥长数百步，栏槛之上，皆有异花。二子于花间潜窺，见千龙万蛇，递相交绕，为桥之柱^{②①}；又见前海上之兽，已身首异处，浮于波上。二子因诘使者，使者曰：“此兽为不知二君故也。”使者曰：“我不当为使而送子，盖有深意欲奉托，强为此行。”遂襟带间解一琥珀^{②②}合子，中有物，隐隐若蜘蛛形状，谓二子曰：“吾辈，水仙也。水仙，阴也，而无男子。吾昔遇番禺少年，情之至而有子，未三岁，合弃之；夫人命与南岳神为子，其来久矣。闻南岳回雁峰^{②③}使者有事于水府，返日，凭寄吾子所弄玉环往，而使使者隐之，吾颇为恨。望二君子为持此合子，至回雁峰下，访使者庙而投之，当有异变。倘得玉环，为送吾子，吾子亦自当有报效耳。慎勿启之！”二子受之，谓使者曰：“夫人诗云：‘若到人

间扣玉壶，鸳鸯自解分明语。’何谓也？”曰：“子归，有事，但扣玉壶，当有鸳鸯应之，事无不从矣。”又曰：“玉虚尊师云：‘吾辈自有师’，师复是谁？”曰：“南岳太极先生耳，当自遇之。”遂与使者告别。桥之尽所，即昔日合浦之维舟处；回视，已无桥矣。二子询之，时已一十二年，驩、爱二州亲属，已殒谢矣。问道将归衡山，中途因馁而扣壶，遂有鸳鸯语曰：“若欲饮食，前行自遇耳。”俄而道左有盘饌丰备，二子食之，而数日不思他味。寻即达家，昔日童稚，已弱冠^③矣。然二子妻各谢世已三昼。家人辈悲喜不胜，曰：“人云郎君亡没大海，服阙^④已九秋矣。”二子厌人世，体以清虚，睹妻子丧，不甚悲戚。遂相与直抵回雁峰，访使者庙，以合子投之，倏有黑龙，长数丈，激风喷电，折树揭屋，霹雳一声，而庙立碎。二子战栗，不敢熟视。空中乃有掷玉环者，二子取之而送南岳庙。及归，有黄衣少年，持二金合子，各到二子家，曰：“郎君令持此药曰还魂膏，而报二君子，家有毙者，虽一甲子，犹能涂顶而活。”受之，而使者不见。二子遂以活妻室。后共寻云水^⑤，访太极先生，而曾无影响，闷却归。因大雪，见老叟负樵而鬻，二子哀其衰迈，饮之以酒。睹樵担上有太极字，遂礼之为师，以玉壶告之。叟曰：“吾贮玉液^⑥者，亡来数十甲子，甚喜再见。”二子因随诣祝融峰^⑦，自此而得道，不重见耳。

【注释·校勘】①衡山，五岳中的南岳，在湖南省衡山县西北三十里，有七十二峰，以回雁峰为首，岳麓山为足。②从父，伯父叔父的统称。③浙右，就是浙西，方位以西为右。④李庶人，就是李筠，唐朝宗室李神通之孙。德宗时累官浙西盐铁转运使、镇海节度使。宪宗立，意图削平藩镇，诏拜尚书仆射，召他入朝，他不但不入朝，反而虐杀留后王澹和监军使派来的牙将，因此被贬为庶人。⑤驩，指驩州，南朝梁置，原名德州，隋改驩州。唐时曾一度改名日南郡，后又改为驩州，其地即秦之象郡。⑥爱

州，南朝梁置，唐改为九真郡，后又改为爱州。 ⑦廉州，唐置，州治即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 ⑧蛟室，蛟人的住处。据梁任昉《述异记》说：“南海中有蛟人室，水居如鱼，不废机织。”自此以后，即为艺术作品所广泛引用。杜甫诗：“织女机丝虚夜月”，也是用的这一典故。 ⑨春夏两季海面水波平静时，常常可以见到远山船舶或城市宫室，倒映空际。这种现象，旧时叫做蜃楼。 ⑩修真，就是修道。 ⑪古时女子十五岁加笄（插发的针），算是成人。未笄，就是还没有成人的少女。 ⑫沆瀣，就是露气。这里比喻清激。 ⑬沧溟，就是海，这里比喻气度象海那样广阔。 ⑭天台，山名，在浙江省天台县北，为仙霞岭山脉的东支。 ⑮刘晨、阮肇，都是后汉剡溪人。明帝永平年间，同入天台山采药，迷路，遇二仙女迎归，留住半年，返家已七世。 ⑯古人认为天是四方的主宰，又是万物的创造者，好象造陶器的转轮（钧）一样，所以称天的中央为钧天。这里的“梦于钧天”，是春秋时赵简子的故事。《史记》：“赵简子疾，五日不知人，居二日半寤，语大夫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 ⑰玄鹤，黑色的鹤，寿最长。崔豹《古今注》：“鹤寿千岁则变苍，二千岁则变黑。” ⑱原作“子但”，据《类说》改。 ⑲原作“进”，据明钞本改。 ⑳明钞本下有“石”字。 ㉑琥珀，矿物的一种，系远古松柏科植物的树脂埋入地下而成，其中黄色透明的一种，可制器物。 ㉒回雁峰，在湖南省衡阳县南二里，为衡山七十二峰的首峰，因峰势如雁的回旋其翅，故名。一说，雁到衡阳即回归，不再南飞，故名回雁。杜甫诗：“衡阳归雁一封书。” ㉓古时二十岁的少年初加冠为成人，《礼记》：“二十曰弱，冠。”《疏》：“二十成人初加冠，体犹未壮，故曰弱冠。” ㉔服闋，就是守孝期满，解除丧服。 ㉕云水，是古时对游方道士或行脚僧的称呼，意思是说他们好象行云流水一样，转徙无定。 ㉖玉液，道家服食派说是玉的汁，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和金丹的功效一样。 ㉗祝融，见《崔焯》注㉘。祝融峰是衡山七十二峰中的最高峰，因山上有祝融墓，故名。《白帖》：“芙蓉、紫盖、石廩、天柱、祝融五峰最高，祝融于五峰尤高。”

本篇见《太平广记》卷二十五，篇末注出《续仙传》。《续仙传》见《道藏精华录》第九集，题“南唐朝请郎前行溧水县令沈汾

撰，实际是把前人作的有关神仙故事而为《列仙传》、《神仙传》所未载的作品裒集成书，并非创作。《古今说海》所收，不署撰人，题目改为《玉壶记》。曾慥《类说》则把它列入《传奇》，题名《元彻柳实》。故事设境幻异如《崔炜》，人物称谓和反映唐末社会动乱时期一部分知识分子遁世思想如《许栖岩》，可见确是裴翎的作品。

陈 鸾 凤

唐元和中，有陈鸾凤者，海康^①人也。负气义，不畏鬼神，乡党咸呼为“后来周处”。海康者，有雷公庙，邑人虔洁祭祀，祷祝既淫，妖妄亦作。邑人每岁闻新雷日，记某甲子^②，一旬，复值斯日，百工^③不敢动作，犯者不信宿必震死，其应如响。时海康大旱，邑人祷而无应，鸾凤大怒曰：“我之乡，乃雷乡^④也。为神不福，况受人奠酌^⑤如斯；稼穡^⑥既焦，陂池已涸，牲牢^⑦殫尽，焉用庙为？”遂秉炬爇之。其风俗，不得以黄鱼彘肉相和食，食之亦必震死。是日，鸾凤持竹炭刀，于野田中以所忌物相和啖之，将有所伺^⑧。果怪云生，恶风起，迅雷急雨震之。鸾凤乃以刀上挥，果中雷左股而断。雷墮地，状类熊、猪，毛角，肉翼青色，手执短柄刚石斧，流血注然，云雨尽灭。鸾凤知雷无神，遂驰赴家，告其血属^⑨曰：“吾断雷之股矣，请观之。”亲爱愕骇，共往视之，果见雷折股而已。又持刀欲断其颈，啣其肉；为群众共执之，曰：“霆是天上灵物，尔为下界庸人，辄害雷公，必我一乡受祸。”众捉衣袂，使鸾凤奋击不得。逡巡，复有云雷，裹^⑩其伤者，和断股而去。沛^⑪然云雨，自午及酉，涸苗皆立矣。遂被长幼共斥之，不许还舍。于是持刀行二十里，诣^⑫舅兄家，及夜，又遭霆震，天火焚其室；复持刀立于庭，雷终不能害。旋有人告其舅兄向来事，又为逐出。复往僧室，亦为霆震，焚爇如前。知无容身处，乃夜秉炬，入于乳穴^⑬嵌空之处，后雷不能复震矣。三暝，然后返舍。自后海康每有旱，邑人即醮金^⑭与鸾凤，请依前调二物食之，持刀如前，皆有云雨滂沱^⑮，终不能震。如此二十余年，俗号鸾凤为

雨师^⑩。至大和中，刺史林绪知其事，召至州，诘其端倪。鸾凤云：“少壮之时，心如铁石，鬼神雷电，视之若无当者。愿杀一身，请苏万姓，即上玄焉能使雷鬼敢骋其凶臆也？”遂献其刀与绪。厚酬其值。

【注释·校勘】①即今广东省海康县，在雷州半岛。②甲子，就是干支，古人用以纪日，纪年则另用岁阳、岁阴等名词。如岁在甲子，则称闾逢困敦。这里的甲子也是纪日。③百工，各种工匠。④海康一名雷州，西北有雷公山，所以陈鸾凤称之为雷乡。⑤奠酌，具酒肴祭礼，酹酒在地上。⑥种谷叫稼，收谷叫穡，本是农事的总称，一般作田间的农作物稻麦等解。⑦牲指猪，牢指牛羊，古时称祭祀用的牛为太牢，羊为少牢。⑧原作“祠”，据明钞本改。⑨血属，指家属，即有血缘骨肉关系的人，与下文“亲爱”同义。⑩原作“哀”，据明钞本改。⑪原作“虽”，据明钞本改。⑫原作“诸”，据明钞本改。⑬乳穴，乳指石钟乳，生于岩洞中，乳穴就是有石钟乳的岩洞。两广一带，属喀斯脱(karst)地形，所以很多这类岩洞。⑭醮金，就是凑集资财。⑮滂沱，大雨的样子。《诗》：“月丽于毕，俾滂沱矣。”⑯雨师，传说中的司雨之神。古时民智未开，知识愚昧，以为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都有神在主使。

本篇见《太平广记》卷三九四，同样的作品还有沈既济的《雷民传》。《雷民传》也说：“有以彘肉杂鱼食者，霹雳辄至。”鲁迅辑录的唐刘恂《岭表录异》中有《雷公庙》一条，其中也说“有以鱼彘肉同食者，立为霆震。”可见这是取材于雷州半岛的一个民间传说。陈鸾凤在当时也许实有其人，是人民所热爱的敢于反抗封建权威和世俗之见的气盖山河的英雄。我国的民间传说向来是把神祇象征封建统治阶级的，陈鸾凤的和雷公战斗，代表了人民反封建专制主义的精神。裴铤这篇作品相当保持了民间传说的原型，把它和《雷民传》等比较，就显得《雷民传》中所塑造的英雄

形象苍白无力。封建时代的文人敢于把人民的反抗和战斗意志如实表达出来的殊不多见，我们不能不推许裴翎的胆力。

这篇作品篇幅虽短，描写却很出色。陈鸾凤和雷公战斗到底的不屈不挠精神，和世俗的害怕雷公，到处排斥陈鸾凤，都写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我们当然不应过分夸张，说裴翎有反封建思想和改造社会的理想，但他毫不改窜民间传说中的英雄本色，具体地刻画出陈鸾凤这个人物的光辉形象和坚强不屈的性格，至少是值得赞许的。尤其是从陈鸾凤嘴里说出来的“愿杀一身，请苏万姓”这两句话，几乎概括了历史上无数农民起义英雄的胸襟怀抱。在一千年前的我国人民中间，就有这种不惜牺牲一身愿为多数劳动人民造福的思想存在，这是十分可贵的。

高 显

元和中，有高显处士，以钓鱼为业。尝舣舟于昭潭①，夜仅②三更，不寐，忽见潭上有三大芙蕖，红芳颇异，有三美女，各据其上③，俱④衣白，光洁如雪，容华艳媚，莹若神仙，共语曰：“今夕阔水波澄，高天月皎，怡情赏景，堪话幽玄⑤。”其一曰：“旁有小舟，莫听我语否？”又一曰：“纵有⑥，非濯缨之士⑦，不足惮也！”相谓曰：“‘昭潭无底橘洲⑧浮’，信不虚耳⑨！”又曰：“请各言其所好何道。”其次曰：“吾性习释。”其次曰：“吾习道。”其次曰：“吾习儒。”各谈本教道义，理极精微。一曰：“吾昨宵得不祥之梦。”二子曰：“何梦也？”曰：“吾梦子孙仓皇，窟宅流徙，遭人斥逐，举族奔波，是不祥也。”二子曰：“游魂⑩偶然，不足信也。”三子曰：“各算来晨⑪得何物食。”久之，曰：“从其所好，僧、道、儒耳。吁！吾适来所梦，便成先兆，然未必不为祸也。”言讫，逡巡而没。显听其语，历历记之。及⑫旦，果有一僧来渡，至中流而溺。显大骇曰：“昨宵之言不谬耳！”旋踵⑬，一道士舣舟将济，显遽止之；道士曰：“君，妖也。僧偶然耳。吾赴知者所召，虽死无悔，不可失信。”叱舟人而渡，及中流，又溺焉。续有一儒生，挈书囊，径渡。显忌曰：“如前去，僧、道已没矣。”儒正色而言：“死、生，命也。今日吾族祥斋⑭，不可亏其吊礼。”将鼓棹，显挽书生衣袂曰：“臂可断，不可渡。”书生方叫呼于岸侧，忽有物如练，自潭中飞出，绕书生而入；显与渡人遽前，捉其衣襟，縈⑮涎流滑，手不可制。显长吁曰：“命也！顷刻而没三子！”⑯俄而⑰有二客，乘叶舟而至，一叟一少。显遂谒叟，问其姓字。叟曰：“余祁阳山⑱唐勾鳌⑲，

今适长沙，访张法明威仪⑳。”显久闻其高道，有神术，礼谒甚谨。俄闻岸侧有数人哭声，乃三溺死者亲属也。叟诘之，显具述其事。叟怒曰：“焉敢如此害人！”遂开篋，取丹㉑笔篆字，命同舟弟子曰：“为吾持此符入潭㉒，勒其水族，火急他适。”弟子遂捧符而入，如㉓履平地。循山脚行数百丈，观大穴明莹，如人间之屋室。见三白猪寐于石榻，有小猪数十，方戏于旁。及持符至，三猪忽惊起，化白衣美女㉔，小者亦俱为童女，捧符而泣曰：“不祥之梦，果中矣！”曰：“为某启先㉕师，住此多时，宁无爱恋？容三日徙归东海。”各以明珠为献。弟子曰：“吾无所用。”不受而返，具以白叟。叟大怒曰：“汝更为我语此畜生：‘明晨速㉖离此，不然，当使六丁㉗就穴㉘斩之’。”弟子又去。三美女号恸曰：“敬依处分。”弟子归。明晨，有黑气自潭面而出；须臾，烈风迅雷，激浪如山㉙。有三大鱼，长数丈，小鱼无数周绕，沿流而去。叟曰：“吾此行甚有所利，不因子，何以去昭潭之害？”遂与显乘舟东西耳。

【注释·校勘】①昭潭，水名，在今湖南省长沙市南、湘潭县北昭山下。据说周昭王南征不返，没于此潭，故名山为昭山，潭为昭潭。罗含《湘中记》说：昭潭的下面没有底，是湘水最深处。②仪，见《崔炜》篇注㉑。③《类说》作“一”。④原作“但”，据明钞本改。⑤幽玄，深奥的哲理。就是魏、晋的玄言清谈。《类说》此句作“堪诘幽冥”，似与上文不合。⑥《类说》下有“人”字。⑦濯纓之士，比喻清白的读书人。“濯纓”二字的出典，见《孟子·离娄上》：“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⑧橘洲，在湖南省长沙市西湘江中，俗名下洲。旧时多橘树。杜甫诗有“乔口橘洲风浪促”句。⑨《类说》作“语”。⑩游魂，古人错误认为人体内有魂，人睡时作梦，就是魂离体出游。⑪《类说》作“明日”，下有“合”字。⑫《类说》作“明”。⑬旋踵，一转足之间，比喻时间短暂。⑭祥是丧祭名，祥斋，就是有丧事的人家举行斋戒祭祀。这是旧时凶礼之一。⑮齑是涎沫，这里引伸作滑不留手的液汁解。⑯《类说》下有“如神”二字。⑰原作“而俄”，显系误

倒，今乙正。 ⑱祁阳山，在湖南省祁阳县西北，有隐仙岩、栖真岩诸胜。 ⑲唐勾鼈，和下文张法明的生平历史都不详。究竟是否实有其人，抑系传奇小说虚构，只能存疑。 ⑳威仪，是在道观中管理讲经、受职诸法仪则的人。按：道教有玄门十事威仪。陆游《老学庵笔记》中也有关于威仪的记载。 ㉑《类说》作“朱”。 ㉒《类说》下有“底”字。 ㉓《类说》作“若”。 ㉔自“观大穴明莹”以下至本句，《类说》作“睹大蟠石，有三女同卧石上，见符至，化三鱼”。 ㉕《类说》作“天”。 ㉖《类说》作“明日须”。 ㉗六丁，道教神名，就是六甲中的丁神。古代五行的说法，以丙丁代表火，六丁，就是火神。 ㉘《类说》作“仗剑”。 ㉙原作“岛”，据明钞本改。

本篇见《太平广记》卷四七〇，是一篇取材于民间传说的物语故事。物语起源很古，《庄子》中就有鸱鸺嘲笑大鹏的话。裴铏《传奇》中很多这类以物语体裁写动物变人而以拟人法使动物人格化的作品。本篇中能变化美女的物妖，应是鱼而不是猪，篇末既写它们化为大鱼小鱼，不应在穴中却是猪。“猪”字大概是“鱼”字谐音之讹，《类说》中就前后一律作鱼，不作猪。

裴航

唐长庆中，有裴航秀才，因下第，游于鄂渚①，谒故旧友人崔相国②。值相国，赠钱二十万，远挈归于京，因佣巨舟，载于湘汉。同载有樊夫人③，乃国色也。言词间接，帷帐昵洽。航虽亲切，无计道达而会面焉。因赂侍妾袅烟，而求达诗一章，曰：“同为胡越④犹怀想，况遇天仙隔锦屏，倘若玉京⑤朝会去，愿随鸾鹤入青云。”诗往，久而无答。航数诘袅烟，烟曰：“娘子见诗，若不闻，如何？”航无计，因在道求名酝珍果而献之。夫人乃使袅烟召航相识。及褰帷，而玉莹光寒，花明丽景，云低鬟鬓，月淡修眉，举止烟霞外人⑥，肯与尘俗为偶。航再拜揖，睥眄良久之。夫人曰：“妾有夫在汉南⑦，将欲弃官而幽栖岩谷，召某一诀耳。深哀草扰，虑不及期，岂更有情留盼他人？的不然耶？但喜与郎君同舟共济，无以谐谑为意耳。”航曰：“不敢！”饮讫而归。操比冰霜⑧，不可干冒。夫人后使袅烟持诗一章，曰：“一饮琼浆百感生，玄霜捣尽见云英，蓝桥⑨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岖上玉清⑩？”航览之，空愧佩而已，然亦不能洞达诗之旨趣。后更不复见，但使袅烟达寒暄而已。遂抵襄汉⑪，与使婢挈妆奁，不告辞而去。人不能知其所造。航遍求访之，灭迹匿形，竟⑫无踪影。遂饰装⑬归辇下⑭。经蓝桥驿侧近，因渴甚，遂下道求浆而饮。见茅屋三四间，低而复隘。有老姬缉麻苧。航揖之，求浆。姬咄曰：“云英，擎一瓯浆来，郎君要饮。”航讶之，忆樊夫人诗有“云英”之句，深不自会。俄于苇箔⑮之下，出双玉手捧瓷；航接饮之，真玉液也。但觉异香氤郁，透于户外。因还瓯，遽揭箔，睹一女子，露裊

琼英，春融雪彩，脸欺腻玉，鬓若浓云，娇而掩面蔽身，虽红兰之隐幽谷，不足比其芳丽也。航惊怛，植足而不能去，因白嫗曰：“某仆马甚饥，愿憩于此，当厚答谢，幸无见阻。”嫗曰：“任郎君自便，且遂饭仆秣马。”良久，谓嫗曰：“向睹小娘子艳丽惊人，姿容擢世，所以踟蹰而不能适。愿纳厚礼而娶之，可乎？”嫗曰：“渠已许嫁一人，但时未就耳。我今老病，只有此女孙。昨有神仙遗灵丹一刀圭^⑥，但须玉杵臼捣之百日，方可就吞，当得后天而老。君约取此女者，得玉杵臼，吾当与之也，其余金帛，吾无用处耳。”航拜谢曰：“愿以百日为期，必携杵臼而至，更无他许人。”嫗曰：“然。”航恨恨而去。及至京国，殊不以举事^⑦为意，但于坊曲、闹市、喧衢，而高声访其玉杵臼，曾无影响。或遇朋友，若不相识，众言为狂人。数月余日，或遇一货玉老翁，曰：“近得虢州^⑧药铺卜老书，云‘有玉杵臼货之’。郎君恳求如此，此君吾当为书导达。”航愧荷珍重，果获杵臼。卜老曰：“非二百缗不可得。”航乃泻囊，兼货仆货马，方及其数，遂步骤独挈而抵蓝桥。昔日嫗大笑曰：“有如是信士乎？吾岂爱惜女子，而不酬其劳哉？”女亦微笑曰：“虽然，更为吾捣药百日，方议姻好。”嫗于襟带间解药，航即捣之，昼为而夜息。夜则嫗收药臼于内室。航又闻捣药声，因窥之，有玉兔持杵臼，而雪光辉室，可鉴毫芒^⑩。于是航之意愈坚。如此日足，嫗持而吞之，曰：“吾当入洞而告姻戚，为裴郎具帐帟。”遂挈女入山，谓航曰：“但少留此。”逡巡，车马仆隶，迎航而往。俄^⑪见一大第连云，珠扉晃日，内有帐幄屏帟，珠翠珍玩，莫不臻至，愈如贵戚家焉。仙童侍女，引航入帐就礼乞。航拜嫗，悲泣感荷。嫗曰：“裴郎自是清灵^⑫裴真人^⑬子孙，业^⑭当出世，不足深愧老嫗也。”及引见诸宾，多神仙中人也。后有仙女，鬢髻霓衣，云是妻之姊耳。航拜乞，女曰：“裴郎不相识耶？”航曰：“昔非姻好，不醒拜侍^⑮。”女曰：“不忆鄂渚同舟回而抵襄汉乎？”航

深惊怛，息悃陈谢。后问左右，曰：“是小娘子之姊云翘夫人，刘纲仙君之妻也。已是高真^⑤，为玉皇^⑥之女吏。” 姬遂遣航将妻入玉峰洞^⑦中，琼楼殊室而居之，饵以绛雪、琼英之丹，体性清虚，毛发绀绿，神化自在，超为上仙。至大和中，友人卢颢遇之于蓝桥驿之西，因说得道之事，遂赠蓝田美玉^⑧十斤，紫府云丹一粒，叙话永日，使达书于亲爱。卢颢稽颡曰：“兄既得道，如何，乞一言而教授。”航曰：“老子曰：‘虚其心，实其腹^⑨。’今之人，心愈实，何由得道之理？”卢子懵然。而语之曰：“心多妄想，腹漏精溢，即虚实可知矣。凡人自有不死之术，还丹^⑩之方，但子未便可教，异日言之。”卢子知不可请，但终宴而去。后世人莫有遇者。

【注释·校勘】①鄂渚，地名，本是湖北省武汉市西长江中的一个沙洲，古时却作为湖北省的代称。②崔相国，就是崔群，字敦诗，唐武城人。年未弱冠，即中进士，擢甲科。累迁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因与皇甫鎛不协，罢为湖南观察使。穆宗李恒即位，历任武宁、荆南节度使，拜吏部尚书。因他在宪宗朝曾拜相，故称崔相国。③樊夫人，即樊云翘，事迹见前。④胡越，比喻疏远。胡在北，越在南，相去极远。⑤玉京，道家说是太上老君住的地方。⑥烟霞外人，指烟霞以外超脱尘世的所在。这里比喻人的举止不同凡俗。⑦汉南，唐县名，即今湖北省宜城县。⑧冰霜，比喻女子的操守坚贞，人不敢犯。⑨蓝桥，地名，在今陕西省蓝田县东南。古时为驿站所在地，称蓝桥驿。⑩玉清，道家认为，天上有玉清、上清、太清三境，都是神仙住的地方。⑪襄汉，即今湖北省的襄阳县，因它在汉水旁边，故称襄汉。⑫原作“意”，据明钞本改。⑬饰装，整理行装。⑭封建时代京城是皇帝住的地方，而皇帝出行必乘辇（车），所以称京城为辇毂之下，简称辇下。⑮苇箔，芦苇编织的帘子。⑯刀圭，量取药末的工具，是形状象圭璧一样的错刀。一刀圭为方寸匕的十分之一，一方寸匕就是一匙。⑰举事，就是应举子考试的事，一般称为举子业。

⑮虢州，古郡名，隋置，旧治在今河南省卢氏县。唐移治弘农，在今河南省灵宝县南。⑯毫指毫毛，芒指草和谷的细须，比喻极微细的东西。⑰原作“别”，窒碍难通，据《醉翁谈录》及《清平山堂话本》改。⑱原作“冷”，系音同致误，今改正。⑲清灵裴真人，就是裴玄仁，汉扶风阳夏人，生于汉文帝二年，学道于支子元，号清灵真人。⑳业，宿业，古时迷信者认为事由前定。㉑醒，同“省”，意思是说不记得曾在那里拜见过。㉒道家称修道的人为真人。这里的高真比真人还要高，就是上界仙人。㉓玉皇，道家对天帝的称呼。㉔玉峰洞，指西岳华山玉女峰中的洞。㉕蓝田美玉，产于陕西省蓝田县东南蓝田山的玉，是质量最高的玉。㉖“虚其心，实其腹”，语见《老子》第三章，意谓心要空虚，腹要充实。㉗还丹，道家炼丹的循环变化方术。炼丹以九转为贵，九转再炼，就是还丹。

本篇见《太平广记》卷五十，是一篇凡人和神仙缔姻的故事，内容当然也是出于幻想，但这幻想很美，也许它原来就是流行于民间的美丽的神话传说。象这一类题材在唐人传奇中是相当多的，如《后土夫人传》、《华岳灵姻传》、《姚生传》等都是。

这篇故事很为后世所乐道，取为题材写成戏曲的很多：宋代有官本杂剧《裴航相遇乐》；元代有庾天锡杂剧《裴航遇云英》；明代有龙膺的《蓝桥记》、杨之炯的《玉杵记》；清代有黄兆森的《裴航遇仙》等。小说方面，宋、元说话人的底本中也都有这故事，《绿窗新话》中有《裴航遇云英》、《醉翁谈录》辛集卷一有《裴航遇云英于蓝桥》。明晁琛《宝文堂书目》中著录有《蓝桥记》，今见于《清平山堂话本》，内容均系节取本篇，文字也颇有异同。

张 无 颇

长庆中，进士①张无颇，居南康；将赴举，游丐番禺。值府帅②改移，投诣无所，愁疾，卧于逆旅③，仆从皆逃。忽遇善易者袁大娘来主人舍，瞪视无颇曰：“子岂久穷悴耶？”遂脱衣买酒而饮之，曰：“君窘厄如是，能取某一计，不旬朔，自当富贍，兼获延龄。”无颇曰：“某困饿如是，敢不受教。”大娘曰：“某有玉龙膏④一合子，不惟还⑤魂起死，因此亦遇⑥名姝。但立一表白⑦，曰‘能治业疾’，若常人求医，但言不可治，若遇异人请之，必须持此药而一往，自能富贵耳。”无颇拜谢受药。以暖金合⑧盛之，曰：“寒时但出此合，则一室暄热，不假炉炭矣。”无颇依其言，立表。数日，果有黄衣若宦者，扣门甚急，曰：“广利王⑨知君有膏，故使召见。”无颇誌大娘之言，遂从使者而往。江畔有画舸，登之，甚轻疾。食顷，忽睹城宇极峻，守卫甚严。宦者引无颇入十数重门，至殿庭，多列美女，服饰甚鲜，卓然侍立。宦者趋而言曰：“召张无颇至。”遂闻殿上使轴帘，见一丈夫，衣王者之衣⑩，戴远游之冠⑪，二紫衣侍女扶立而临砌，招无颇曰：“请不拜。”王曰：“知秀才非南越⑫人，不相统摄⑬，幸勿展礼。”无颇强拜。王罄折⑭而谢曰：“寡人薄德，远邀大贤，盖缘爱女有疾，一心鍾念。知君有神膏，倘或痊平，实所愧戴。”遂令阿监⑮二人，引入⑯贵主⑰院。无颇又经数重户，至一小殿，廊宇皆缀明玳翠瑯，楹楣焕耀，若布金钿，异香氤郁，满其庭户。俄有二女褰帘，召无颇入。睹真珠绣帐中，有一女子，才及笄年，衣翠罗缕金之襦。无颇切其脉良久，曰：“贵主所疾，是心之所苦。”遂出龙膏，以酒吞之，立愈。贵

主遂抽翠玉双鸾篦^⑱而遗无颇，目成^⑲者久之。无颇不敢受，贵主曰：“此不足酬君子，但表其情耳，然王当有献遗。”无颇愧谢。阿监遂引之见王。王出骇鸡犀^⑳、翡翠碗、丽玉明瑰而赠无颇，无颇拜谢。宦者复引送于画舸，归番禺，主人莫能觉。才货其犀，已巨万矣。无颇睹贵主华艳动人，颇思之。月余，忽有青衣扣门而送红笺，有诗二首，莫题姓字。无颇捧之，青衣倏忽不见。无颇曰：“此必仙^㉑女所制也。”词曰：“羞解明珰寻汉渚，但凭春梦访天涯；红楼日暮^㉒莺飞去，愁杀深宫落砌花。”又曰：“燕语春泥堕锦筵，情愁无意整花钿；寒闺欹枕不成梦，香炷金炉自袅烟。”顷之，前时宦者又至，谓曰：“王令复召，贵主有疾如初^㉓。”无颇忻然复^㉔往，见贵主，复切脉次，左右云：“王后至。”无颇降阶，闻环珮之响，宫人侍卫罗列，见一女子，可三十许，服饰如后妃。无颇拜之。后曰：“再劳贤哲，实所怀惭，然女子所疾，又是何苦？”无颇曰：“前所疾耳，心有击触，而复作焉，若再饵药，当去根干^㉕耳。”后曰：“药何在？”无颇进药合。后睹之，默然，色不乐，慰喻贵主而去。后遂白王曰：“爱女非疾，私其无颇矣。不然者，何以宫中暖金合，得在斯人处耶？”王愀然。良久，曰：“复为贾充女^㉖耶？吾亦当继其事而成之，无使久苦也。”无颇出，王命延之别馆，丰厚宴犒。后王召之曰：“寡人窃慕君子之为人，辄欲以爱女奉托，如何？”无颇再拜辞谢，心喜不自胜^㉗。遂命有司择吉日，具礼待之。王与后敬仰愈于诸婿。遂止月余，欢宴俱极。王曰：“张郎不同诸婿，须归人间，昨夜^㉘检于幽府，云：‘当是冥数。’即寡人之女不至苦矣。番禺地近，恐为时人所怪，南康又远，况别封疆，不如归韶阳^㉙，甚便。”无颇曰：“某意亦欲如此。”遂具舟楫、服饰、异珍、金珠、宝玉^㉚无限。曰：“唯侍卫辈即须自置，无使阴人^㉛，此减算^㉜耳。”遂与王别，曰：“三年即一到彼，无言于人。”无颇挈家居于韶阳，人罕知者。住月余，忽袁大娘扣门见无

颇，无颇大惊。大娘^③曰：“张郎今日赛口^④及小娘子谢^⑤媒人可矣^⑥。”二人各具珍宝赏之，然后告去。无颇诘妻，妻曰：“此袁天纲^⑦女，程先生妻也。暖金合，即某宫中宝也。”后每三岁，广利王必夜至张室，佩金鸣玉，骑从闾咽^⑧，惊动闾里^⑨。后无颇稍畏^⑩人疑訝，于是去之，不知所适。

【注释·校勘】①唐朝进士科制度，举子先就府试，取录则登于朝，叫做乡贡进士；再就礼部试，取录则称登进士第。唐人传奇文中常有“举进士不第”语，即举乡贡进士而未能登进士第。②唐朝府兵制度，天下十道（开元间改为十五道），置府六百三十四。府帅，就是一府的军政长官。③逆旅，就是旅馆。古人以居家为顺境，羁旅为逆境，故称旅馆为逆旅。④玉龙膏，本指面油，见《文昌杂录》。这里的玉龙膏似指一种药物。⑤《类说》作“返”。⑥《类说》作“偶”。⑦表白，旧时算命、行医、卖卜人手里拿的布招子。⑧《类说》下有“子”字。⑨广利王，南海海神的封号。唐玄宗于天宝十载（751）封海神为王：东海为广德王，南海为广利王，西海为广润王，北海为广泽王。⑩《类说》作“服”。⑪远游冠，形式如通天冠，正中竖，顶斜斜，有展簪横于前，为王者所戴。⑫南越，一作南粤，即今两广一带地方。⑬统摄，统治管辖的范围。⑭磬应作磬，磬折，折腰如磬形，就是现在的鞠躬。⑮阿监，就是宫婢，白居易《长恨歌》有“椒房阿监青娥老”句。《类说》作“内竖”。⑯《类说》作“至”。⑰贵主，就是公主，因她门地高贵，故称。⑱双鸾篦，画鸾的篦，古时妇女发上的装饰品。⑲目成，用眼睛表达情意。⑳骇鸡犀，犀角名，就是通天犀。据《抱朴子》说，以通天犀角盛米，置群鸡中，能使鸡惊退，所以南方人称通天犀为骇鸡犀。白居易《醉笔酬刘五主簿》诗：“握中自有骇鸡珍。”㉑《类说》作“神”。㉒《类说》作“过”。㉓《类说》作“贵主有疾如初，王令复召”。㉔《类说》作“而”。㉕《类说》作“病根”。㉖贾充是晋惠帝贾后之父，他的小女儿贾午爱上了他的掾属韩寿，私下偷了御赐的西域奇香送给韩，有人闻到韩寿身上奇香馥郁，在贾充前称道，贾充心疑，取贾午婢拷问，婢白真情，贾充遂把贾午嫁给韩寿。这就是成语“偷香窃玉”的典故。㉗原空阙，据明钞本

补。《古今说海》亦作“胜”。 ⑳原作“梦”，据明钞本改。 ㉑韶阳，古地名，在韶州以南。韶州即今广东省曲江县。 ㉒《类说》作“珍怪金玉”。 ㉓阴人，指妇女。妇女属于阴性，故称。 ㉔算是寿算，减算就是减寿。 ㉕原作“无烦”，误，据《古今说海》改。 ㉖赛是报答的意思，旧时报答祭祀神祇叫做赛神。赛口，就是报答说合姻缘的功劳，意思就是谢媒。 ㉗《类说》作“酬”。 ㉘《类说》作“时也”。 ㉙袁天纲，唐朝成都人，隋时做过盐官令，精相人术，自称胜过严君平。《新唐书》只说他有一个儿子名客师，并没有提到他还有一个女儿袁大娘，更不知他的女婿程先生叫什么名字。但裴铏必有根据。 ㉚闾咽，一作闾噎，与闾溢同，充满的意思。 ㉛“佩金鸣玉”等三句原无，据《类说》补。 ㉜原作“为”，据《类说》改。

本篇见《太平广记》卷三一〇，是一篇人和龙女缔婚的故事，似乎受有李朝威《柳毅传》的影响。考之正史和野乘，袁天纲好像并没有女儿，《续仙传》、《仙传拾遗》、《袁天纲外传》等书也没有关于袁大娘的记载。不过历史上姓字湮没不传的人很多，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是向壁虚构。

本篇对后世文学作品也曾起过相当影响，《六十种曲》中有明杨珽的《龙膏记》，就以本篇故事为题材，把龙宫水府中的广利王及其公主，改成唐宰相元载及其女湘英，还增饰了郭子仪、王缙等人物。明人善于敷演故事，想像力的丰富，倒也不亚于裴铏。

马 拯

唐长庆中，有处士马拯，性冲淡，好寻山水，不择险峭，尽能跻攀。一日，居湘中，因之衡山祝融峰^①，诣伏虎^②师。佛室内道场^③严洁，果食馨香，兼列白金皿。于佛榻上，见一老僧，眉毫雪色，朴野魁梧。甚喜拯来，使仆挈囊。僧曰：“假君仆使近县市少盐酪。”拯许之。仆乃挈金下山去，僧亦不知去向。俄有一马沼山人^④，亦独登此来，见拯，甚相慰悦，乃告拯曰：“适来道中遇一虎，食一人，不知谁氏之子。”说其服饰，乃拯仆夫也。拯大骇。沼又云：“遥见虎食人尽，乃脱皮，改服禅衣，为一老僧也。”拯甚怖惧。及沼见僧，曰：“只此是也。”拯白僧曰：“马山人来，云某仆使至半山路，已被虎伤，奈何！”僧怒曰：“贫道此境，山无虎狼，草无毒螫，路绝蛇虺，林绝鸱鸢，无信妄语耳。”拯细窥僧吻，犹带殷血。向夜，二人宿其食堂，牢扃其户，明烛伺之。夜已深，闻庭中有虎怒，首触其扉者三四，赖户壮而不墮。二子惧而焚香，虔诚叩首于堂内土偶宾头卢^⑤者。良久，闻土偶吟诗曰：“寅人但溺栏中水，午子须分艮畔金，若教特进^⑥重张弩，过去将军必损心。”二子聆之，而解其意曰：“寅人，虎也。栏中，即井。午子，即我耳。艮畔金，即银皿耳。其下两句未能解。”及明，僧叩门曰：“郎君起来食粥。”二子方敢启关。食粥毕，二子计之曰：“此僧且在，我等何由下山？”遂诈僧云：“井中有异。”使窥之。僧窥次，二子推僧堕井，其僧即时化为虎，二子以巨石镇之而毙矣。二子遂取银皿下山。近昏黑而遇一猎人，于道旁张彀弓^⑦，树上为棚而居，语二子曰：“无触我机”。兼谓二子曰：“去山下不远，诸虎方

暴，何不且上棚来？”二子悸怖，遂攀缘而上。将欲人定^⑧，忽三五十人过，或僧、或道、或丈夫、或妇女，歌吟者、戏舞者，前至弮弓所，众怒曰：“朝来被二贼杀我禅和^⑨，今方追捕之，又敢有人张我将军。”遂发其机而去。二子并闻其说，遂诘猎者。曰：“此是依鬼^⑩，被虎所食之人也，为虎前呵道^⑪耳。”二子因徵猎者之姓氏，曰：“名进，姓牛。”二子大喜曰：“土偶诗下句有验矣，特进，乃牛进也；将军，即此虎也。”遂劝猎者重张其箭，猎者然之。张毕登棚，果有一虎，哮吼而至，前足触机，箭乃中其三斑，贯心而踣。逡巡，诸侏奔走却回，伏其虎，哭甚哀，曰：“谁人又杀我将军？”二子怒而叱之曰：“汝辈无知下鬼，遭虎啣死，吾今为汝报仇，不能报谢，犹敢恸哭，岂有为鬼不灵如是？”遂悄然。忽有一鬼答曰：“都不知将军乃虎也，聆郎君之说，方大醒悟。”就其虎而骂之，感谢而去。及明，二子分银与猎者而归耳。

【注释】①祝融峰，见《元柳二公》注⑦。②佛教有降龙伏虎之说，十八罗汉里面也有降龙、伏虎二尊者。但这里的伏虎当是僧人的法名，观下有“师”字可知。③道场，佛寺里诵经礼拜的殿堂。④山人，隐士的称号，意谓山林隐逸之人。⑤宾头卢，十八罗汉中的第一名尊者，全名宾头卢颇堕罗誓。⑥特进，官名。汉制：诸侯王公将军，功德优盛，朝廷所敬异者，赐位特进，位在三公下。魏、晋承袭不变，都是原有官职上的加官。隋、唐改为散官。⑦弮弓，就是窝弓，埋伏着的弩箭机关。旧小说中常有“准备窝弓擒猛虎”语。⑧人定，众人都安睡的时候。⑨禅和子，指参禅拜佛的和尚。⑩依鬼，就是被虎吃掉后受虎役使的鬼。成语中的“为虎作伥”，即指此辈。⑪呵道，与清道、开道同，就是呵止行人，为显贵的人作引导。

本篇见《太平广记》卷四三〇，题材大概也取自民间传说。唐人传奇中写人变虎的事很多，本篇却一反旧套，写虎变和尚，骗

马拯的仆夫下山购物，把他吃掉。驴蒙虎皮，目的不过是吓人，虎蒙佛面，却使人被吃掉还不自觉，这教训是非常深刻的。篇末那些被老虎吃掉却还甘心为虎作伥的伥鬼们的醒悟，也不乏迷途知返的现实教育意义。

封 陟

宝历中，有封陟孝廉①者②，居于少室③。貌态洁朗，性颇贞端。志在典坟④，僻于林藪。探义而星归腐草，阅经而月坠幽窗。兀兀孜孜⑤，俾夜作昼，无非搜索隐奥，未尝暂纵揭时日也。书堂之畔，景象可窥，泉石清寒，桂兰雅淡；戏猿每窃其庭果，唳⑥鹤频栖于涧松。虚籁时吟，纤埃昼闋。烟锁笏箠⑦之翠节，露滋踈躅⑧之红葩。薜蔓衣垣，苔茸毯砌。时夜将午，忽飘异香酷烈，渐布于庭际。俄有輶辇⑨自空而降，画轮轧轧，直凑檐楹。见一仙姝，侍从华丽，玉珮敲磬，罗裙曳云，体欺皓雪之容光，脸夺芙蓉之艳冶，正容敛衽而揖陟曰：“某籍本上仙，谪居下界，或游人间五岳，或止海面三峰。月到瑶阶，愁莫听其风管；虫吟粉壁，恨不亲于鸳衾。燕浪语而徘徊，鸾虚歌而缥缈。宝瑟休泛⑩，虬觥懒斟。红杏艳枝，激含颯于绮殿；碧桃芳萼，引凝睇于琼楼。既厌晓妆，渐融春思。伏见郎君坤仪浚洁，襟量端明，学聚流萤⑪，文含隐豹⑫。所以慕其真朴，爰以孤标，特谒光容，愿持箕帚，又不知郎君雅旨如何？”陟摄衣朗烛，正色而坐，言曰：“某家本贞廉，性惟孤介，贪古人之糟粕⑬，究前圣之指归⑭；编柳⑮苦辛，燃粕⑯幽暗；布被析食，烧蒿茹藜，但自⑰固穷，终不⑱斯滥⑲，必不敢当神仙降顾。断意如此，幸早回车⑳。”姝曰：“某乍造门墙，未申恳迫，辄有诗一章奉留，后七日更来。”诗曰：“谪居蓬岛㉑别瑶池㉒，春媚烟花有所思，为爱君心能洁白，㉓愿操箕帚奉屏帏。”陟览之，若不闻。云辇既去，窗户遗芳，然陟心中不可转也。后七日夜，姝又至，骑从如前时。丽容洁服，艳媚巧言，

入白陟曰：“某以业缘遽紫，魔障欵^②起，蓬山瀛岛^③，绣帐锦官，恨起红茵，愁生翠被。难窥舞蝶于芳草，每妒流莺于绮丛，靡不双飞，俱能对跂。自矜孤寝，转槽空闺。秋却银缸，但凝眸于片月；春寻琼圃，空抒思于残花。所以激切前时，布露丹恳，幸垂采纳，无阻精诚。又不知郎君意竟如何？”陟又正色而言曰：“某身居山藪，志已颛蒙^④，不识铅华，岂知女色，幸垂速去，无相见尤。”妹曰：“愿不贮其深疑，幸望容其陋质，辄更有诗一章，后七日复来。”诗曰：“弄玉^⑤有夫皆得道，刘纲^⑥兼室尽登仙。君能仔细窥朝露，须逐云车拜洞天。”陟览，又不回意^⑦。后七日夜，妹又至，态柔容冶，靓衣明眸，又言曰：“逝波难驻，西日易颓，花木不停，薤露^⑧非久。轻沓泛水，只得逡巡；微竹当风，莫过瞬息。虚争意气，能得几时？恃顽韶颜，须臾槁木。所以君夸容鬓，尚未凋零，固止绮罗，贪穷典籍，及其衰老，何以任持？我有还丹，颇能驻命，许其依托，必写襟怀^⑨，能遣君寿例三松^⑩，臆方两目，仙山灵府，任意追游。莫种槿花^⑪，使朝晨而骋艳；休敲石火^⑫，尚昏黑而流光。”陟乃怒目而言曰：“我居书斋，不欺暗室，下惠^⑬为证，叔子^⑭是师。是何妖精，苦相凌逼？心如铁石，无更多言，倘若迟回，必当窘辱。”^⑮侍卫谏曰：“小娘子回车，此木偶人，不足与语，况穷薄当为下鬼，岂神仙配偶耶？”妹长吁曰：“我所以恳恳者，为是青牛道士^⑯之苗裔。况此时一失，又须旷居六百年，不是细事。於戏！此子大是忍人！”又留诗曰：“萧郎^⑰不顾凤楼人，云泥回车泪脸新，愁想^⑱蓬瀛^⑲归去路，难窥旧苑碧桃春。”^⑳辘轳出户，珠翠响空，泠泠箫笙，杳杳云露。然陟意不移。后三年，陟染疾而终，为太山^㉑所追，束以大锁，使者驱之，欲至幽府。忽遇神仙骑从，清道甚严。使者躬身于路左，曰：“上元夫人^㉒游太山耳。”俄有仙骑，召使者与囚俱来。陟至彼，仰窥^㉓，乃昔日求偶仙妹也。但左右弹指悲嗟。仙妹^㉔遂索追状，曰：“不

能于此人无情④⑦。”遂索大笔判曰：“封陟性虽执迷，操唯坚④⑧洁，实由朴慧，④⑨难责风情，宜更延一纪⑤⑩。”左右令陟跪谢。使者遂解去铁锁，曰：“仙官已释，则幽府无敢追摄。”使者却引归。良久，苏息。后追悔昔日之事，恸哭自咎而已。

【注释·校勘】①汉武帝始令郡国每年举孝廉各一人，历代沿袭这制度，以为定例。隋、唐虽有秀才科，但举孝廉的制度已经废止。这里仍称孝廉，其实并非由郡守荐举的贤才，不过是和秀才同义的称呼。②《醉翁谈录》下有“字少登”三字。③少室，山名，在河南省登封县北太室山西，有三十六峰，为颍水发源地。《醉翁谈录》“少室”下有“山”字，是。④典坟，指三坟五典。三坟是记载伏羲、神农、黄帝历史的书；五典是记载少昊、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历史的书，其实都出于后人的伪造，这里也只是作为古籍的代称。⑤兀兀孜孜，勤勉的样子。⑥原作“泪”，误，据《世界文库》本改。⑦篔簹，都指竹。⑧踟躅，花名。古时凡杜鹃花、山踟躅、羊踟躅等，都省称踟躅。⑨輶，古时妇女乘坐的四面有帷帐遮蔽的车。⑩古乐器琴、瑟等的弦震动时发出来的音，叫做泛音。这里只是作弹奏解。⑪学聚流萤，是晋朝车胤的故事。车胤家贫好学，夏夜没有灯火，扑了数十枚流萤盛在绢囊里照书。⑫文含隐豹，是《列女传》上陶答子妻的故事。陶答子治陶三年，名誉不立，家富三倍。他的妻抱儿而泣。姑怒，以为不祥。陶答子妻说：“妾闻南山有玄豹，饮雾而七日不食，欲以泽其衣毛，成其文章。至于犬豕，肥以取之，逢祸必矣。”过了一年，陶答子家果然被盗。⑬这话出于《庄子·天运篇》，是齐桓公对轮扁说的。糟粕应作“糟魄”，义同，指古人留下的典籍。⑭指归，言论意旨的归趋。⑮编柳，《楚国先贤传》说：“孙敬在太学，编柳为简以写经。”⑯燃粕，就是燃糠。南齐顾欢笃志好学，躬耕以养母，夜则燃糠诵书。见《南齐书》。⑰《醉翁谈录》作“君子”。⑱《醉翁谈录》作“宁敢”。⑲这两句套用《论语》“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意思是说君子虽然穷，但毕竟不象小人穷时那样胡作非为。⑳《醉翁谈录》下有“无相渍也”四字。㉑蓬岛，指神话传说中海上三神山之一的蓬莱山，因它在海中，故称。《醉翁谈录》“岛”字作“岳”。㉒瑶池，

神话传说中说是女仙西王母住的地方。 ②此句《醉翁谈录》作“久稔高名先德望”。 ③原作“刺”，误，今改正。 ④瀛岛，指神话传说中海上三神山之一的瀛洲山，也因在海中而称“岛”。 ⑤颛蒙，自谦愚鲁无知。 ⑥弄玉，春秋时秦穆公的女儿，嫁给萧史。萧史能吹箫作风鸣，和弄玉结婚后就教弄玉吹箫。传说他们夫妻吹箫招来一龙一凤，一同乘了上天。 ⑦“纲”误作“刚”，今改正。刘纲事迹，见《樊夫人》篇。 ⑧此六字《醉翁谈录》作“观其诗了，陟又曰：《诗》云：‘娶妻如何？匪媒不得。’《易》曰：‘君子非币之交不亲。’其所以然者，正欲名分之正也。今辄与仙姝讲好，人其谓我何？毋劳再三！”这一段文字和裴铏文体不类，显系后世道学家借以发挥其迂腐的论调，非《传奇》原书所有，故仅列校记，不阑入正文。 ⑨薤露，本是古挽歌名，意思是说人的生命好比薤上的露珠，容易干灭。这里的用法和朝露相同，不作挽歌解，只是比喻生命存在时间的短暂。 ⑩必写襟怀，意谓一定把一片诚心完全披露在你面前。 ⑪三松，松树的寿命很长，最长的能达到三千岁。《醉翁谈录》此句作“寿比古椿”。 ⑫木槿的花，朝开暮落。 ⑬击石所发的火，倏明倏灭。 ⑭下惠，就是春秋时鲁国人展禽，居柳下，谥惠。他是个不好色的人，即使有女人坐在他怀中，他也不及于乱。 ⑮叔子，晋朝羊祜的表字。他待人以诚，都督荊州时，和吴将陆抗对垒。陆抗生病，羊祜送药给他，抗服药无所疑。有人劝抗要稍存戒心，抗说：“岂有鸩人羊叔子哉？” ⑯自“陟乃怒目而言曰”以下十句《醉翁谈录》作“失身陷义，虽生奚益？我不欺暗室，何苦相凌”。文较卑弱，当是后人妄改。 ⑰青牛道士，指汉朝封衡，字君达，陇西人。常乘青牛，故号青牛道士。 ⑱古时泛称男子为萧郎，女子为萧娘。 ⑲《醉翁谈录》作“杀”。 ⑳《醉翁谈录》作“菜”。 ㉑《醉翁谈录》下有“又曰：‘好留住，他日相逢，悔之已暮’”十三字，语极卑下庸俗，显系后人妄增。 ㉒太山，就是东岳泰山。古时认为，人死后魂魄归于泰山，因为泰山有天孙，主招魂。见张华《博物志》。 ㉓上元夫人，神话传说说是统领十万玉女名笪的仙女，三天上元的官，见托名班固撰的《汉武帝内传》。 ㉔仰窥，《醉翁谈录》作“仰视金辂中”。 ㉕《醉翁谈录》作“夫人”。 ㉖《醉翁谈录》此句作“若论陟封无情，合与灭没，然一见之日，不能忘情”。 ㉗《醉翁谈录》作“性甚贞”。

④《醉翁谈录》作“实”，与上“实”字犯复。 ⑤一纪，十二年。

本篇见《太平广记》卷六十八，《古今说海》所收，题目改名《少室仙姝传》，不署撰人。唐人传奇中以仙女求偶凡人为题材的，还有《卢氏逸史》中的《紫素元君传》，内容情节大多和本篇雷同，不过辞藻远不如本篇华美。传奇文伴随韩、柳的提倡古文运动而盛极一时，语句虽也间杂骈俪，但故事的内容情节大多是用散文来写，象本篇这样通体骈四俪六的，殊不多见。作者似乎是受了张文成《游仙窟》的影响，而以《紫素元君传》为蓝本加以渲染。

唐人传奇中有一部分作品，是以肉眼不识神仙以致后来懊悔莫及的故事为题材的，如《幽怪录》中崔生遇玉卮娘子的事，《异闻录》中三女星配姚御史子故事，《后土夫人传》中韦安道遇后土夫人的故事等都是。大概当时侈谈神仙的人有这样一种传说，传奇文的作者便借此推波助澜，以夸饰凡人交臂错过神仙的悔恨之情。全篇虽是以骈体文写的，但封陟那种书呆子性格仍旧跃然纸上，裴翎的艺术构思和表现力确实不凡。

这篇故事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历代采作戏曲题材的很多。宋官本杂剧有《封陟中和乐》，金院本有《封陟》，元杂剧有庾天锡的《封陟先生骂上元》和杨文奎的《封陟遇上元》。这几种戏曲现在虽均已失传，但据《曲海总目提要拾遗》所载，元杂剧的内容，完全和本篇故事相同。

蒋 武

宝历中，有蒋武者，循州①河源②人也。魁梧伟壮，胆气豪勇。独处山岩，唯求猎射而已。善于蹶张③，每赍弓挟矢，遇熊罴④虎豹，靡不应弦而毙，剖视其馘，皆一一贯心焉。忽有物叩门，甚急速；武隔扉而窥之，见一猩猩，跨白象。武知猩猩能言，而诘曰：“与象叩吾门，何也？”猩猩曰：“象有难，知我能言，故负吾而相投耳。”武曰：“汝有何苦，请话其由。”猩猩曰：“此山南二百余里，有嵌空之大岩穴，中有巴蛇⑤，长数百尺，电光而闪其目，剑刃而利其牙，象之经过，咸被吞噬，遭者数百，无计避匿；今知山客⑥善射，愿持毒矢而射之，除得此患，众各思报恩矣。”其象乃跪地，洒涕如雨。猩猩曰：“山客若许行，便请挟矢而登。”武感其言，以毒淬矢而登。果见双目，在其岩下，光射数百步。猩猩曰：“此是蛇目也。”武怒，蹶张端矢，一发而中其目；象乃负而奔避。俄若穴中雷吼，蛇跃出蜿蜒，或掖或踊，数里之内，林木草芥如焚。至暝，蛇殒。乃窥穴侧，象骨与牙，其积如山，于是有十象，以长鼻各卷其红牙一枚，跪献与武，武受之，猩猩亦辞而去，遂以前象负其牙而归。武乃大有资产。⑦忽又有猩猩跨虎，持金钗钏数十事而告曰：“此虎一穴雌雄三子，遭一黄兽，擒其耳，醢⑧其脑。昨见山客脱象之苦，因来相投。”武挟矢欲行，见前者跨象猩猩至，曰：“昨五虎凡噬数百人。天降其兽，食其四矣。今山客受赂，欲射兽，是养虎噬人。观其钗钏，可知食妇人多少。跨虎猩猩，同恶相济。”武惭曰：“吾当留意。”回矢殒虎，踏其猩猩。悬钗钏于门。村人多来认云：“为虎所食。”武一无所取。

【注释·校勘】①循州，隋置，后改名龙川郡。唐复名循州，一度改名海丰郡，又改循州。故治在今广东省惠阳县东北。②河源，今广东省河源县。③蹶张，以脚踏空射箭。④罽，熊的一种，俗称人熊。⑤巴蛇，大蛇。《山海经》有巴蛇吞象的记载。⑥山客，猎人。⑦以下文字原无，据《类说》补。⑧醢，原是脔割或斩成肉酱的意思，这里作吃解。

本篇见《太平广记》卷四四一，大概也是采自民间传说，或者是根据《山海经》所说“巴蛇吞象，三岁而出其骨”的说法构成这篇故事。后面的一段猩猩载虎，以钗钏遗蒋武的故事，为原书所无，只有《类说》有之。衡诸本书其他各篇的写法，都不止只写一事，所以这一段应为原文所有，特补之如上。

邓 甲

宝历中，邓甲者，事茅山^①道士峭岩。峭岩者，真有道之士，药变瓦砾，符召鬼神。甲精恳虔诚，不觉劳苦，夕少安睫，昼不安床。峭岩亦念之，教其药，终不成；受其符，竟无应。道士曰：“汝于此二般无分，不可强学。”授之禁天地蛇术^②。寰宇之内，唯一人而已。甲得而归焉。至乌江^③，忽遇会稽^④宰遭毒蛇螫其足，号楚之声，惊动闾里，凡有术者，皆不能禁。甲因为治之，先以符葆其心，痛立止。甲曰：“须召得本色蛇^⑤，使收其毒，不然者，足将刖矣。是蛇疑人禁之，应走数里。”遂立坛于桑林中，广四丈，以丹素^⑥周之。乃飞篆字^⑦，召十里内蛇。不移时而至，堆之坛上，高丈余，不知几万条耳。后四大蛇，各长三丈，伟如汲桶，蟠其堆上。时百余步草木，盛夏尽皆黄落。甲乃跣足攀缘上其蛇堆之上，以青籬^⑧敲四大蛇脑曰：“遣汝作五主^⑨，掌界内之蛇，焉得使毒害人？是者即住，非者即去。”甲却下，蛇堆崩倒，大蛇先去，小蛇继往，以至于尽。只有一小蛇，土色，肖箸^⑩，其长尺余，懵然不去。甲令舁宰来，垂足，叱蛇收其毒。蛇初展缩，难之。甲又叱之，如有物促之，只可长数寸耳，有膏流出其背，不得已而张口向疮吸之。宰觉其脑内有物，如针走下。蛇遂裂皮成水，只有脊骨在地。宰遂无苦，厚遗之金帛。时维扬^⑪有毕生，有常弄蛇千条，日戏于闾闾^⑫，遂大有资产，而建大第。及卒，其子鬻其第，无奈其蛇，因以金帛召甲。甲至，与一符，飞其蛇过城垣之外，始货得宅。甲后至浮梁县^⑬，时逼春风，有^⑭茶园之内，素有蛇毒，人不敢啜^⑮其茗，毙者已数十人。邑人知甲之神术，敛金帛，令

去其害。甲立坛，召蛇王，有一大蛇如股，长丈余，焕然锦色，其从者万条，而大者独登坛，与甲较其术。蛇渐立，首隆数尺，欲过甲之首；甲以杖上拄其帽而高焉。蛇首竟困，不能逾甲之帽，蛇乃踣为水，馐蛇皆毙。倘若蛇首逾甲，即甲为水焉。从此茗园遂绝其毒虺。甲后居茅山学道，至今犹在焉。

【注释·校勘】①茅山，一名句曲山，在江苏省句容县东南。汉茅盈与其弟茅衷、茅固居此山，世称三茅君。②禁天地蛇术，是方士的一种禁咒厌胜术，据说用这种禁咒的法术召蛇，能够使蛇听从命令。③乌江，在安徽省和县东北苏皖交界的乌江镇，就是项羽兵败自刎的地方。④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县。⑤本色蛇，即本来的蛇，就是螯会稽宰的原蛇。⑥丹素，朱笔画符箓的白绢。⑦篆字，就是符箓。道士画的符像鸟篆一样，所以叫做符篆。⑧篠，青竹杖。⑨五主，就是东南西北中五方蛇的主宰。⑩箸，同筴，筷子。⑪维扬，就是扬州。⑫阆阆，市街商铺。⑬浮梁县，旧县名，在江西省。唐、宋时为商贾集中地，尤以贩茶船为多。白居易《琵琶行》有“上月浮梁卖茶去”句。现已撤销，并入景德镇市。⑭“风有”二字，明钞本作“凡是”。⑮原作“掇”，误，今改正。

本篇见《太平广记》卷四五八，是一篇以捕蛇者的故事为题材的作品，大概也是采自民间传说。从题材上看，有些近似柳宗元的《捕蛇者说》。不过《捕蛇者说》旨在比喻，本篇则专写捕蛇者邓甲的技能和他同蛇斗法的故事，不带什么比喻性质。

赵 合

进士赵合，貌温气直，行义甚高。大和初，游五原^①，路经沙碛，睹物悲叹。遂饮酒，与仆使并醉^②，因寝于沙碛。中宵半醒，月色皎然，闻沙中有女子悲吟曰：“云鬓消尽转蓬稀，埋骨穷荒无所依，牧马不嘶沙月白，孤魂空逐雁南飞。”合遂起而访焉。果有一女子，年犹未笄，色绝代，语合曰：“某姓李氏，居于奉天^③，有姊嫁洛源^④镇帅，因往省焉。道遭党羌^⑤所虏，至此挝杀，劫其首饰而去。后为路人所悲，掩于沙内，经今三载。知君颇有义心，倘能为归骨于奉天城南小李村，即某家粉榆^⑥耳，当有奉报。”合许之，请示其掩骼处；女子感泣，告之。合遂收其骨，包于囊中，伺旦。俄有紫衣丈夫跃骑而至，揖合曰：“知子仁而义，信而廉，女子启祈，尚有感激。我李文悦^⑦尚书^⑧也。元和十三年曾守五原，为犬戎^⑨三十万围逼，城池之四隅，兵各厚十数里。连弩洒雨，飞梯排云，穿壁决壕，昼夜攻击；城中负户^⑩而汲者，矢如猬毛。当其时，御捍之兵才三千，激厉其居人，妇女老幼，负土而立者，不知寒馁。犬戎于城北造独脚楼，高数十丈，城中巨细，咸得窥之。某遂设奇计定，中其楼立碎，羌酋愕然，以为神功。又语城中人曰：‘慎勿拆屋烧，吾且为汝取薪。’积于城下，许人钓上。又太阴^⑪稍晦，即闻城之四隅，多有人物行动声，言云：‘夜攻城耳。’城中慑栗，不敢暂安。某曰：‘不然。’潜以铁索下烛而照之，乃空驱牛羊行，胁其城，兵士稍安。又西北隅被攻摧十余丈，将遇昏晦，群胡大喜，纵酒狂歌，云：‘候明晨而入。’某以马弩五百，张而拟之，遂下皮墙障之，一夕并工暗筑，不使有声，涤之

以水；时寒，来日冰坚，城之莹⑫如银，不可攻击。又羌酋建大将之旗，乃赞普⑬所赐，立之于五花营内；某夜穿壁而夺之如飞，众羌号泣，誓请还前掳掠之人而赎其旗，纵⑭其长幼妇女百余人，得其尽归，然后掷旗而还之。时邠、泾⑮救兵二万人临其境，股栗不进。如此相持三十七日，羌酋乃遥拜曰：‘此城内有神将，吾今不敢欺。’遂卷甲而去，不信宿，达宥州⑯，一昼而攻破其城，老少三万人，尽遭掳去。以此利害，则余之功及斯城不细。但当时时相使余不得仗节⑰出此城，空加一貂蝉⑱耳。余闻锺陵⑲韦大夫⑳旧筑一堤，将防水潦，后三十年，尚有百姓及廉问㉑周公感其功，而奏立德政碑峨然。若余当时守壁不坚，城中之人，尽为羌胡之贱隶，岂存今日子孙乎？知子有心，请白其百姓，讽其州尊，与立德政碑足矣。”言讫，长揖而退。合既受教，就五原以语百姓及刺史，俱以为妖，不听；惆怅而返。至沙中，又逢昔日神人，谢合曰：“君为言五原，无知之俗，刺史不明。此城当有火灾，方与祈求幽府，吾言于五原之事不谐，此意亦息，其祸不三旬而及矣。”言讫而没。果如期灾生，五原城僮死万人，老幼相食。合挈女骸骨至奉天，访得小李村而葬之。明日，道侧，合遇昔日之女子来谢，而言曰：“感君之义，吾大父乃贞元中得道之士，有《演参同契》㉒、《续混元经》㉓，子能穷之，龙虎之丹㉔，不日而成矣。”合受之，女子已没。合遂舍举㉕，究其玄微㉖，居于少室。烧之一年，皆使瓦砾为金宝；二年，能起毙者；三年，饵之能度世㉗。今时有人遇之于嵩岭㉘耳。

【注释·校勘】①五原，郡名，汉置，即秦九原郡。今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就是当时的郡治。②原空格，据明钞本补。③奉天，县名，唐置。故城在今陕西省乾县。唐德宗李适在朱泚反叛时曾避难于此。④洛源，地名，隋置，唐因之。故治在今甘肃省庆阳县东北，《元和郡县志》说是洛水

的发源地，故名。⑤党羌，即党项，部落名，汉西羌别种。唐时居古析支之地，在今青海省大积石山及西宁、贵德等处。现在西藏的唐古特人，即其种族。⑥粉榆，即桑梓。故乡。⑦李文悦，两《唐书》都没有为他立传。他曾和韩愈、李宗闵等同登华山，韩愈在《华岳题名》中记载他当时的官衔是左骁卫威远军使兼御史大夫。从《旧唐书·本纪》中知道他在敬宗宝历元年以右金吾将军出为丰州刺史、天德军防御使；文宗大和二年，为灵武节度使，六年，为沔海密沂节度使，都是外任武职，这里他又自称尚书，似乎曾在朝内供职，使人对他的仕履愈感迷惑。⑧尚书，官名，隋、唐均置尚书省，以左右仆射分管六部，地位等于宰相。李文悦虽领方镇，为节度使，似乎也不应自称尚书，但他既曾兼御史大夫，则内迁为尚书亦有可能。⑨犬戎，古时汉族对西方少数部族的诬蔑称呼，一名畎夷，又名昆夷，义同。⑩负户，背着门板，目的在避矢石。⑪太阴，月亮的别名。⑫原作“圭”，据《古今说海》改。⑬赞普，唐时吐蕃君长的称号。据《新唐书·吐蕃传》说：“其俗谓强雄曰赞，丈夫曰普，故号君长曰赞普。”⑭原作“钧”，据明钞本改。⑮邠、泾，两州名。邠州，即今陕西省彬县；泾州，即今甘肃省泾原县。⑯宥州，唐置，即河套地方，有新旧二州：旧宥州在盐州东北三百里，新宥州在旧宥州东北三百里。按元和十三年冬十月吐蕃确曾寇宥州，但为灵武节度使杜叔良所击破，似无攻陷宥州事。⑰仗节，持符节和斧钺，是古时拜将的仪式。但这里不是指拜帅，而是唐朝中央政府授与藩镇军阀的军符节钺，如“使持节都督某州诸军事”等。⑱貂蝉，古时一般武官冠上的饰物。这里比喻只加了一些空头衔，好比在帽子上插了一根貂尾和黄金玳做的蝉饰一样。⑲鍾陵，郡名，晋置，后废。梁、陈时复置，隋唐复置，后废，并入南昌。故治在今江西省进贤县西北。⑳原作“韦夫人”，误，据《古今说海》改。韦大夫，即韦丹，字文明。元和二年任洪州观察使，筑堤三尺，长十二里，使江湖不致淹没民田，有功于人民。详见杜牧撰《唐故江西观察使武阳公韦公遗爱碑》，见《樊川文集》。㉑廉问，就是按察使，后世称为廉访。㉒《演参同契》，葛洪《神仙传》说是魏伯阳所作，是一种假借《易经》爻象论炼丹的书，道家服食派奉之为经典。书名《参同契》，意思是以《周易》、黄老、炉火三家相参同而归于—，以契大道。

⑳《续混元经》，道家经典的一种，多言炼丹服食的事。㉑龙虎是水火的意思。道家服食派的荒谬说法，认为水火既济而金丹成，所以道家修炼的丹药多以龙虎命名。㉒舍举，放弃应举考试的事，即弃举子业而不为。㉓道家的学说叫做玄学。这里的究玄微，不是探讨深奥的哲理，而是指研究道家服食派修炼烧丹的方法。㉔度世，即出世，就是脱离现世。㉕嵩岭，就是嵩山。

本篇见《太平广记》卷三四七，《古今说海》所收，不署撰人。

传奇小说在情节结构上的一个特色，是虚实相间；因为如果完全出于虚构，则设想虽奇，也不容易使人相信，惟有用虚虚实实笔法，才能眩惑读者的眼光。篇中的李文悦实有其人，他击退吐蕃，解盐州之围也实有其事，据《续通志·四夷传》“吐蕃”条载：“元和十四年，吐蕃分兵十五万围盐州，刺史李文悦合朔方将史敬奉击破之。”从这记载看来，李文悦确是一位骁将，可惜他的战绩正史野史都缺少记载，如果本篇所载属实，倒也足补史家之阙，可惜这记载不见得可靠，因为李文悦并不是死在边疆上的，他在大和六年已经调任兖海密沂节度使了。作者把故事发生的年代放在大和初，就显然露出了破绽，因为《旧唐书·文宗纪》明明记载着：“大和六年七月，以前灵武节度使李文悦为兖海密沂节度使。”既然他大和六年还生存在山东任上，怎么大和初就会成为他乡之鬼求助于赵合呢？李文悦离兖海密沂节度使任，大概在大和八年，代他的人是崔戎。这年，废节度，改为观察使，崔戎就是以兖海观察使名义上任的，到任不久就死了。李商隐在《代安平公（即崔戎）遗表》中提到“准前使李文悦例”，就可见李文悦并没有死在边疆上，更不会托赵合去向五原官民要求为他立德政碑。

曾 季 衡

大和四年春，盐^①州^②防御使^③曾孝安有孙曰季衡，居使宅西偏院，室屋壮丽，而季衡独处之。有仆夫告曰：“昔王使君^④女暴终于此，乃国色也；昼日，其魂或见于此，郎君慎之！”季衡少年好色，愿睹其灵异，终不以人鬼为间。频炷名香，颇疏凡俗，步游闲处，恍然凝思。一日晡时，有双鬟前揖曰：“王家小娘子遣某传达厚意，欲面拜郎君。”言讫，瞥然而没。俄顷，有异香袭衣，季衡乃束带伺之；见向双鬟引一女而至，乃神仙中人也。季衡揖之，问其姓氏。曰：“某姓王氏，字丽真。父今为重镇，昔侍从大人牧此城，据此室，无何物故，感君思深杳冥，情激幽壤，所以不间存歿，颇思神会。其来久矣，但非吉日良时；今方契愿，幸垂留意。”季衡留之款会，移时乃去，握季衡手曰：“翌日此时再会，慎勿泄之于人。”遂与侍婢俱去。自此每及晡一至，近六十余日，季衡不疑。因与大父^⑤麾下将校说及艳丽，误言之，将校惊惧，欲实^⑥其事，曰：“郎君将及此时，愿一扣壁，某当与二三辈潜窥焉。”季衡亦终不能扣壁。是日，女郎一见季衡，容色惨怛，语声嘶咽，握季衡手曰：“何为负约而泄于人，自^⑦此不可更接欢笑矣！”季衡惭悔，无词以应。女曰：“殆非君之过，亦冥数尽耳！”乃留诗曰：“五原^⑧分袂真^⑨胡越，燕拆莺离芳草竭^⑩。年少烟花处处^⑪春，北邙^⑫空恨清秋月。”季衡不能诗，耻无以酬，乃强为一篇曰：“莎^⑬草^⑭青青雁欲归，玉腮珠泪洒临歧，云鬟飘去香风尽，愁见莺啼红树枝。”女遂于襦带解蹙金结花合子，又抽翠玉双凤翘一只，赠季衡曰：“望异日睹物思人，无以幽冥为隔。”季衡搜书篋中，得小金缕

花如意，酬之。季衡曰：“此物虽非珍异，但贵其名如意，愿长在玉手操持耳。”又曰：“此别何时更⑮会？”女曰：“非一甲子，无相见期。”言訖，呜咽而没。季衡自此寢寐求思，形体羸瘵。故旧丈人⑯王回，推其方术，疗以药石，数月方愈。乃询五原纫针妇人⑰，曰：“王使君之爱女，不疾而终于此院，今已归葬北邙山，或阴晦而魂游于此，人多见之。”则女诗云“北邙空恨清秋月”也。

【注释·校勘】①原作“监”，误。监州乃监司和州司的合称，下面不应更有“防御使”字样，显系盐州地名而被刻工误刻为监州，今据《古今说海》改正。②盐州，西魏置，隋改盐川郡，唐仍为州，而以盐川郡属之，属关内道。故城在今甘肃省盐池县北。③防御使，武官名，唐置，位在团练使下。唐在大都要害的地方都置防御使，以治军事，由刺史兼任。④使君，指州刺史。汉以来均称州刺史为使君，唐人也有以之称镇帅的，如赵嘏诗“今日青娥属使君”。⑤大父，即祖父。⑥原作“然”，据明钞本改。⑦《类说》作“直”。⑧《类说》作“无缘”。⑨《类说》作“各”。⑩《类说》作“歌”。⑪《类说》作“在在”。⑫北邙，山名，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北，封建时代为王侯公卿的葬地。⑬《类说》作“江”。⑭莎草，一年生草，产道旁及园中，茎三角形，高尺许，叶细长而硬，可作笠和蓑衣。旧时说它的根就是香附子。⑮《类说》作“再”。⑯丈人，旧时对年长者的通称。⑰纫针妇人，就是缝穷妇，以缝补衣服为业。

本篇见《太平广记》卷三四七，《唐人说荟》收入郑瞞纂的《才鬼记》中，《古今说海》所收则不署撰人。故事也和《薛昭》一样，是写人鬼结合的，内容无足称述。

萧 旷

大和中①，处士萧旷，自洛东游，至孝义馆②，夜憩于双美亭。时月朗风清，旷善琴，遂取琴弹之。夜半，调甚苦。俄闻洛水③之上，有长叹者，渐相逼，乃一美人。旷因舍琴而揖之曰：“彼何人斯？”女曰：“洛浦神女④也。昔陈思王⑤有赋，子不忆耶？”旷曰：“然。”旷又问曰：“或闻洛神即甄皇后⑥，谢世，陈思王遇其魄于洛滨，遂为《感甄赋》，后觉事之不正，改为《洛神赋》，托意于宓妃⑦，有之乎？”女曰：“有之⑧，妾即甄后也，为慕陈思王之才调，文帝⑨怒而幽死，后精魄遇王于洛水之上，叙其冤抑，因感而赋之，觉事不典，易其题，乃不缪矣。”俄有双鬟，持茵席、具酒肴而至。谓旷曰：“妾为袁家新妇时，性好鼓琴，每弹至《悲风》⑩及《三峡流泉》⑪，未尝不尽夕而止。⑫适闻君琴韵清雅，愿一听之。”旷乃弹《别鹤操》⑬及《悲风》，神女长叹曰：“真蔡中郎之侔也！”问旷曰：“陈思王《洛神赋》如何？”旷曰：“真体物浏亮，为梁昭明⑭之精选尔。”女微笑曰：“状妾之举止云：‘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得无疏矣？”旷曰：“陈思王之精魄，今何在？”女曰：“见为遮须国王。”⑮旷曰：“何谓遮须国？”女曰：“刘聪⑯子⑰死而复生，语其父曰：‘有人告某云：遮须国久无主，待汝父来作主。’即此国是也。”俄有一青衣，引一女，曰：“织绡娘子至矣。”神女曰：“洛浦龙君之处女，善织绡于水府，适令召之尔。”旷因语织绡曰：“近日人世，或传柳毅⑱灵姻之事，有之乎？”女曰：“十得其四五尔，余皆饰词，不可惑也。”旷曰⑲：“或闻龙畏铁，有之⑳乎？”女曰：“龙之神化㉑，虽铁石金玉，尽可透达，何独畏铁乎？畏㉒者，

蛟螭辈也。”旷又曰：“雷氏子^{②③}佩丰城剑^{②④}至延平津^{②⑤}，跃入水，化为龙，有之乎？”女曰：“妄也！龙，木类；剑乃金，金既剋木而不相生，焉能变化？岂同雀入水为蛤、野鸡入水为蜃^{②⑥}哉？但宝剑灵物，金水相生而入水，雷生自不能沉于泉，信其下，搜剑不获，乃妄言为龙。且雷焕^{②⑦}只言化去，张司空^{②⑧}但言终合，俱不说为龙，任剑之灵异。且人之鼓铸锻炼，非自然之物，是知终不能为龙，明矣。”旷又曰：“梭化为龙^{②⑨}，如何？”女曰：“梭，木也；龙本属木，变化归木，又何怪也？”旷又曰：“龙之变化如神，又何病而求马师皇^{②⑩}疗之？”女曰：“师皇是上界高真，哀马之负重行远，故为马医，愈其疾者万有匹，上天降鉴，化其疾于龙唇吻间，欲验师皇之能。龙后负而登天。天假之，非龙真有病也。”旷又曰：“龙之嗜燕血^{②⑪}，有之乎？”女曰：“龙之清虚，食饮沆瀣^{②⑫}，若食燕血，岂能行藏？盖嗜者乃蛟蜃辈。无信造作，皆梁朝四公^{②⑬}诞妄之词尔。”旷又曰：“龙何好？”曰：“好睡，大即千年，小不下数百岁。偃仰于洞穴，鳞甲间聚其沙尘；或有鸟衔木实，遗弃其上，乃甲拆生树，至于合抱，龙方觉悟，遂振迅修行，脱其体而入虚无，澄其神而归寂灭，自然形之与气，随其化用，散入真空，若未胚腓^{②⑭}，若未凝结，如物有恍惚，精奇杳冥。当此之时，虽百骸五体，尽可入于芥子^{②⑮}之内，随举止无所不之，自得还原返本之术，与造化^{②⑯}争功矣。”旷又曰：“龙之修行，向何门而得？”女曰：“高真所修之术何异。上士修之，形神俱达；中士修之，神超形沉；下士修之，形神俱堕。且当修之时，气爽而神凝，有物出焉，即老子云：‘恍恍惚惚，其中有物’也。其于幽微，不敢泄露，恐为上天谴谪尔。”神女遂命左右传觞叙语^{②⑰}，情况昵洽，兰^{②⑱}艳动人，若左琼枝而右玉树，缱绻^{②⑲}永夕，感畅冥怀。旷曰：“遇二仙娥于此，真所谓双美亭也。”忽闻鸡鸣，神女乃留诗曰：“玉箸^{②⑳}凝腮忆魏宫，朱丝^㉑一弄洗清风，明晨追赏应愁寂，沙渚烟消翠羽空。”织绡诗曰：

“织绡泉底少欢娱，更劝萧郎尽酒壶，愁见玉琴弹《别鹤》，又将清泪滴真珠。”旷答二女诗曰：“红兰吐艳间天桃，自喜寻芳数已遭，珠珮鹊桥从此断，遥天空恨碧云高。”神女遂出明珠、翠羽二物赠旷曰：“此乃陈思王赋云：‘或采明珠，或拾翠羽’，故有斯赠，以成《洛神赋》之咏也。”龙女出轻绡一匹赠旷曰：“若有胡人④购之，非万金不可。”神女曰：“君有奇骨异相，当出世，但淡味薄俗，清襟养真，妾当为阴助。”言讫，超然蹶虚而去，无所睹矣。后旷保其珠、绡，多游嵩岳，友人尝遇之，各写其事。今遁世不复见焉。

【注释·校勘】①“中”字原无，据《古今说海》补。②孝义馆，在河南省巩县西二十里。相传古时有田真等兄弟三人分析财产，只有庭前一棵大紫荆树无法处置。田真建议将这树砍倒，把粗干分为三截，每人各得一截。次日同去砍树时，树忽枯死。兄弟感动，依旧同居。后人遂名其地为孝义馆。《醒世恒言》第二卷《三孝廉让产立高名》正文前的入话，就是写的这故事。③洛水，源出陕西省雒南县冢岭山，东南流，合丹水、涧河、瀍水、伊水，至巩县东北洛口入黄河。④洛浦神女，本指宓妃，到了三国，魏陈思王曹植思慕他哥哥魏文帝的皇后甄氏，作《感甄赋》。后来甄后的儿子魏明帝曹叡继位，觉得这事不雅，改名《洛神赋》，后世遂以洛浦神女为甄后。⑤陈思王，曹操的第三个儿子曹植，字子建，封陈王，死后谥为思，故称。⑥甄皇后，魏文帝后，中山无极（在今河北省）人，汉末上蔡令甄逸女，有绝色。曹植曾求婚于甄逸未成，后许配袁绍子袁熙。曹操破袁绍，为曹丕所得，植意殊不平。到她被郭后谗死，植更思慕不已，因作《感甄赋》。⑦宓妃，神话传说中的宓羲氏女儿，溺死洛水为神。⑧此二字原无，据《类说》补。⑨文帝，就是曹丕，篡汉，都洛阳，在位六年。性好文学，著有《典论》，今除《论文》等数篇外，均已佚失。⑩《悲风》，源出曹植的《杂诗》，中有句云：“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后人遂谱为琴曲。⑪《类说》作“别鹤操”，未知孰是。《三峡流泉》，乐府琴曲歌辞，晋阮咸所作。⑫此句《类说》作“玉箸滴干，金缸耗尽，庭月色苦，壁蛩吟悲”。义胜文雅，应从。⑬《别鹤操》，古琴曲歌辞。据崔豹《古今注》说：商陵牧子娶妻五年而无子，父兄将为之

改娶，妻闻之，中夜倚户而悲啸。牧子闻之，怆然而悲，乃歌曰：“将乖比翼隔天端，山川悠远路漫漫，揽衣不寝食忘餐。”后人因取为乐章。⑭梁武帝的长子萧统，字德施，小字维摩。生而聪慧，为太子时，东宫有书三万卷。年三十一岁即卒，谥昭明。所集《文选》三十卷，为总集之祖，世称《昭明文选》。⑮据《晋书·载记》，应作“遮须夷国”。⑯刘聪，匈奴族刘渊的第四子，一名载，字玄明。曾连陷洛阳、长安，杀晋怀、愍二帝，建国号曰汉，在位八年。⑰据《晋书·载记》，刘聪子名约。⑱柳毅，唐代传奇小说中的人物，他为龙女传书及与龙女缔姻的故事，见李朝威著《柳毅传》。⑲《类说》作“旷问龙之作用曰”。⑳《类说》作“是”。㉑《类说》作“亢龙世之老聃”。㉒《类说》作“恶铁”。㉓雷氏子，指晋朝雷焕的儿子雷华。㉔晋篡魏灭吴后，江西丰城狱中常有紫气上冲霄汉。司空张华补雷焕为丰城令，托他秘密寻访。雷焕到丰城后，掘监狱屋基，得一石函，中贮双剑，一题龙泉，一题太阿。他把龙泉剑送给张华，留太阿剑自佩。㉕延平津，就是现在流经福建省南平市北的建溪，晋时属延平县，故名延平津。雷焕死后，他的儿子雷华佩剑过延平津，剑忽跃入水中，化为龙而去，所以延平津一名剑津，又叫龙津。㉖这两句话均见《礼记·月令》，原文是：“季秋之月，爵入大水为蛤。”又云：“孟冬之月，雉入大水为蜃。”爵即雀，蜃是大蛤。㉗雷焕，晋人，识天文，曾任丰城令。㉘张司空，就是晋朝张华，字茂先，博物洽闻。他在晋惠帝时任司空，故称。㉙梭化为龙，这是晋朝陶侃的故事。《晋书·陶侃传》说：“侃少时渔于雷泽，网得一织梭，以挂于壁。有顷雷雨，梭化为龙而去。”㉚马师皇，神话传说说是黄帝时的医生，能识马的形气生死，治之即愈。后来有龙下降，向他求医，他以针刺龙的口唇，并饮以甘草汤，病立愈。龙就背负他而去。㉛晋张华《博物志》说，龙喜欢吃燕血，所以人吃了燕肉，不可入水，否则必为蛟龙所吞。唐李商隐诗“他年燕脯无人寄”，即据此说。㉜沆瀣，就是露气。㉝四公，梁朝四个有道行的高人：一、蜀（音携）闾；二、馯（音万）杰；三、戮（音蜀）黜（音湍）；四、仇（音掌）臀（音睹）。梁天监（502—519）年间，四公同谒梁武帝，帝命沈约作覆给他们射，无一不中。㉞胚是胚胎，胘是胚胎的膜，读运。一说胘应作“浑”，《文选》郭璞赋有“类胚浑之未凝”句，意思是说象胚胎一样浑沌

还没有凝结。⑳芥子,比喻极小的东西,源出《维摩经·不可思议品》。
㉑造化,指天。古人对自然界的一切现象不能作科学的解释,以为都是天造的,所以称天为造化或造物。㉒《类说》作“酌醴传觞”,文义较胜。
㉓《类说》作“华”。㉔缱绻,情好缠绵,固结不解的样子。㉕这里的“玉箸”作垂下的眼泪解,典故也出在甄后身上。《白孔六帖》说:“魏甄后面白,泪双垂如玉箸。”㉖朱丝,指琴弦。㉗唐时西域和南方的外国人来中国做生意的很多,称胡人或贾胡。

本篇见《太平广记》卷三一,篇末注云出《传记》,“记”字当系“奇”字之误。明钞本《太平广记》即注出《传奇》。《唐人说荟》收于托名薛莹撰的《龙女传》中,《古今说海》所收,题目改名《洛神传》,不署撰人。曾慥《类说》列本篇于《传奇》,惟题名则作《洛浦神女感甄赋》,不知是否原本如此,抑系改名。姚宽《西溪丛语》卷上也曾提到本篇,说是出于裴铏《传奇》。

本篇内容纯出虚构,是模仿《秦梦记》、《周秦行纪》一类作品,因为三国时曹植和甄后一段恋爱故事是人所熟知的,但从唐中叶传奇小说勃兴以来,还没人写过这段故事,裴铏便幻设出萧旷这一人物来,使他和甄后遇合,中间插入织绡娘子辨龙的一段文字,则是作者想借此炫耀自己的博物,与“学辨痴龙艺最多”的所谓“崇霞台上神仙客”一较短长。其实五行相生相剋的说法,全是术数家的捏造,用现代科学眼光来看,根本不值一笑。关于织绡娘子的一段,大概是根据梁任昉《述异记》所谓“南海有龙绡宫,泉先(即泉客,又名蛟人)织绡之处”。《博物志》也说:“蛟人水居如鱼,不履织绩,时出人家卖绡。”但蛟绡出于南海,洛浦是否有龙君?洛浦龙君的女儿是否也能像南海蛟人一样织绡?颇成问题。好在这是一部浪漫主义作品,并且艺术的真实也不一定符合历史的真实,我们可以不必深究。篇末的“缱绻永夕,感

畅冥怀”，则和《周秦行纪》等如出一辙，不过词旨隐约，不流于媒
衰，颇为可取。

篇中提到柳毅灵姻故事，可见李朝威这篇传奇文在唐时就
已流行很广。本书中有好多篇写到龙的地方，显然是受了《柳毅
传》的影响。

姚 坤

大和中，有处士姚坤，不求荣达，常以钓渔自适。居于东洛万安山①南，以琴尊自怡。其侧有猎人，常以网取狐兔为业；坤性仁，恒收赎以放之，如此活者数百。坤旧有庄，质于嵩岭菩提寺，坤持其价而赎之。其知庄僧惠沼，行凶，常于阒处②凿井，深数丈，投以黄精③数百斤，求人试服，观其变化。乃饮坤大醉，投于井中，以磴石④咽其井。坤及醒，无计跃出，但饥茹黄精而已。如此数日夜，忽有人于井口召坤姓名，谓坤曰：“我狐也，感君活我子孙不少，故来教君。我，狐之通天⑤者，初穴于豕，因上窍，乃窺天汉星辰，有所慕焉，恨身不能奋飞，遂凝盼注神，忽然不觉飞出，蹶虚驾云，登天汉，见仙官而礼之。君但能澄神泯虑，注盼玄虚，如此精确，不三旬而自飞出，虽窍之至微，无所碍矣。”坤曰：“汝何所据耶？”狐曰：“君不闻《西昇经》⑥云：‘神能飞形，亦能移山。’君其努力！”言讫而去。坤信其说，依而行之，约一月，忽能跳出于磴孔中。遂见僧；大骇，视其井，依然。僧礼坤，诘其事。坤告曰：“但于中饵黄精一月，身轻如神，自能飞出，窍所不碍。”僧然之，遣弟子以索坠下，约弟子一月后来窥。弟子如其言，月馀来窥，僧已毙于井耳。坤归旬日，有女子，自称天桃，诣坤，云“是富家女，误为年少诱出，失踪，不可复返，愿持箕帚”。坤见其⑦妖丽冶容，至于篇什书札⑧，俱能精至。坤亦念之。后坤应制⑨，挈天桃入京，至盘豆馆⑩，天桃不乐，取笔题竹筒为诗一首曰：“铅华⑪久御向人间，欲舍铅华更惨颜。纵有青丘⑫今夜月，无因重照旧云鬟。”吟讽久之，坤亦矍然。忽有曹牧⑬，遣人执良犬，将献裴度⑭；入馆。犬见天桃，怒目掣锁，蹲步上阶。天桃亦

化为狐，跳上犬背，抉其目。犬惊，腾号出馆，望荆山^⑮而窜。坤大骇逐之，行数里，犬已毙，狐即不知所之。坤惆怅悲惜，尽日不能前进。及夜，有老人挈美酝诣坤，云“是旧相识”。既饮，坤终莫能达相识之由。老人饮罢，长揖而去，云：“报君亦足矣；吾孙亦无恙。”遂不见。坤方悟狐也。后寂无闻矣。

【注释·校勘】①万安山，在河南洛阳东南四十里，一名大石山，汉时名石林山。山高二千丈，山麓有唐开元时宰相姚崇墓。②阒处，寂静无人的地方。③黄精，多年生草，茎高一二尺，叶似百合，根茎都可入药。道家把它和紫芝并称，说吃了可以成仙。④礞石，就是磨盘石。⑤《玄中记》说：狐千岁即与天通，为天狐。⑥《西昇经》，道家经典之一。《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老子《西昇经》二卷。⑦原作“之”，据明钞本改。⑧原作“等礼”，据明钞本改。⑨应制，就是应皇帝的征召，与应诏义同。⑩盘豆馆，在潼关外湖城县（今河南省灵宝县东四十里）西二十里。汉武帝过此，当地父老以牙豆盘献，故名。⑪铅华，就是铅粉，妇女用的化妆品。⑫青丘，神话传说中的国名，产九尾狐。见《山海经》。⑬曹牧，一州的长官。⑭裴度，字中立，唐闻喜人，是中唐有名的宰相。⑮荆山，在今河南省禹县西北，传说是黄帝铸鼎的地方，也是卞和得璞的所在。

本篇见《太平广记》卷四五四，篇末注云出《传记》，“记”字当系“奇”字之误。篇中有很多迹象可以证明它是裴铏的作品：如写知庄僧惠沼自入井中而死，有些象《马拯》篇中马拯把老虎变成的和尚推入井中。狐女变化天桃，和姚坤配合，至盘豆馆不乐，题诗竹筒，则和《孙恪》篇中的袁氏相同。至于引老子《西昇经》上的话，也和《许栖岩》篇引《老》、《庄》、《黄庭》等经相仿。

这是一篇以狐狸报恩为题材的故事，有些受沈既济《任氏传》的影响，犬斗天桃一段，和《任氏传》中猎犬逐任氏相同；所不同的是任氏被犬啮死，天桃却战胜了犬。篇中狐报恩的思想虽不足为训，但却为后世的传奇小说特别是《聊斋志异》所袭用。

文 箫

大和末岁，有书生文箫者，海内无家，因萍梗①抵锺陵郡。生性柔而治道，貌清而出尘，与紫极宫②道士柳棲乾善，遂止其宫，三四年矣。锺陵有西山③，山有游帷观④，即许仙⑤君逊⑥上升地⑦也。每岁至中秋上升日，吴、越、楚、蜀人，不远千里而携挈名香、珍果、绘绣、金钱，设斋醮，求福祐。时锺陵人万数，车马喧阗，士女栉比⑧，数十里若闾闾。其间有豪杰，多以金召名姝善讴者，夜与丈夫闲立，握臂连踏⑨而唱，其调清，其词艳，惟对答敏捷者胜。时文箫亦往观焉，睹一姝，幽兰自芳，美玉不艳，云孤碧落，月淡寒空。聆其词理，脱尘出俗，意谐物外。其词⑩曰：“若能相伴陟仙坛，应得文箫驾彩鸾，自有绣襦并甲帐，琼台不怕雪霜寒。”生久味之，曰：“吾姓名其兆乎？此必神仙之俦侣也。”竟植足不去。姝亦盼生。久之，歌罢，秉烛穿大松径将尽，陟山扞石，冒险而去。生亦潜蹶其踪。烛将尽，有仙童数辈，持松炬而导之。生因失声⑪，姝乃觉，回首而诘⑫：“莫非文箫耶？”生曰：“然。”姝曰：“吾与子数未合而情之忘，乃得如是也。”遂相引至绝顶坦然之地，侍卫甚严，有几案帷幄，金炉国香。与生坐定，有二仙娥各持簿书，请姝详断，其间多江湖沉⑬溺之事。某日，风波误杀孩稚。姝怒曰：“岂容易而误耶？”⑭仙娥持⑮书既去，忽天地黯晦，风雷震怒，摆裂帐帷，倾覆香几。生恐惧不敢傍视。姝仓皇披衣秉简，叩齿⑯肃容，伏地待罪。俄而风雨帖息，星宿陈布，有仙童自天而降，持天判，宣曰⑰：“吴彩鸾以私欲而泄天机，滴为民妻一纪。”姝遂号泣，与生携手下山而归锺陵。生方知姝

姓名，因诘曰：“夫人之先，可得闻乎？”妹曰：“我父吴仙^⑮君^⑯猛^⑰，豫章^⑱人也。《晋书》有传。常持孝行，济人利物，立正祛邪。今为仙君，名标洞府。吾亦为仙，主阴籍，仅六百年矣。睹色界^⑳而兴心，俄遭其谪^㉑，然子亦因吾可出世^㉒矣。”生素穷寒，不能自贍。妹曰：“君但具纸，吾写孙恂^㉓《唐韵》^㉔。”日一部，运笔如飞，每鬻获五缗。缗将尽，又为之。如此仅十载，至会昌二年^㉕，稍为人知，遂与文生潜奔新吴县^㉖越王山^㉗侧百姓郡举村中，夫妻共训童子数十人。主人相知甚厚，欲稔。妹因题笔作诗曰：“一斑与两斑，引入越王山。世数^㉘今逃尽，烟萝^㉙得再还。箫声宜露滴，鹤翅向云间。一粒仙人药，服之能驻颜^㉚。”是夜，风雷^㉛骤至，闻二虎咆哮于院外。及明，失二人所在。凌晨，有樵者在越山，见二人各跨一虎，行步如飞，陟峰峦而去^㉜。郡生闻之惊骇，于案上见玉合子，开之，有神丹一粒，敬而吞之，却皓首而返童颜。后竟不复见二人。今鍾陵人多有吴氏所写《唐韵》在焉。

【注释·校勘】①萍梗，比喻行踪无定，象萍飘梗逐一样。②紫极宫，在江西省南昌县惠民门外，晋建。面西山之胜，中有吴彩鸾写《韵》轩。③西山，在江西省新建县西，章江门外，一名南昌山，即古散原山，或作厌原山。道家以为第十二洞天。④游帷观，在江西省新建县西逍遥山，真君许逊故宅所在。相传逊飞升时所御锦帷自云中堕故宅，乡人因建游帷观。宋大中祥符年间，改名玉隆万寿宫。⑤《类说》作“真”。⑥许逊，字敬之，晋汝南人。举孝廉，任蜀旌阳令。后以晋室纷乱，弃官东归，学道于吴猛。传说他全家在晋孝武帝宁康二年（374）于洪州（今南昌）西山拔宅上昇。后世称他为许旌阳。⑦《类说》作“第”。⑧栉比，象梳篦的齿一样排列着，比喻繁密。⑨连，连步；踏，踏歌。就是步履相连，以足踏地为节奏唱歌。⑩《类说》作“歌”。⑪失声，不能自制的忽然发出声音来。⑫《类说》作“顾曰”。⑬《类说》作“没”。⑭自“某日”以下至此，《岁时

广记》无，据《类说》补。⑮《类说》作“执”。⑯叩齿，即叩牙关。是道家祈禱时的最敬礼。⑰《类说》作“云”。⑱《类说》作“先”。⑲《类说》下有“字”字。⑳吴猛，晋豫州人，传说少有孝行，夏月手不驱曝自身蚊，恐其噬父母；庾亮为江州刺史，迎之问疾，辞以大数已尽，请具棺服，旬日而死，未及殓，即失其尸。㉑豫章，古地名，汉置郡，隋废，唐为鍾陵郡，即今江西省南昌市。㉒佛家说欲界上有色界，此界诸天，但有色相，无男女诸欲。这里的意义恰好相反。㉓《类说》作“责”。㉔出世，道家意谓脱离尘世，上昇仙界。㉕孙恂，唐人，天宝中任陈州司法，重刊隋陆法言《切韵》，增加字数为《唐韵》。此书今已佚失，惟《广韵》中还存有他所作的《唐韵序》一篇。南唐徐铉本《说文解字注》所附反语，就是用他的书切音。㉖《唐韵》，书名。唐孙恂订正隋陆法言《切韵》所更名。原书久佚，今所传有唐写册子残本四十四页，仅入声尚全，余皆残缺。㉗《类说》作“会昌初”。㉘新吴县，后汉置，隋废，唐复置。故城在今江西省奉新县西三十里。㉙越王山，即药王山，在江西省奉新县西北五十里，上有药王庙，故名，音讹为越王山。其山盘险而上，及顶，平阔可二十里，中有湖水，澄深无底，湖岸四时花木芳穠，风景异于他处。㉚世数，指古时一种宿命论思想，认为世上的一切都有定数。㉛烟萝，道家称隐居修真的地方。㉜驻颜，据说道家有驻颜丹，服之能使人颜色永远留驻不老。㉝《类说》作“雨”。㉞文箫和吴彩鸾跨虎的地方在越王山招仙观，宋改名真常观。

本篇见宋陈元靓编《岁时广记》卷三十三，小题名“入仙坛”，当系根据篇中吴彩鸾所歌的诗“若能相伴陟仙坛”而来。《岁时广记》篇前注明引自《传奇》的文章共三篇，即《崔炜》、《颜潜》和本篇。《佩文韵府》“彩鸾”条下记文箫与吴彩鸾遇合事，注明出裴铏《传奇》，《类说》也把它列在《传奇》中，但因《太平广记》未收，一般人遂不知《传奇》中有此篇。《类说》节略过甚，使人难窥全豹。《岁时广记》所引是否全文，虽不得而知，但叙事毕竟比较详细得多，故据以收入本书。

吴彩鸾实有其人，她写孙愐《唐韵》也是事实，后人谈书法的文章中常提及吴彩鸾所写《唐韵》。“四库全书珍本”《六艺之一录》中也有记载，据说她的真迹还流传于世，一九三五年出版的《艺文杂志》上曾制版刊载过。她和文箫的仙凡姻缘故事常为后人所称道，明瞿佑的传奇小说《剪灯新话》中的《鉴湖夜泛记》里也曾提到过。

江 叟

开成中，有江叟者，多读道书，广寻方术。善吹①笛，②往来多在永和县③灵仙阁。时沉饮酒，适阒④乡⑤，至⑥盘豆馆东官道大槐树下醉寝。及夜艾⑦，稍醒，闻一巨物行声，举步甚重。叟暗窥之，见一人，崔嵬⑧，高数丈，至槐侧坐，而以毛手扞叟曰：“我意是树畔锄儿⑨，乃⑩瓮边毕卓⑪耳。”遂敲大树⑫数声，曰：“可报荆⑬馆⑭中二郎来省⑮大兄。”大槐乃语云：“劳弟相访。”似⑯闻槐树上有人下来与语。须臾，饮酌之声交作。荆山槐曰：“大兄何年抛却两京道上槐王耳。”大槐曰：“我三甲子⑰当弃此位。”荆山槐曰：“大兄不知老之将至，犹顾此位，直须至火入空心，膏流节断，而方知退，大是无厌之士。何不如今因其震霆，自拔于道，必得为材用之木，构大厦之梁栋，尚得存重重碎锦，片片真花，岂他日作朽蠹之薪，同入爨，为煨烬耳。”大槐曰：“雀鼠尚贪生，吾焉能办此事邪？”槐曰：“老兄不足与语。”告别而去。及明，叟方起。数日，至阒乡荆山⑱中，见庭槐森耸，枝干扶疏，近欲十围，如⑲附神物。遂伺其夜，以酒脯奠之，云：“某昨夜闻槐神与盘豆官道大槐王论语云云⑳，某卧其侧，并历历记其说。今请树神与我言语。”槐曰：“感子厚意！当有何求？殊不知尔夜烂醉于道，夫乃子邪？”叟曰：“某一生好道，但不逢其师。树神有灵，乞为㉑指教，使学道有处，当必奉酬。”槐神曰：“子但入荆山，寻㉒鲍仙师㉓。脱得见之，或水陆之间，必获一处度世。盖感子之请，慎勿泄吾言也！君不忆华表告老狐㉔，祸及余矣！”叟感谢之。明日，遂入荆山，缘岩循水，果访㉕鲍仙师，即匍匐而礼之。

师曰：“子何以知吾而来师也？须实言之。”叟不敢隐，具陈：“荆山馆之树神言也。”仙师曰：“小鬼焉敢专辄指人，未能大段诛之，且飞符残其一枝。”叟拜乞免。仙师曰：“今不诛，后当继有来者。”遂谓叟曰：“子有何能，一一陈之。”叟曰：“好道，癖于吹笛。”仙师因令取笛而吹之，一气清逸，五音激越。驱泉进山，引雁行低，槁叶辞林，轻云出岫。^②仙师叹曰：“子之艺至矣，但所吹者，枯竹笛耳，吾今赠子^③玉笛，乃荆山之尤者，但如常笛吹之，三年，当召洞中龙矣。龙既出，必衔明月之珠而赠子，子得之，当用醍醐^④煎之三日，凡小龙已脑疼矣，盖相感使其然也。小龙必持化水丹而赎其珠也，子得，当吞之，便为水仙，亦不减万岁，无烦吾之药也，盖子有琴高^⑤之相耳。”仙师遂出玉笛与之。叟曰：“玉笛与竹笛何异？”师曰：“竹者，青也，与龙色相类，能肖之吟，龙不为怪也。玉者，白也，与龙相剋，忽听其吟，龙怪也，所以来观之，感召之有能变耳，又出于玄。”叟受教，乃去。后三年，方得其音律。后因之岳阳，刺史李虞^⑥馆之。时大旱，叟因出笛，夜于圣善寺^⑦经楼上吹；果洞庭之渚龙飞出，而降云绕其楼者不一。遂有老龙，果衔珠赠叟。叟得之，依其言而熬之二昼，果有龙化为人，持一小药合，有化水丹，匍匐请赎其珠；叟乃持合而与之珠。饵其药，遂变童颜，入水不濡。凡天下洞穴，无不历览。后居于衡阳，容发如旧耳。

【注释·校勘】①《类说》下有“长”字。②《类说》下有“能作龙吟”四字。③永乐县，北周置，旋废，以其地属芮城县。唐分芮城，于县东北二里永固堡重置永乐县。故城在今山西省永济县东南。④《类说》作“閔”，当系“閔”之误，閔即閔，读文。⑤閔乡，旧县名，在河南省。汉弘农郡湖城县有閔亭，或作閔乡。隋以后置为县，今并入灵宝县。⑥《类说》作“玉”，误。⑦夜艾，夜将尽的时候。⑧崔嵬，本义为戴石的土山，这里作高大解，与崔巍同。⑨《类说》作“将谓槐畔霓锄”，较有文采，应从。⑩《类

说》下有“是”字。 ⑩毕卓，字茂世，晋颍阳（在今河南省新蔡县东北）人。少放达不羁，为吏部郎，常饮酒废事。邻舍酿酒熟，他前往盗饮，为管酒人所缚。明晨，主人出，见是卓，急释其缚，卓引主人宴于瓮边而去。 ⑪《类说》作“槐”。 ⑫《类说》下有“山”字，是。荆山，在今河南省灵宝县南，产美玉。楚卞和抱璞泣于荆山之下，即其地。 ⑬荆馆，当指荆山中的馆舍。 ⑭《类说》作“看”。 ⑮《类说》作“便”。 ⑯一甲子为六十年，三甲子有一百八十年。 ⑰《类说》下有“馆”字，是。 ⑱《类说》作“疑”。 ⑲原作“——”，据明钞本改。 ⑳《类说》作“与”。 ㉑《类说》作“求”。 ㉒鲍仙师，就是鲍靓，见《崔炜》篇注。 ㉓华表告老狐，是有关晋朝张华的一段故事。据说晋惠帝时，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狐，变做一书生，想去见张华，问墓前华表木可不可以去。华表木劝它不要去，说张华智度非常，博物广览，去了不但害自己，还要连累他华表木。老狐不听，持刺去谒张华，张华果然疑心它是妖怪，叫人砍倒华表木来照书生（因华表木透明如镜，可照妖怪），乃一斑狐，遂把狐烹死。 ㉔《类说》作“遇”，义较长。 ㉕“一气清逸”等六句原无，据《类说》补。 ㉖《类说》下有“美”字。 ㉗醍醐，最好的乳酪。《涅槃经》：从乳出酪，从酪出生酥，从生酥出熟酥，从熟酥出醍醐，最上。 ㉘琴高，战国时赵人，能弹琴。据说他漫游冀州涿郡的时候，曾骑鲤鱼从涿水里取龙子而出。见《列仙传》。 ㉙李虞，李绅族子，曾在李逢吉前谮李绅，因而获得李逢吉的欢心，成为李逢吉的党羽“八关十六子”之一，是个品德卑下的小人。他的出为岳州刺史，大概是由于李逢吉的推毂。 ㉚圣善寺，在湖南岳阳。宋范致明《岳阳风土记》说：“吕云卿遇江叟于圣善寺，吹笛召洞庭渚龙。”就是本篇中的江叟。

本篇见《太平广记》卷四一六，是一篇用拟人法使槐树一类植物人格化的物语故事，正与本书中另一篇传奇文《宁茵》的使动物人格化相同。篇中大槐和荆山槐的对话，也和《宁茵》篇中斑特和斑寅的对话一样。裴铏好以物语为题材，也是唐代传奇小说中别开生面的，大概是受了牛僧孺《玄怪录》中《元无有》等篇的影响。

篇中的江叟以醍醐煎珠，小龙均感脑疼，持化水丹赎珠，设想很奇，似乎就是后来元剧作家李好古作《沙门岛张生煮海》之所本。据宋范致明《岳阳风土记》所载，则江叟似乎实有其人，并非完全出于虚构，至少也是存在于民间传说中的人物。

宋罗烨《醉翁谈录·舌耕叙引》所录宋人话本名目一百零七种中，有一种名叫《大槐王》，列于灵怪类，不知道是不是敷衍本篇前半段的情节。不过本篇的主角是江叟，不是大槐，大概没有什么关涉。姑志于此，以供研究者参考。

金 刚 仙

唐开成中，有僧金刚仙者，西域①人也。居于清远峡山寺②，能梵音③，弹舌摇锡而咒物，物无不应。善囚拘鬼魅，束缚蛟螭；动锡杖一声，召雷立震。是日，峡山寺有李朴者，持斧剪巨木，剝而为舟。忽登山，见一磐石上有穴，睹一大蜘蛛，足广丈余；四驰④啗弃室其穴而去。俄闻林木有声，暴猛吼骤。工人惧而缘木伺之，果睹积首之虺⑤，长可数十丈，屈曲蹙怒，环其蛛穴，东西其首。俄而跃西之首，吸穴之弃，团而飞去，颖脱⑥俱尽。复回东之首，大划其目，大呀其口，吸其蜘蛛。蜘蛛驰出，以足擒穴之口，翘屈毒丹，然若火，焮虺之咽喉，去虺之目。虺懵然而复苏，举首又吸之。蛛不见，更毒虺，虺遂倒于穴而殒。蛛跃出，缘虺之腹咀内，齿折二头，俱出丝而囊之，跃入穴去。朴讶之，返峡山寺，语金刚仙。仙乃祈朴验穴，振环杖而咒之，蛛即出于僧前，俨若神听；及引锡触之，蛛乃殒于穴侧。及夜，金刚仙梦见老人捧匹帛而前曰：“我即蛛也，复能织耳。”礼金刚仙曰：“愿为福田⑦之衣。”语毕，遂亡。僧及觉，布已在侧，其精妙奇巧，非世茧丝之所能制也。僧乃制而为衣，尘垢不触。后数年，僧往番禺，泛舶归天竺⑧，乃于峡山金锁潭⑨畔，摇锡大呼而咒水。俄而水辟见底矣，以澡瓶张之，有一泥鳅鱼，可长三寸许，跃入瓶中。语众僧曰：“此龙矣。吾将至海门⑩，以药煮为膏，涂足，则渡海若履坦途。”是夜，有白衣叟，持转关榼⑪诣寺家人⑫传经曰：“知金刚仙好酒，此榼一边美酝，一边毒醪，其榼即晋帝曾用鸩牛将军⑬者也。今有黄金百两奉公，为持此酒毒其僧也。是僧无

何^④取吾子，欲为膏，恨伊之深，痛贯骨髓，但无计而奈何。”傅经喜，受金与酒，得转关之法，诣金刚仙。仙持杯向口次，忽有数岁小儿跃出，就手覆之，曰：“酒是龙所将来而毒师耳！”僧大骇，诘傅经，傅经遂不敢隐。僧乃问小儿曰：“尔何人，而相救耶？”小儿曰：“吾昔日之蛛也，今已离其恶业^⑤，而托生为人七稔^⑥矣。吾之魂，稍灵于常人，知师有难，故飞魂奉救。”言讫而没。众僧怜之，共礼金刚仙，求舍其龙子。僧不得已而纵之。后仙果泛舶归天竺矣。

【注释·校勘】①西域，指古时敦煌、玉门以西诸国。唐代胡化很深，西域人入居中国的极多。②清远，县名，在今广东省。峡山寺，在清远县东三十里。《舆地纪胜》说：“崇山峻峙，如擎太华，中通江流。”寺居峡山之中，有殿甚古，据云系梁武帝时物。③梵音，就是诵经的声音。梵是洁净的意思，佛教以清净为主，故凡关于佛的都称梵，佛寺叫梵宇，诵经叫梵呗，诵经所发的声音叫梵音。④原作“四蛇”，据明钞本改。⑤积首之虺，就是两头蛇。⑥颖是锥的尖端，颖脱，就是锥端全部露出。但这里仅作脱落解。⑦佛家以敬三宝之德为敬田，报君父之恩为恩田，怜贫苦的人为悲田。这三者合起来总称福田。⑧天竺，印度的古称。⑨金锁潭，在今广东省清远县东三十里，相传秦时昆仑贡犀牛，带金锁走入潭中，故名。⑩这里的海门指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南一百五十里的海门镇。⑪转关榼，是一种特制的酒壶，壶内分成两隔，可以一隔盛美酒，一隔盛毒酒，壶外有能转动隔的机关，使毒酒与美酒混和。⑫寺家人，就是寺内用的仆役。⑬晋帝，指司马懿；牛将军，指三国魏后军将军牛金。当时有“牛与马，共天下”的童谣，所以司马懿很忌牛金，使人用转关榼盛毒酒把他鸩死。⑭无何，这里作无故解。⑮根据佛家的六道轮回说，这里蜘蛛之为虫豸，乃是一种恶业，而金刚仙用锡杖触死蜘蛛，却是度它脱离恶业，超生人世，所以蜘蛛要报恩。⑯稔是谷熟的意思。谷一年熟一次，所以称年为稔。七稔，就是七年。

本篇见《太平广记》卷九十六。在本书取材中是比较特异的一篇。裴铏的作品多以神仙道术为骨干思想，对佛教没有什么好感，因此书中写到僧人的地方都带着憎恶的感情。如《马拯》篇写老虎变成和尚吃人，《姚坤》篇写菩提寺僧惠沼行凶，把人投入井中等都是。本篇却例外地以西域胡僧的法术为题材，由此可见即使在唐武宗猛烈地打击佛教以后，佛教的潜势力依然未衰，在官僚和藩镇军阀中，佞佛的倾向仍旧很浓厚，对佛教采取维护的态度。尽管在唐末动乱的时代，一般知识分子多以求仙访道作为他们逃避现实的手段，而对封建社会中这种崇信佛教的风气仍不免有所反映。本篇故事发生的时代虽安排在武宗灭佛以前的开成年间，实际写作时间却在懿宗咸通末年，而这也正是敦煌佛教文学大量产生的黄金时代。

卢 涵

开成中，有卢涵学究①，家于洛下，有庄于万安山之阴。夏麦既登，时果又熟，遂独跨小马，造其庄。去十余里，见大柏林之畔，有新洁室数间，而作店肆。时日欲沉，涵因憩马。睹一双鬟②，甚有媚态，诘之。云“是耿将军③守茔青衣，父兄不在”。涵悦之，与语，言多巧丽，意甚虚襟，盼睐明眸，转资态度。谓涵曰：“有少许佳酝，郎君能饮三两杯否？”涵曰：“不恶。”遂捧古铜樽而出，与涵饮，极欢。青衣遂击席而返④送卢生酒曰：“独持巾栉⑤掩玄关⑥，小⑦帐无人烛影残。昔日罗衣今化尽，白杨风起陇头⑧寒。”涵恶其词之不称，但不能晓其理。酒尽，青衣谓涵曰：“更与郎君入室添杯去。”秉烛挈樽而入。涵蹑足窥之，见悬大⑨乌蛇，以刀刺蛇之血，滴于樽中，以变为酒。涵大恐栗，方悟怪魅，遂掷⑩出户，解小马而走⑪。青衣连呼数声，曰：“今夕事，须留郎君一宵，且不得去。”知势不可，又呼：“东边⑫方大，且与我趁⑬取遮郎君。”俄闻柏林中有一大汉⑭，应声甚伟。须臾，回顾，有物如大枯树而趋，举足甚沉重，相去百余步。涵但疾加鞭，又经一小柏林，中有一巨物，隐隐雪白处，有人言云：“今宵必须擒取此人，不然者，明晨君当⑮受祸。”涵闻之，愈怖怯。及⑯庄门，已三更⑰，扃门阒然，唯有数乘空车在门外，群羊方咀草次，更无人物。涵弃马，潜踰⑱于车箱之下，窥见大汉径抵门，墙极高，只及斯人腰胯。手持戟，瞻视庄内，遂以戟刺庄内小儿，但见小儿手足捞空于戟之巅，只无声耳。良久而去。涵度其已远，方能起扣门。庄客乃启关，惊涵之夜至。喘汗而不能言。及旦，忽闻庄

院内客^{①⑨}哭声，云：“三岁小儿，因昨宵寐，而不苏^{②⑩}矣。”涵甚恶之，遂率家僮及庄客十余人，持刀斧弓矢而究之。但见夜来饮处，空逃户^{②⑪}环屋数间而已，更无人物。遂搜柏林中，见一大盟^{②⑫}器婢^{②⑬}子^{②⑭}，高二尺许；傍有乌蛇一条，已毙。又东畔柏林中，见一大方相^{②⑮}骨，遂俱毁拆而焚之。寻夜来白物^{②⑯}而言者，即是人白骨一具，肢节筋缀，而不欠分毫，锻以铜斧，终无缺损，遂投之于^{②⑰}塹^{②⑱}而已。涵本有风疾，因饮蛇酒而愈焉。

【注释·校勘】①唐代取士的科目，有秀才、明经。明经又有五经、三经、二经和学究一经的区别。其中专应学究一经科的，就叫做学究。后世把学究作为书生的通称。但这里显指应学究一经科考试的明经。②《类说》作“青衣”。③唐代无姓耿的将军，当为前代墓葬，疑是后汉耿弇墓。耿弇在光武帝时曾任建威大将军，封好畴侯。④《类说》作“歌”。⑤持巾栉，是封建时代女子对男子的自谦词，意思是说巾栉作你的婢妾，和奉箕帚意义相同。⑥玄关，就是宅门。岑参有“林下闭玄关”之句。现在日本人还称家中的正门为玄关。⑦《类说》作“山”。⑧陇头，应作“垆头”，就是坟头。洛下距陇坻很远，不应牵涉，详诗意也是指坟头，和陇山无关。⑨《类说》作“一”。⑩擲，即跳跃，是唐人习用语。⑪《类说》作“逸”。⑫《类说》作“家”。⑬《类说》作“赶”。⑭《类说》作“一人”。⑮《类说》作“必”。⑯《类说》作“到”。⑰《类说》作“鼓”。⑱踞，就是伏。⑲内客，就是妇女。⑳《类说》作“而卒”。㉑古时赋税徭役繁重，人民因逃避剥削压迫而集体亡命他乡外县的很多，这些逃亡在外的人遗留下来的房屋，就叫空逃户。㉒《类说》作“明”。㉓《类说》作“女”。㉔埋在坟墓里棺材前的送葬器物，叫做盟器。盟器婢子则是指殉葬用的作妇女装束的纸人、泥人、木偶或陶俑。㉕方相，古时装做神的样子以驱逐疫病的人，后世丧礼中也沿用，就是旧式出丧中的开路神。据《周礼》注：方相，犹言放想，可畏怖之貌。㉖《类说》作“白处”。㉗《类说》作“深”。㉘塹，同堑，土坑。也指护城河。

本篇见《太平广记》卷三七二，是一篇鬼怪故事，似乎受了《东阳夜怪录》和《玄怪录》等作品的影响，也是六朝志怪小说的余波。古人没有科学知识，好造作怪异的传说，正符合封建统治阶级以神道设教的愚民政策。明人瞿佑《剪灯新话》中有一篇《牡丹灯记》，也是写盟器婢子变人出现的故事，日本圆潮更以之为蓝本写成《牡丹灯笼》，都是有意识地模仿裴铏这一作品。

颜 濬

会昌中，进士颜濬，下第，游广陵①，遂之建业②。赁小舟抵白沙③。同载有青衣，年二十许，服饰古朴，言词清丽。濬揖之，问其姓氏。曰④：“幼芳姓赵⑤。”问其所适，曰：“亦之⑥建业。”濬甚喜，每维⑦舟⑧，即买酒果，与之宴饮；多说陈、隋间事，濬颇异之。或谐谑⑨，即正色敛衽不对。抵⑩白沙，各迁舟航，青衣乃谢濬曰：“数日承君深顾，某⑪陋拙，不足奉欢笑，然亦有一事可以奉酬。中元必游瓦官阁⑫，此时当为君会一神仙中人，况君风仪才调，亦甚相称，望不渝⑬此约。至时，某候于彼。”言訖，各登舟而去。濬誌其言，中元日，来⑭游瓦官阁，士女阗咽。及登阁，果有美人⑮，从二女仆，皆双鬟⑯而有媚态。美人倚栏独语，悲叹久之。濬注视不易；双鬟笑曰：“慈措大⑰，收取眼⑱。”美人亦讶之，乃⑲曰：“幼芳之言不缪矣⑳。”使双鬟传语曰：“西廊有惠鉴阁黎㉑院，则某旧门徒㉒，君可至是，幼芳亦在彼。”濬甚喜，蹶其踪而去㉓，果见同舟青衣出而微笑。濬遂与㉔美人叙寒暄，言语竟日。僧进茶果。至暮㉕，谓濬曰：“今日偶此登览，为惜高阁，病㉖兹用功，不久毁除，故来一别；幸接欢㉗笑。某家在㉘青溪㉙，颇多松月，室无他人，郎君㉚今夕必相过，某前往，可与幼芳后来。”濬然之。遂乘轩而去。及夜，幼芳引濬前行，可数里而㉛至。有青衣㉜数辈，秉烛迎之，遂延入内室，与幼芳环坐。曰：“孔家娘子相邻，使邀之曰：‘今夕偶有佳宾相访，愿㉝同倾觞，以解烦愤。’”少顷而至，遂延入，亦多说陈朝故事。濬因起白曰：“不审夫人复何姓第，颇贮疑讶。”答曰：“某即陈朝张贵妃㉞，彼即孔

贵嫔^⑤，居世之时，谬当后主^⑥采^⑦顾，宠幸之礼，有过嫔嫱，不幸国亡，为杨广^⑧所杀^⑨。然此贼不仁何^⑩甚乎^⑪！昔^⑫刘禅^⑬亦有后妃，魏君不罪^⑭；孙皓^⑮岂无嫔御，晋帝不诛^⑯。独有斯人，行此冤暴！且一种^⑰亡国，我后主实即风流，诗酒追欢，琴樽取乐而已，不似杨广西筑长城，东征辽海，使天下男怨女旷，父寡子孤。途穷广陵，死于匹夫之手，亦上天降鉴，为我报仇耳。”孔贵嫔曰：“莫出此言，在座有人不欲。”美人大笑曰：“浑忘却。”濬曰：“何人不欲斯言耶？”幼芳曰：“某本江令公^⑱家嬖者，后为贵妃侍儿，国亡之后，为隋宫御女，炀帝幸^⑲江都，为侍汤膳者。及化及^⑳乱兵入，某以身蔽帝，遂为所害。萧后^㉑怜某尽忠于主，因使殉葬吴公台^㉒下^㉓，后改葬于雷塘^㉔侧，不得从焉。时^㉕至此谒贵妃耳。”孔贵嫔曰：“前说尽是闲事，不如命酒，略延曩日之欢耳。”遂命^㉖双鬟持乐器洽饮。久之，贵妃题^㉗诗一章曰：“秋草荒台响夜蛩^㉘，白杨声尽^㉙减悲风，彩笺曾擘^㉚欺江总，绮阁^㉛尘清^㉜《玉树》^㉝空。”孔贵嫔^㉞曰：“宝阁排空^㉟称望仙^㊱，五云高艳拥朝天，青溪犹有当时月，应^㊲照琼花绽绮筵。”幼芳曰：“皓魄初圆恨彩^㊳娥，繁华秾^㊴艳竟^㊵如何？两^㊶朝唯有长江^㊷水，依旧行人^㊸作逝^㊹波。”濬亦和曰：“箫管清吟怨丽华，秋江^㊺寒月绮^㊻窗斜，惭非后主题笺客^㊼，得^㊽见临春阁^㊾上花。”俄闻叩门曰：“江修容、何婕妤、袁昭仪^㊿来谒贵妃。”曰：“窃闻今夕佳宾幽会，不免辄窥盛筵。”俱艳其衣裾，明其珎珎，而入座。及见四篇，捧而泣曰：“今夕不意再逢三阁之会，又与新狎客题诗也。”顷之，闻鸡鸣，孔贵嫔等俱起，各辞而去。濬与贵妃就寝^㊽，欲曙而起。贵妃赠^㊿辟尘犀^㊿簪一枚，曰：“异日睹物思人。昨宵值客多，未尽欢情，别日更当一小会^㊿，然须谂祈幽府。”呜咽而别。濬翌日^㊿，懵然若有所失。信宿^㊿，更寻曩日地^㊿，则近青溪松桧^㊿丘墟。洵之于人，乃陈朝宫人墓^㊿。濬惨^㊿惻而返。数月，阁因寺废而毁。

后至①广陵，访得吴公台炀帝旧陵，果有宫人赵幼芳墓，因以酒奠之。

【注释·校勘】①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②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本楚金陵邑，三国时孙权建都于此，定此名。晋改业为邺，后因避愍帝司马邺讳，改名建康，隋又改江宁，唐复称建业。③白沙，镇名，在江苏省仪征县南，滨江。因地多白沙，故名。④《岁时广记》上有“对”字。⑤《岁时广记》下有“氏”字。⑥《岁时广记》作“往”。⑦《岁时广记》作“叔”。⑧《岁时广记》下有“灌”字。⑨此三字原无，据《岁时广记》补。⑩《岁时广记》上有“及”字。⑪《岁时广记》作“自嫌”。⑫瓦官阁，在秦淮河北，晋武帝时以陶官地建寺，名瓦官寺，寺中有瓦官阁，高三十五丈。俗讹为瓦棺。但据《金陵志》说：“梁升元阁改名瓦棺寺，古碑云：新有僧诵《法华经》，以瓦棺葬于此，故名。”按：《礼记》：“有虞氏瓦棺。”《白虎通》云：“虞尚质，故用瓦。”则瓦棺之名，似非传说。⑬原作“踰”，当系刻误，今改正。⑭《岁时广记》作“决”。⑮《岁时广记》作“果见名姝”。⑯原作“环”，据《岁时广记》改。⑰措大，系古时对读书人的轻薄称呼。措是醋的谐音，意思说他衣冠俨然，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神气，象醋一样酸而难饮。古时又以士冠四民之首，于次序居大，所以合称为措大。⑱收取眼，就是说收起你的眼光来。“双鬟笑曰”等三句十字《太平广记》原无，据《类说》补。⑲原作“又”，据《岁时广记》改。⑳《岁时广记》作“耳”。㉑闍黎，梵语，指和尚的师父。意思是正行，说他能纠正弟子的品行。又叫做轨范师，说他能作弟子的轨范。㉒门徒，就是门徒僧，见《孙恪》篇注㉒。㉓《岁时广记》作“往”。㉔《岁时广记》“与”上有“并”字。㉕《岁时广记》作“少顷而”。㉖病，可惜的意思。㉗《岁时广记》作“言”。㉘《岁时广记》作“有”。㉙青溪，在江苏省南京市东北，就是三国吴时所凿东渠。隋灭陈，高颍杀贵妃张丽华于此溪畔。㉚此二字原无，据《类说》补。㉛《岁时广记》作“方”。㉜《岁时广记》作“女童”。㉝《岁时广记》作“幸”。㉞张贵妃，就是张丽华，南朝陈后主的宠妃，常和后主共同商决政事。隋军入陈，她和后主一同躲入胭脂井中，被隋军牵出，

杀于青溪畔。⑮孔贵嫔，陈后主的嫔媵，倚仗后主的宠爱，和张贵妃共同招权纳贿，紊乱朝政。陈亡，和张贵妃同时被杀。⑯后主，即陈后主叔宝，字元秀，小字黄奴，是个昏君，荒淫酒色，不理政事，隋将韩擒虎入朱雀门，他和张贵妃、孔贵嫔同置于胭脂井中，为隋军搜获，张、孔被杀，他被俘献长安。在位凡八年(582—589)。⑰《岁时广记》作“眷”。⑱杨广，就是隋炀帝，隋文帝次子，好大喜功，耽于奢侈淫乐。开运河，筑长城，又大兴土木，建西苑，筑离宫四十余所，迫使不可胜计的人民从事无偿劳役，弄得民怨沸腾，到处起义。南巡至广陵，为宇文化及所杀，在位凡十五年(604—618)。⑲《类说》作“戮”。⑳原作“可”，于文义不可通，据《古今说海》改。㉑原作“于”，据《龙威秘书》改。《古今说海》作“昔”，应属下句。㉒“昔”字原无，据《类说》补。㉓刘禅，三国时蜀汉后主，刘备的儿子，字公嗣，小字阿斗。性庸懦，无大志。诸葛亮死后，他宠任宦官黄皓，朝政日趋腐败。魏遣锺会、邓艾伐蜀，姜维战败，邓艾从阴平小道入成都，他出降，魏封他为安乐公。在位四十一年(223—263)。㉔此八字原无，据《类说》补。㉕孙皓，三国吴末代君主，孙权之孙，字元宗，淫虐不修德政。晋兵南下，陷建业，他出降，晋封他为归命侯。在位十七年(264—280)。㉖此四字原无，据《类说》补。㉗一种，同“一样”。㉘江令公，就是江总，字总持，济阳(今河南省兰考县)人。仕梁为太子中舍人，入陈为太子詹事，后主即位，擢升仆射尚书令，人称江令公。入隋为上开府。仕陈时为后主所爱幸，每日陪宴后庭，作艳体诗，与陈暄、孔范等十余人号称狎客。㉙“幸”字原无，文气不接，据《古今说海》补。㉚化及，即宇文化及。其先本姓破野头，役属鲜卑，因从主人姓为宇文。炀帝封他为许公，从往广陵。及北方义兵起，遂杀炀帝，立秦王浩，自为大丞相，拥众而西。与李密战不利，又杀浩，自称许帝。唐高祖武德二年，与窦建德战，兵败被杀。㉛萧后，梁明帝萧岿的女儿。宇文文化及杀炀帝，她随军到聊城。化及败，没于窦建德。突厥处罗可汗遣使迎她于洺州(今河北省永年县)，建德不敢留，遂入胡。唐太宗贞观四年，破灭突厥，她才得复归长安。㉜吴公台，在江苏省扬州市西北，一名鸡台，原为南朝宋沈庆之攻竟陵王诞所筑弩台，后来陈将吴明彻增筑，因号吴公台。唐高祖武德元年，江都守陈棱葬隋炀帝于此。㉝“吴

公台下”四字原无，观篇末似应有，故据《类说》补。⑤雷塘，在江苏省扬州市北，汉时名雷陂，宋以后湮废。杜牧诗：“炀帝雷塘土，迷藏有旧楼。”就是指的这雷塘。⑥《类说》作“暂”。⑦《岁时广记》作“呼”。⑧《岁时广记》作“咏”。⑨《岁时广记》作“虫”。⑩《岁时广记》作“雕尽”，《类说》作“雕歇”。⑪《类说》作“褻”。⑫绮阁，指张贵妃居的结绮阁。⑬《岁时广记》作“消”。⑭《玉树》，就是《玉树后庭花》，乐府吴声歌曲，为陈后主和他的幸臣们所制，歌词绮艳，流于佚荡。⑮《类说》作“孔贵妃”。⑯原作“雲”，据《类说》及《岁时广记》改。下句亦有“雲”字，似不应复。⑰望仙，指孔贵嫔居的望仙阁。⑱原作“夜”，据《岁时广记》改，《类说》作“曾”。⑲《岁时广记》、《类说》均作“翠”。⑳原作“浓”，据《岁时广记》及《类说》改。㉑《类说》作“更”。㉒《岁时广记》作“南”。㉓《类说》作“空流”。㉔《类说》作“人间”。㉕原作“逝作”，据《类说》及《岁时广记》改。㉖《类说》作“空”。㉗原作“倚”，据《类说》及《岁时广记》改。㉘后主题笺客：陈后主于宫人中选拔有文华的人为女学士，每引宾客与贵妃等游宴，就叫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写于彩笺上，互相赠答。㉙《类说》作“时”。㉚临春阁，陈后主的居处。后主至德二年(584)，于光照殿前起临春、结绮、望仙三阁，均高数丈，每阁有室数十间，窗牖、壁带、悬楣、栏、槛等，都以沉香木作成，又饰以金玉，间以珠翠，外施珠帘，内有宝床、宝帐。后主自居临春阁，开复道与结绮、望仙二阁互相往来。㉛陈后主宠幸的妃嫔，除张贵妃、龚、孔二贵嫔外，还有王、李二美人、张、薛二淑媛、江修容、何婕妤、袁昭仪等七人。修容、婕妤、昭仪，都是封建帝王宫中女官的名称。㉜《类说》作“杖”。㉝《岁时广记》下有“以”字。㉞辟尘犀，一名却尘犀，是海兽的一种。据梁任昉《述异记》说，它的角能辟除尘埃。㉟《岁时广记》作“更卜一会”。㊱《岁时广记》作“翌旦”，《类说》作“明旦”。㊲《岁时广记》下有“后”字。㊳《岁时广记》作“第”。《类说》此句作“至建业”。㊴《岁时广记》作“桂”。㊵《类说》作“丘垅”，《岁时广记》下有“也”字。㊶《岁时广记》作“惊”。㊷《岁时广记》作“回过”。

本篇见《太平广记》卷三五〇，谈刻本有目无文，所以燕京大

学引得社编《太平广记引得》时未列入。郑振铎编《世界文库》是根据《引得》辑录的，因亦缺少此篇。宋陈元靓编的《岁时广记》卷三十收有本篇，小标题名《会鬼妃》，文字删节甚多。《唐人说荟》署名常沂的《灵鬼志》中也收有本篇，文字亦多删节，与《岁时广记》所载相仿。一九六五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太平广记》，据明钞本补入全文，篇末注明出《传奇》，与《类说》同。本书即据以辑注。

这篇故事的情节和《萧旷》篇大同小异，体裁意境也很相似，不过萧旷所遇的是魏文帝后甄氏，颜灌所遇的则是陈后主的妃嫔张贵妃、孔贵嫔和隋宫人赵幼芳。《萧旷》篇有织绡娘子作陪宾，本篇也有江修容、何婕妤、袁昭仪、赵幼芳等做陪宾。篇末张贵妃赠颜灌辟尘犀簪，也和甄后赠萧旷明珠翠羽相同。情节处处犯複，这表明作者的幻想也有一定限度。由于作者是个封建文人，目的在追求功名利禄，缺少崇高的社会理想，因而也就影响了他的艺术成就。

本篇也是《秦梦记》、《周秦行纪》一类作品的模仿，不过内容有很多地方符合陈、隋之间的历史事实，作者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运用巧妙的艺术构思，发挥他丰富的想像力，这就比只有历史人物而没有具体的历史背景的《秦梦记》显得高明。至于目的在进行政治陷害毫无艺术价值的《周秦行纪》，和本篇比较起来，就更显得逊色了。

陶尹二君

唐大中初，有陶太白、尹子虚二老人，相契为友，多游嵩、华二峰，采松脂、茯苓为业。二人因携酿酝，涉芙蓉峰^①，寻异境，憩于大松林下，因倾壶饮，闻松稍有二人抚掌笑声。二公起而问曰：“莫非神仙乎？岂不能下降而饮斯一爵？”笑者曰：“吾二人非山精木魅，仆是秦之役夫，彼即秦宫女子，闻君酒馨，颇思一醉，但形体改易，毛发怪异，恐子悸栗，未能便降。子但安心徐待，吾当返穴易衣而至，幸无遽舍我去。”二公曰：“敬闻命矣。”遂久伺之。忽松下见一丈夫，古服俨雅；一女子，鬢髻彩衣，俱至。二公拜谒，忻然还坐。顷之，陶君启：“神仙何代人？何以至此？既获拜侍，愿祛^②未悟。”古丈夫曰：“余，秦之役夫也。家本秦人。及稍成童，值始皇帝好神仙术，求不死药，因为徐福^③所惑，搜童男童女千人，将之海岛；余为童子，乃在其选。但见鲸涛蹙雪，蜃阁排空，石桥之柱^④敲危，蓬岫之烟杳渺。恐葬鱼腹，犹贪雀生，于难厄之中，遂出奇计，因脱斯祸。归而易姓业儒，不数年中，又遭始皇煨烬典坟，坑杀儒士，搢绅^⑤泣血，簪绂^⑥悲号；余当此时，复在^⑦其数，时于危惧之中，又出奇计，乃脱斯苦。又改姓氏为板筑^⑧夫，又遭秦皇歛信妖妄，遂筑长城，西起临洮^⑨，东之海曲^⑩，陇雁悲昼，寒云咽空，乡关之思魂飘，砂磧之劳力竭，堕趾伤骨，陷雪触冰；余为役夫，复在其数；遂于辛勤之中，又出奇计，得脱斯难。又改姓氏而业工。乃属秦皇帝崩，穿凿骊山^⑪，大修茔域，玉墀金砌，珠树琼枝，绮殿锦宫，云楼霞阁，工人匠石，尽闭幽隧。余^⑫为工匠，复在数中，又出奇谋，得脱斯苦。凡四设权奇

之计，俱脱大祸。知不遇世，遂逃此山，食松脂木实，乃得延龄耳。此毛女^⑧者，乃秦之宫人，同为殉者；余乃与同脱骊山之祸，共匿于此，不知于今经几甲子耶？”二子曰：“秦于今世，继正统者九代千馀年，兴亡之事，不可历数。”二公遂俱稽颡曰：“余二小子，幸遇大仙，多劫因依，使今诸遇，金丹大药，可得闻乎？朽骨腐肌，实翼麻荫。”古丈夫曰：“余本凡人，但能绝其世虑，因食木实，乃得凌虚，岁久日深，毛发绀绿，不觉生之与死，俗之与仙，鸟兽为邻，猿狖同乐，飞腾自在，云气相随，亡形得形，无性无情，不知金丹大药为何物也。”二公曰：“大仙食木实之法，可得闻乎？”曰：“余初饵柏子，后食松脂，遍体疮疡，肠中痛楚。不及旬朔，肌肤莹滑，毛发泽润，未经数年，凌虚若有梯，步险如履地，飘飘然顺风而翔，皓皓然随云而升。渐混合虚无，潜孚造化；彼之于我，视无二物，凝神而神爽，养气而气清，保守胎根，含藏命蒂。天地尚能覆载，云气尚能郁蒸，日月尚能晦明，川岳尚能融结，即余之体莫能败坏矣。”二公拜曰：“敬闻命矣！”饮将尽，古丈夫折松枝叩玉壶而吟曰：“饵柏身轻叠嶂间，是非无意到尘寰，冠裳暂备论浮世，一饷云游碧落间。”毛女继和曰：“谁知古是与今非，闲蹑青霞远翠微，箫管秦楼^⑨应寂寂，彩云空惹薜萝衣。”古丈夫曰：“吾与子邂逅相遇，那无恋恋耶？吾有万岁松脂，千秋^⑩柏子少许，汝可各分饵之，亦应出世。”二公捧受拜荷，以酒吞之。二仙曰：“吾当去矣，善自道养，无令漏泄伐性，使神气暴露于窟舍耳。”二公拜别，但觉超然莫知其踪，去矣。旋见所衣之衣，因风化为花片蝶翅而扬空中。陶尹二公今巢居莲花峰上，颜脸微红，毛发尽绿，言语而芳馨满口，履步而尘埃去身。云台观^⑪道士往遇之，亦时细话得道之来由尔。

【注释·校勘】①芙蓉峰，华山的一个高峰，就是莲花峰，芙蓉是莲花

的别名。据《华岳志》说：岳顶中峰名莲花峰，有上宫，宫前有池名玉井，生千叶白莲花。一名玉女洗头盆。②原作“怯”，文义不可通，显系刻误，今改正。③徐福，字君房，秦时方士。秦始皇听说东海中祖洲有不死草，叫他率领童男女各三千人入海寻找，结果一去不返。④石桥之柱，传说秦始皇于海中作石桥。有人说：“非人功所建，海神为之竖柱。”见《殷芸小说》。⑤古时做官的人垂绅搢笏，所以称官僚为搢绅，后来一般作为封建士大夫的代称。⑥簪绂，冠簪和纓绂，都是古时做官的人佩带的服饰，因此后来成为世家大族的代称。⑦原作“有”，误，今改正。下文也作“复在其数”可证。⑧筑墙以两板相夹，置土其中，以杵筑之。所以古时称营造工人为板筑夫。⑨临洮，秦时县名。秦始皇使蒙恬筑长城，就从此处开始。故址在今甘肃省岷县、临潭一带地方。因为地临洮水，故名，非今临洮县。⑩海曲，指渤海湾的山海关。⑪骊山，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南，一名骊戎山，因古时有骊戎来入居此山而得名。秦始皇死后，就葬在这山中。⑫原作“念”，误，今改正。⑬毛女，字玉姜，秦时宫人。据《列仙传》说：她在秦亡后流亡入华阴山中，日久遍体生毛。汉时山中猎人往往见到她。⑭秦穆公把女儿弄玉嫁给萧史，筑凤楼给他们居住，后世称为秦楼。⑮《类说》作“年”。⑯云台观，华山云台峰的一个道观。

本篇见《太平广记》卷四〇，是一篇类似陶潜《桃花源记》而带一些神仙故事的作品。这类作品的出现，是有它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根源的。唐末政治腐败，社会动乱不安，人民生活痛苦万状。知识分子一方面不满黑暗的社会景象，另一方面却又无力改造社会，挽救苍生，于是就产生了一种逃避现实的出世思想。本篇就是这一类消极的浪漫主义作品。

作者大概受了《列仙传》中毛女故事的启发，于是便虚构了一个做过秦的役夫的古丈夫形象，根据秦始皇的故事来展开他的幻想。作者的想像力虽然丰富，可是四次遭难未免过于巧合。

宁 茵

大中年，有宁茵秀才，假大寮庄于南山下，栋宇半堕，墙垣又缺。因夜风清月朗，吟咏庭际。俄闻叩关①声，称“桃林②斑特处士相访”。茵启关，睹处士形质瑰玮，言词廓落。曰：“某田野之士，力耕之徒，向畎亩而辛勤，与农夫而齐类。巢居侧近，睹风月皎洁，闻君吟咏，故来奉谒。”茵曰：“某山林甚僻，农具为邻，蓬荜既深，轮蹄罕至；幸此见访，颇慰羁怀。”遂延入，语曰：“然处士之业何如，愿闻其说。”特曰：“某少年之时，兄弟竞生头角，每读《春秋》，至③颖考叔④挟辮以走，恨不得佐辅⑤其间。读《史记》，至田单⑥破燕之计，恨不得奋击其间。读《东汉》⑦，至⑧光武新野之战⑨，恨不得腾跃⑩其间。此三事俱快意，俱不能逢，但⑪恨恨耳。今则老倒，又无嗣子，空怀舐犊⑫之悲，况又慕徐孺子⑬吊郭林宗⑭言曰：‘生刍一束，其人如玉。’其人如玉⑮，即不敢当，生刍一束，堪令讽味⑯。”俄又闻人叩关曰：“南山斑寅将军奉谒。”茵遂延入，气貌严耸，旨趣刚猛。及二斑相见，亦甚忻慰。寅曰：“老兄知得姓之根本否？”特曰：“昔吴太伯⑰为荆蛮，断发文身⑱，因兹遂有斑姓。”寅曰：“老兄大妄，殊不知根本。且斑氏出自鬬穀於菟⑲，有文斑之像，因以命氏。远祖固及⑳婕妤好㉑，好词章，大有称于汉朝，皆有传于史。其后英杰间生，蝉联不绝。后汉有班超㉒，投笔从戎，相者曰：‘君当封侯万里外。’超诘之，曰：‘君燕颌虎头，飞而食肉，万里公侯相也。’后果守玉门关㉓，封定远侯。某世为武贲中郎㉔，在武班，因有过，窜于山林，昼伏夜游，露迹隐形，但偷生耳。适闻风吹月高，墙外闲步，闻君

吟咏，因来追谒，况遇当家^{②⑤}，尤增慰悦。”寅因睹棋局在床，谓特曰：“愿接老兄一局。”特遂欣然为之。良久，未有胜负。茵玩之，教特一两著。寅曰：“主人莫是高手否？”茵曰：“若管中窥豹，时见一斑^{②⑥}。”斑寅^{②⑦}笑曰：“大有微机^{②⑧}，真^{②⑨}一发两中^{③⑩}。”茵倾壶请饮。及局罢而饮，数巡，寅请备脩脯以送酒。茵出^{③⑪}鹿脯，寅啗决，须臾而尽；特即不茹。茵诘曰：“何故不茹？”特曰：“无上齿，不能咀嚼故也。”数巡后，特称小疾，便不敢过饮。寅曰：“谈何容易，有酒如渑^{③⑫}，方学约为长夜之饮。”觉面已赤。特曰：“弟大是钟鼎之户^{③⑬}。”一坐耽，更不动。后二斑饮过，语^{③⑭}纷拏。特曰：“弟倚是爪牙之士^{③⑮}，而苦相凌，何也？”寅曰：“老兄凭有角之士，而苦相诋，何也？”^{③⑯}特曰：“弟夸猛毅之躯，若值人如卞庄子^{③⑰}，当为齧^{③⑱}粉矣。”寅曰：“兄夸壮勇之力，若值人如庖丁^{③⑲}，当为头皮^{④⑰}耳。”茵前有削脯刀，长尺馀。茵怒而言曰：“宁老有尺刀，二客不得喧竞，但且饮酒。”二客悚然。特^{④⑱}吟曹植诗曰：“其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此一联甚不恶。寅曰：“鄙谚云：‘鸩^{④⑲}树上鸣，意在麻子地。’”^{④⑳}俱大笑。茵曰：“无多言，各请赋诗一章。”茵曰：“晓读云水静^{④⑱}，夜吟山月高。焉能履虎尾^{④⑲}，岂用学牛刀^{④⑲}？”寅继之曰：“但得居^{④⑲}林啸，焉能当路蹲？渡河何所适？终是怯刘昆^{④⑲}。”特曰：“无非悲^{④⑲}宁戚^{④⑲}，终是怯庖丁，若遇龚为守^{④⑲}，蹄^{④⑲}向^{④⑲}北溟。”茵览之，曰：“大是奇才！”寅怒，拂衣而起曰：“宁生何党此辈？自古即有班马^{④⑲}之才，岂有班牛之才？且我生三日，便欲噬人；此人况偷我姓氏。但未能共语者，盖恶伤其类耳^{④⑲}。”遂怒曰“终不能摇尾于君门下”，乃长揖而去。特亦怒曰：“古人重者白眉^{④⑲}，君今白额^{④⑲}，岂敢有人言誉耳，何相怒如斯？”特遂亦^{④⑲}告辞。及明，视其门外，惟虎蹄牛迹^{④⑲}而已。宁生方悟，寻之数百步，人家废庄内，有一老牛卧，而犹带酒气；虎即入山矣。茵后更不居此，而归京矣。

【注释·校勘】①原作“门”，据《类说》改。后文俱作“叩关”，应以《类说》为正。②从河南省灵宝县以西到潼关，都是古时桃林地方。这里是引用周武王克商后“放牛桃林之野”的典故，以桃林为牛的族望。③原作“之”，误，据《类说》改。④颖考叔，春秋时郑国颖谷的封人（封人是专管养国中公牛的官，每逢祭祀，就把牛修饰起来，以供祭享）。性至孝，曾以舍肉遗母感悟郑庄公，使庄公迎回母亲奉养。周桓王八年（前712），郑将伐许，公孙阙（子都）和他争车，他挟辘（车辕）而走，公孙阙拔戟追他，没有追上。后来齐、郑二国会师于许城下，颖考叔取螯弧之旗先登，公孙阙在下面放箭射他，颠坠而死。⑤《类说》作“助”。⑥田单，战国时齐人。燕昭王用乐毅伐齐，下齐七十余城，只有莒和即墨两城没有攻下。昭王死，惠王听信谗言，使骑劫代乐毅。田单用火牛阵进攻，大败燕军，把失去的七十余城都收复回来。⑦《东汉》，指范曄的《后汉书》。⑧原作“至于”，据《类说》删“于”字。⑨新野，今河南省新野县，是东汉光武帝刘秀起兵的地方。当起兵时，因为无法得到马，将士都骑牛而战。⑩《类说》作“擲”。⑪原作“今”，与下文“今”字重复，且义不可通，据《古今说海》改。⑫老牛舐犊，是成语，以老牛舐它的小牛比喻人都爱自己的亲生子女。⑬徐孺子，就是徐穉，后汉南昌人，家贫，躬耕而食。郭林宗母死，他往吊丧，送了一束生刍作丧礼。林宗知道是他，说道：“《诗》云：‘生刍一束，其人如玉。’吾无德以堪之。”⑭郭林宗，就是郭太，介休人，后汉有名的学者，居家教弟子常至数千人。曾遇雨，折巾一角，当时人争相仿效，号林宗巾，其为人所仰慕如此。⑮此四字原无，据明钞本补。⑯“生刍一束，其人如玉”，出《诗·小雅·鸿雁之什》“白驹”篇。生刍，就是干草，牛爱吃干草，所以斑特说“堪令讽味”。⑰吴太伯，周太王的长子，因为要让位给少弟季历以传其侄姬昌，和次弟仲雍一同逃奔荆蛮，自号句吴。⑱断发就是截发使短，文身就是在皮肤上刺花，这是荆蛮的风俗。太伯、仲雍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表示他们已成了蛮人，不可复为世用。⑲鬬穀於菟，春秋时楚国大夫，姓鬬（楚若敖生鬬文子，因以为姓），字子文，曾三次做令尹（宰相），世称令尹子文。楚人称乳为穀，称虎为於菟。子文生于邲（即郟，在今湖北省），是虎把他乳大，故名。⑳此处人民文学出版社本《太平广记》据明钞

本改“已”为“氏”，足破迷惑，但将“及”字排于“汉朝”之下，“及皆”连文，义不可通，今特改正，置于班固、婕妤之间。①固指班固，字孟坚，后汉班彪的长子，曾续成父亲的《汉书》。婕妤指班婕妤，汉成帝的女官。后为赵飞燕所譖，退处东宫，作赋自伤，辞极哀惨。②班超，字仲升，后汉班彪的少子。从小就有大志，后来投笔从戎，出征西域，安辑五十余国，封定远侯。在西域三十一年，因年老乞归。卒年七十一。③玉门关，故址在今甘肃省敦煌县西北小方盘城，古时为通西域的要道。④武贲中郎，官名，就是虎贲中郎，这里为免露出虎字，故改虎贲为武贲。或系避唐祖先李虎讳改称亦未可知。汉始置虎贲中郎将，秩比二千石，马援、蔡邕、孔融都曾做过这官。⑤当家，即主人，指宁茵。⑥管中窥豹，时见一斑。比喻所见之小，语出《晋书》。但这里其实是取笑老虎的话，意谓从管中只能看见老虎身上一块斑纹。⑦原作“两斑”，据《类说》改。这里只有斑寅答话，不应作两斑。⑧《类说》作“讥”，意思是说宁茵讥笑它，义较长。⑨《类说》作“亦”。⑩《类说》作“两葩耳”。葩大概就是“靶”。⑪原作“寅设”，误。因为斑寅请备脩脯以送酒，所以宁茵拿出鹿脯来，不应鹿脯反为斑寅所设。⑫澠指澠池，在河南省，但这里只做“池”的代名词。殷纣王沉湎酒色，以酒注池中，为长夜之饮。见《韩非子》。⑬古时富贵人家列鼎而食，食时鸣钟为号，故以钟鸣鼎食比喻富户。但这里只是讥刺斑寅狼吞虎咽，与富家贵族无关。⑭《类说》作“言词”。⑮爪牙是猛兽恃以施威的东西，这里用以比喻虎。⑯“寅曰”至“何也”十五字原无，据明钞本补。⑰卞庄子，春秋时鲁国大夫，食邑于卞，因以为氏。《史记·陈轸传》（在《张仪列传》内）：“庄子欲刺虎，馆竖子止之，曰：‘两虎方且食牛，食甘必争，争则必斗，斗则大者伤，小者死，从伤而刺之，一举必有双虎之名。’卞庄子以为然，立须之。有顷，两虎果斗，大者伤，小者死。庄子从伤者而刺之，一举果有双虎之功。”⑱原无“蚤”字，据《类说》增。⑲庖丁，就是厨子。这里是用《庄子》庖丁解牛的故事。⑳《类说》作“不存其皮”。㉑原作“时”，误，据明钞本改。㉒鹑鸠，鸟名，灰色，没有绣项。遇天阴则逐妇，晴则呼妇回。所以有“天将雨，鸠逐妇”的俗谚。㉓麻子地，就是苴麻地。麻，雌雄异株，收获和功用各异。苴麻就是雌麻，隐“雌”字。㉔《类说》作

“争”。④踏着虎的尾巴，就不免要被虎吃掉，形容危险到极点。但这里只是用虎的典故，没有危险的意思。⑤用杀牛的刀割鸡，比喻大才小用。但这里也只是用牛的典故，没有屈就的意思。⑥《类说》作“空”。⑦东汉刘昆做弘农太守，有仁政，虎皆负子渡河。⑧《类说》作“怜”。⑨宁戚，春秋时卫人，家贫，为人挽车。后来到了齐国，在车下用饭喂牛，叩牛角而歌。齐桓公见了很奇怪，命管仲把他接来，拜为上卿，后迁国相。⑩汉时龚遂做渤海太守，看见人民有带持刀剑的，叫他们卖剑买牛，卖刀买犊。⑪蹄涔，牛足印中的积水。⑫班马，班指班固，马指司马迁。班固著《汉书》，司马迁著《史记》，两人都有文史之才。⑬原作“而”，据明钞本改。⑭白眉，指蜀汉马良，字季常。兄弟五人，都以常为字，并有才名，马良尤为杰出。他的眉中间生有白毫，所以乡里间谣谚说：“马氏五常，白眉最良。”⑮白额，虎名。南山白额兽，见《旧唐书·吉温传》。⑯原无“亦”字，据《类说》增。⑰原作“虎迹牛踪”，据《类说》改。

本篇见《太平广记》卷四三四。《唐人说荟》收于《物怪录》中，署唐徐夔撰，小题名《班处士》。《古今说海》所收，题名《山庄夜怪录》，不署撰人。

本篇也是物语，篇中牛和虎的对话，无异《江叟》篇中荆山槐和大槐的对话。这类作品，似乎或多或少受无名氏《东阳夜怪录》的影响。不过《东阳夜怪录》是把无生物人格化，本篇则是把动物人格化。篇中写一牛一虎变成了人先后来访宁茵，牛数典忘祖，虎从旁指示它，但虎指出来的都是它自己的典故，和牛并无关系。后来牛和虎发生争吵，举了很多典故，都是作者在炫耀自己的博学，其实这些典故都是人们所熟知的，毫不足道。牛和虎会下棋，会吟诗，设想很奇，但在下棋和赋诗时宁茵还不知道它们是牛和虎所化，怎么会说出“若管中窥豹，时见一斑”，和吟出“焉能履虎尾，岂用学牛刀”的诗来，未免失于思考。篇末写虎的妒忌，牛的负气，形态逼真，是一篇很好的童话物语。

王 居 贞

明经①王居贞者，下第归洛②之颍阳③。出京，与一道士同行。道士尽日不食，云：“我咽气术④也。”每至居贞睡后灯灭，即开一布囊，取一皮，披之而去；五更复来。他日，居贞佯寝，急夺其囊。道士叩头乞。居贞曰：“言之即还汝。”遂言：“吾非人，衣者，虎皮也。夜即求食于村鄙中，衣其皮，即夜可驰五百里。”居贞以离家多时，甚思归，曰：“吾可披乎？”曰：“可也。”居贞去家犹百余里，遂披之暂归。夜深，不可入其门，乃见一猪立于门外，擒而食之。逡巡，回，乃还道士皮。及至家，云：“居贞之次子夜出，为虎所食。”问其日，乃居贞回日，自后一两日甚饱，并不食他物。

【注释】①明经，指明于经义的士子。汉朝最初用明经射策取士。唐朝取士分六科：一秀才，二明经，三进士，四明法，五书，六算。当时以诗赋考试取中的，叫做进士；以经义考试取中的，叫做明经。②洛，指洛州，唐称东都，包括洛阳、偃师、颍阳、巩、密、新安、滎池、伊阳、河清等县，州治在洛阳。③颍阳，旧县名，秦置，晋废，唐复置，故城在今河南省登封县西南七十里，就是现在的颍阳镇。④咽气术，道家服食派的一种修炼法术，象鸟的伸颈就食一样，把气息咽进丹田去。

本篇见《太平广记》卷四三〇。人能变虎，这种说法在唐时民间大概流传很广，唐人传奇中以此为题材的很多，如《宣室志》中的《人虎传》，《集异记》中的《崔韬》，《原化记》中的《天宝选人》等都是。不过《人虎传》中的李徽是实地变成了虎，并不是披上

虎皮变的。《集异记》中的崔韬，是和雌虎精结合，藏起了她的皮，后来虎精骗得原皮，仍化为虎，把崔韬和他的儿子都吃了。本篇情节和上述几篇不同处，是人披着虎皮变做虎返家，把自己儿子当做猪吃掉。人变做了虎，看起事物来也就和人不同，是出于传说或作者的想象。这种传说或想象是和古代所谓“虎毒不食子”的说法相矛盾的，而这也正显示了作者不为封建教条所拘束的浪漫主义本色。

历代著录

【唐书艺文志】 裴铏《传奇》三卷(高骈从事)。

【宋史艺文志】 裴铏《传奇》三卷,《传载》一卷。

【宋苏轼《东坡志林》】 退之诗曰:“百年未满不得死,且可勤买抛青春。”《国史补》云:酒有郢之富春,乌程之若下春,荜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杜子美亦云:“闻道云安麹米春,才倾一盏便醺人。”裴铏作《传奇》,记裴航事,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多以春,则抛青春亦是酒名也。(辑者按:东坡此文,实系误记。裴铏《传奇》中之《裴航》篇乃记裴航在蓝桥向云英乞浆事,无松醪春酒名。其记松醪春酒名者,乃《郑德璘》篇,即篇末老叟赠诗所谓“昔日江头菱芡人,蒙君数饮松醪春”者是。)

【宋晁公武《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 《传奇》三卷,唐裴铏撰。《唐志》称铏高骈客,故其书所记皆神仙诡譎事。骈之惑吕用之,未必非铏辈导谏所致。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 《传奇》六卷,唐裴铏撰。高骈从事也。尹师鲁初见范文正《岳阳楼记》,曰:“传奇体耳!”然文体随时,要之理胜为贵,文正岂可与传奇同日语哉?盖一时戏笑之谈耳!《唐志》三卷,今六卷,皆后人以其卷帙多而分之也。

【明高儒《百川书志》】 《传奇》一卷,唐裴铏撰,高骈客也,皆神仙恢譎事。《通考》称三卷,又分六卷,今止二十二事,恐非全书。

【清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 《传奇》者,裴铏著小说,多奇异而可传示,故号《传奇》。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迨裴铏著书，径称《传奇》，则盛述神仙怪诞之事，又多崇饰，以惑观者。铏为淮南节度副大使高骈从事，骈后失志尤好神仙，卒以叛死，则此或当时谀导之作，非由本怀。聂隐娘胜妙手空空儿事即出此书，明人取以入伪作之段成式《剑侠传》，流传遂广，迄今犹为所谓文人者所乐道也。

【汪辟疆《唐人小说》叙录】 惟铏于唐末之时，文采典赡，拟诸皇甫枚、苏鹗之伦，未能轩轻。今其书既不可见，即就《太平广记》所录诸条观之，文奇事奇，藻丽之中，出以绵渺，则固一时巨手也。